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在俄國誰能快樂自由

尼克拉索夫著 · 高  
駝書局發行



上册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2

著者號 905

登錄號 33624<sub>v.1</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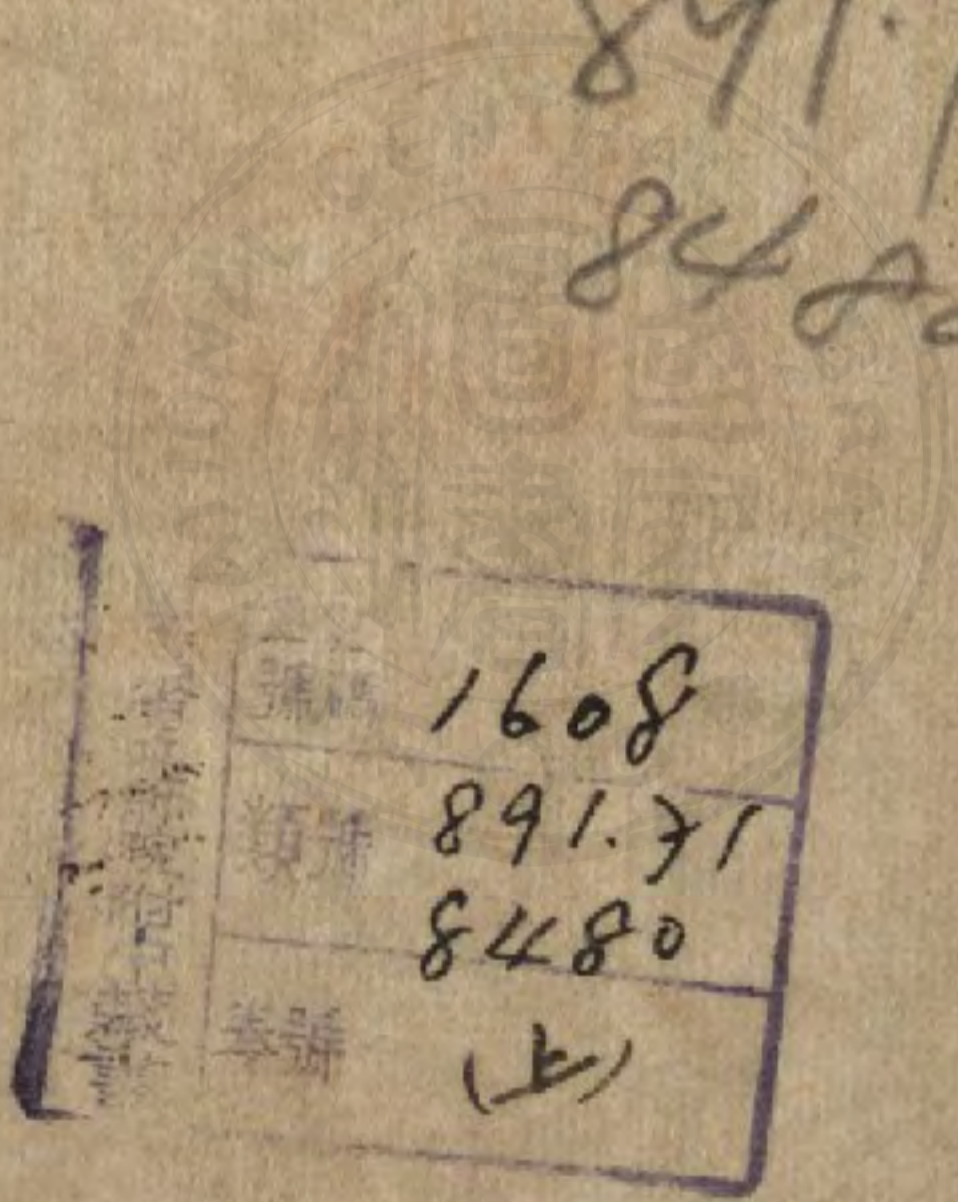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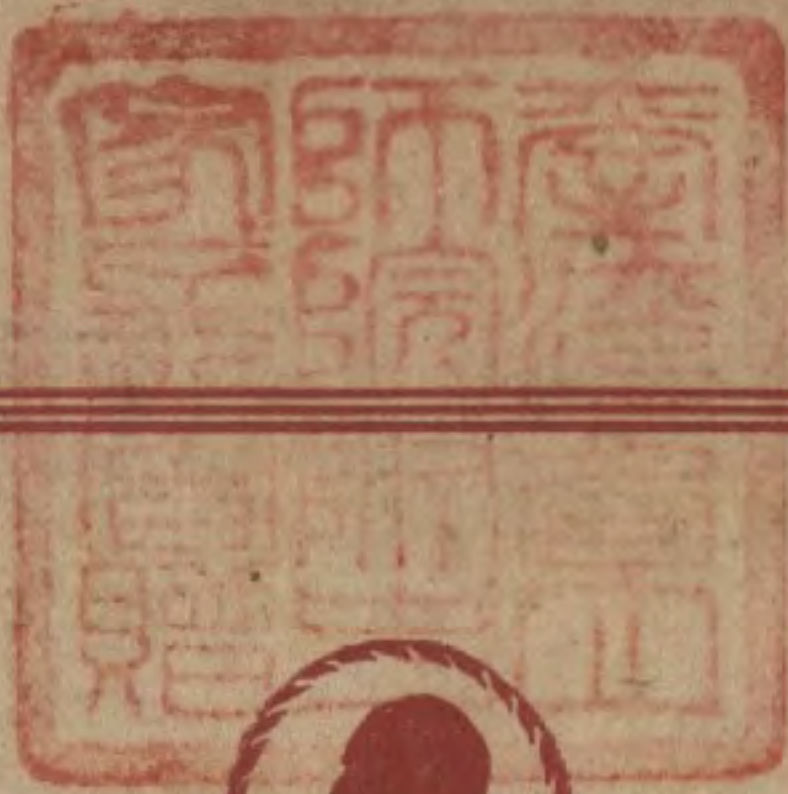
台灣省立師範附小圖書館	登記號	<del>1608</del>
	類號	<del>831/G-30</del>
	卷號	V.1

891.71  
8480



號	1608
類	891.71
卷	8480
	(A)

N. A. Nekernawoff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由自而樂世能誰斯羅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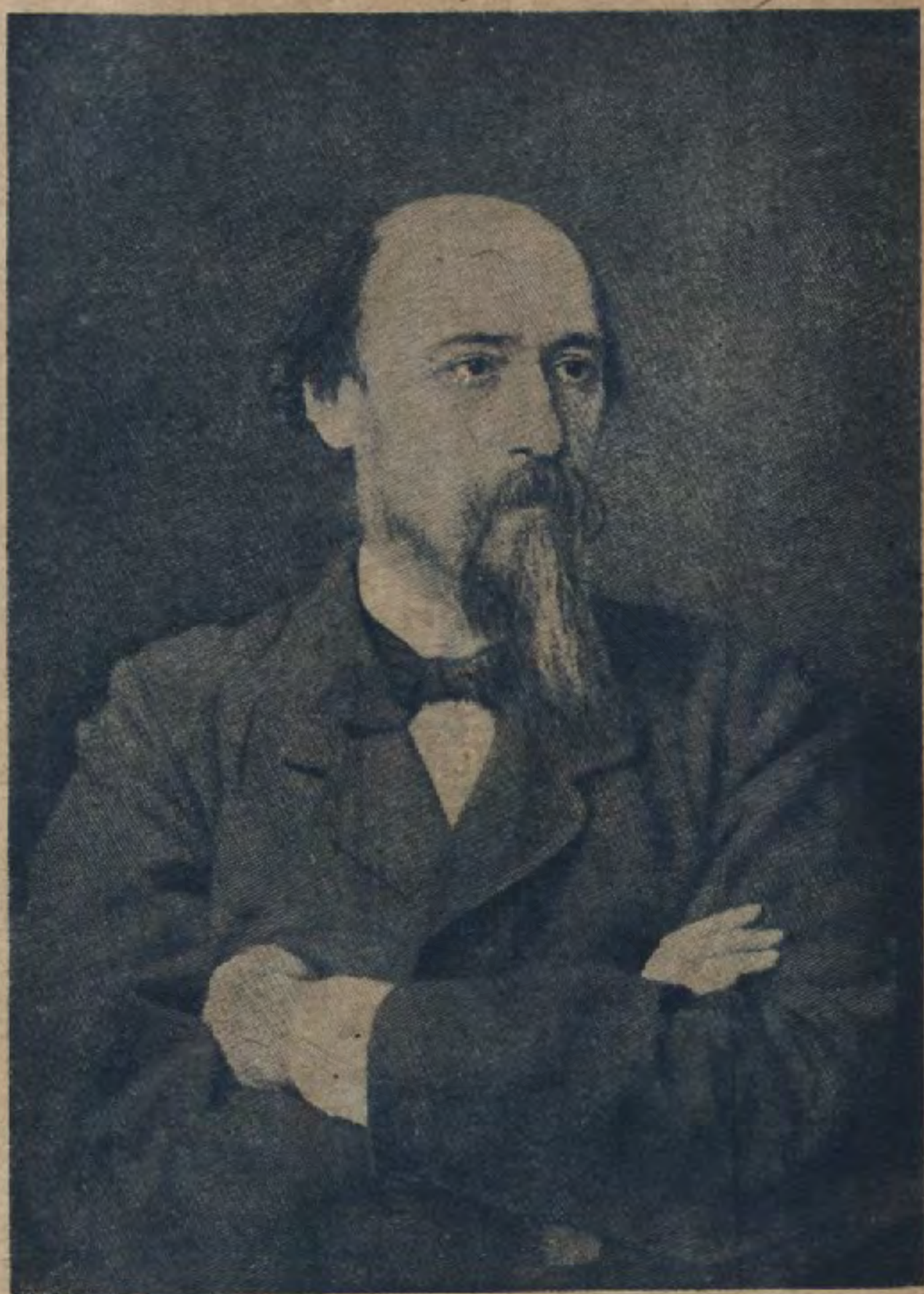


1947.11.





880.3  
7554  
v.1



*Alexander Herzen*

尼克拉索夫像

I. N. 克拉姆斯柯伊作(1877年)

國家圖書館



004636959



## 譯者題記

直到最近纔被國外知名的俄國「民衆憂患之詩人」(The poet of the people's sorrow)，他的「一生的傑作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Who can be Happy and Free in Russia?)」<sup>①</sup>，不單是在作風上採用了俄國民歌的

① 原文的標題是「在俄國誰生活得快樂」(Serge Gerasimov: Illus to Nekrassov Poem "Who is Happy in Russia?")我以為這很說得簡當樸實。米爾斯基(Mirsky)在他所著的俄國文學史裏也祇是譯爲在俄國誰是快樂的。英譯者梭斯基(J. D. Soskice)所以改譯作現在這個標題，或者是在正文裏面，原作者常將快樂和自由，對舉着說了又說的原故。又編中次第，經以一九三四年蘇俄國家出版部出版的尼克拉索夫詩全集對校一遍，亦略有不同。即第二部與第三部互相顛倒。這大約是梭斯基的英譯本依於原作的年代先後排列——即第一部作於一八六五年，第二部一八七二年，第三部一八七三年，第四部一八七六年。有幾處英譯本亦割裂原作，另分章段，且外加標題，如第二部——即國家出版部本的第三部——即是。本書因以英譯本爲根據，所以也仍舊了。



形式，說出了俄國農民的憂患和辛苦，刻畫出了俄國農民的真摯而偉大的靈魂，且也在詩歌史上，第一次以荷馬歌詠英雄和戰爭的那熱心和深情，那種史詩之作者所稀有的大力和氣魄，來歌詠了平凡人——農民、勞動者、乞丐、遊方僧和流浪人——的生活和不幸。所以，在這意味上謂作者的這篇長詩，可以比之於荷馬，且殊勝於荷馬，當是無人否認的。譯者之敢於冒昧介紹了這篇長詩，自然也不是徒然的了。

作者的全名是 *Nicholas Alexeievitch Nekrassov*，生於一八二一年，

卒於一八七七年。父親是一個鄙野殘暴的軍官，母親則是溫雅熱情，富於

文學修養的波蘭貴族。他小的時候，隨着他的父親遷居於窩爾加河沿岸的

約羅斯拉夫省 (*Yoroslav Province*)。這裏，緊靠着到西伯利亞去的大

道，可以看見成羣的帶着鐐鎖的囚犯，被鞭撻着驅向荒曠苦寒的西伯利

亞。也可以聽見窩爾加河上的船夫們，叫吼着，歌唱着船曲，緩緩地拽着

重載的船，消失了他們的影子在金黃色的原野。同時，也親眼看見過他的父親酗酒、放肆和殘酷地鞭打了農民。也聽着他的美麗而憂鬱的母親，在教他學習詩歌，說着關於米爾頓，莎氏比亞的大而美而悲哀的想像——這些，後來都反映在作者的詩歌裏。而更其增加了那強調的，則是普遍的俄國農民所遭遇的慘苦的命運，與沙皇時代黑暗高壓的統治。所以，尼克拉索夫在生前也參加了以培林斯基 (Byelinsky) 諸人爲中心的改革運動，臨死的時候，也還是在審查員的監督之下和醫生說了這最後的遺言：

「現在你看出我們的職業——文學——的意義了罷？在三十七年以前，我寫出我的最初的詩歌，審查員的剪刀却將牠鉸得粉碎。現在，我臨死，並寫出我的最後的詩歌，我仍然又爲剪刀所苦惱。」

以此，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在當初是被禁止的，後來印行，但也還不完全。現在的英譯本中，也還有着不少的星點和虛線——這是著作的

當時受難和危害的證據。

世界總是這麼可悲的愚蠢，可詛咒的殘酷，要以武力和暴虐來壓服了大衆生活的苦難和不平。而真實的詩人，總是這麼勇猛地唱出了時代的預言，也燃燒了民衆胸中永不會息滅的熊熊的火燄——

「所以俄羅斯人，

固執地熟睡着，

但應有着未爆燃的火花，

隱藏在他們的胸心。

他們將是不奉召可以醒來，

不必號令也可以前進，

人人都滿懷着獻身的熱情！

他們將聚攏來，

成爲空前的力量，

懷着無限的勇敢，

戰鬪到最後的一瞬！」

是的，「戰鬪到最後的一瞬！」也僅以所譯的這部長詩作爲一隻偉大的戰曲，獻給了這時代正在爲着自己的生存，爲着未來的希望和光明這麼慘酷而英勇地鬪爭着的戰士罷！

高寒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N · A · 尼克拉索夫

蘇聯 V · Y · 馬克西莫夫

尼克拉索夫生於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他在他父親的田莊附近的窩瓦河畔，渡過了他的童年。他的父親，是一個殘暴而無知的地主，並不能給他的兒子以很好的影響。喚醒了他心中的人民的愛的最初的激動的，乃是他的母親。

他的父親，以反對兒子入大學的夢想，而拒絕了他的經濟的供給。但尼克拉索夫從童年起，就堅持着要追求了他心中的理想，他不讓這事阻礙了他，即在十七歲時出發到彼得堡去了。但缺乏了一切的條件，使他沒有通過了入學試驗的可能，所以被迫得盡了自己的可能來教育了自己。

這樣在早年時候，即依靠了自己的資力，這未來的詩人，證明了他自

己乃是一個永不疲憊的工作者。他第一部著作「夢與詩」的失敗，不僅沒有使他沮喪，且刺激了他的更大的努力。

青年的尼克拉索夫，着手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文體。他為亞力山大戲院寫歌曲，也在雜誌上出版了許多速寫，小說，故事，也常常現身為一個批評家，或新聞記者。

在他臨死之前，他回想了他的青年生活，他對朋友們說：「我怎麼會是這樣的多方面，那真是很難理解的。……」

在一八四三年時，尼克拉索夫開始了他的一篇沒有完成的自傳體的長篇小說：T·特羅斯尼柯夫的生活和冒險。在這時候，他是大批評家比林斯基的密友。使他參加了俄國社會的改革運動，比林斯基總算有着大部份的影響。

由於精勤的工作，尼克拉索夫使他自己贏得了文壇上的一個地位了。

在廿五歲時，他已是彼得堡著名的出版家。聖彼德叢書的出版，出乎意外的也出現了朵斯陀也夫斯基的窮人，使尼克拉索夫也知名了。

在一八四七年時，尼克拉索夫與比林斯基出版了當代雜誌，反對貴族專制，主張民主主義的改革。在這些反動的年代，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失敗以後，反動的鐵拳，仍然捏得很緊。所有尼克拉索夫對於自由的永不退縮的愿望和熱情，是必然會有這樣一種雜誌的出版的。在革命的民主運動的領袖，如哲學家 and 著作家 N. 卓爾內夫斯基，及批評家 N. 都布羅柳夫，開始加入以後，當代雜誌的影響，越來越大了。就在這時候，尼克拉索夫開始成爲一個卓越的詩人。像這些著作，如詩人與公民 (Poet and Citizen 一八五六年)，入門處的默想 (Meditation at the Front Entrance 一八五八年)，農村孩子們 (Peasant Children 一八六一年)，小販子 (The Pedlars 一八六一年)，大兵的母親阿里娜 (Arina the Soldier's Mother

一八六三年)，嚴寒通紅的鼻子 (Jack Frost With the Red Nose 一八六三年)，鐵道 (The Railway 一八六四年)，都是最風行的。在尼克拉索夫周圍所叫嚷出的爭論反映了這時代的意識的鬥爭。在這鬥爭中，尼克拉索夫的詩歌，成爲號召民衆反抗和仇恨反動者和庸俗的自由主義者的一隻洪亮的喇叭了。

一八六八年，政府封閉了當代雜誌。但尼克拉索夫並沒有放下了他的武器。不久，我們看見他又主持了另一種十九世紀時的俄國雜誌，——祖國編年 (The Home Chronicle)。與尼克拉索夫共同編輯這雜誌的，乃是著名的著作家和諷刺家 M. S. 沙基德林。

在祖國編年中，尼克拉索夫出版了他的長詩俄國婦人 (Russian Women)，描寫了英勇地參加了反尼古拉第一的叛亂而被放逐於西北利亞的十二月革命黨人的妻子們。在這雜誌裏，尼克拉索夫也出版了在俄羅斯誰能快

樂而自由一部這時代的俄國農民生活的史詩。

在一八七五年的春天，尼克拉索夫的健康，已不支了。他的病患，（直腸癌氣）是不治的。一八七七年十二月，遂逝世。

在尼克拉索夫死前不久，他接到了充滿了非常熱情的一封信，那是他的老戰友，這時正患病於被放逐的遠方的N·車爾內夫斯基寄來的。他寫信給他的從兄：「當你接到我的信，假使尼克拉索夫仍然還是和我們一起，那末，告訴他說，我十分愛他，我感謝他對於我的友情，我擁抱他。我堅信他的聲名是不朽的。作爲一個最有天才，最高貴的全俄羅斯的詩人，俄國人對於他的愛，也將是永久的。我爲他酸辛地哭泣。他實在是一個有偉大高貴靈魂，有偉大思想的詩人。」

車爾內夫斯基對於尼克拉索夫及其詩歌之讚美，並不是沒有同調的。

在聖彼德大學學生們所寫下，並在同時由於一個代表奉獻給病床上的尼克

拉索夫的一篇演說裏，我們也發現了同樣懇摯的熱情：

「當我們念到了那些我們最親愛的名字，」學生們寫道，「你的名字是不會被忘記的。我們將傳述給人民，使他們知道那是誰，散播了這麼多幸福的種子，在他們的幸福的泥土裏。」

除了科學藝術和文學界的著名的代表們，也還有許多青年人的團體，都來參加了尼克拉索夫的葬禮。那是他們，組織了糾察隊，圍繞了葬禮的行列。那是他們，在這個詩人的墓上，放上了花圈，並題着這樣的字：「獻給尼克拉索夫：社會主義者敬上。」在這些青年人中，也有了樸列漢諾夫，這俄國社會民主黨最後的領袖和理論家。

在車爾內夫斯基這方面，這公認的俄國知識份子的精神的領導者和領袖，他對於尼克拉索夫的非常的愛，這秘密在甚麼地方呢？

這解釋，可以說是由於他的詩歌的精神和思想之豐富，與作爲一個藝

術家，尼克拉索夫的希有的才能的影響。這時代的新人，——人民，農民革命，與愛好自由的俄國青年的鬥士們，都受到了他的詩歌，即詩人自己所說的「復仇與悲哀的詩歌」的嚴肅和美麗，勇敢和深思的鼓舞。

尼克拉索夫作品中的人物，乃是俄國人民及所有她的複雜的形象。在和諧而嚴格的詩歌裏，他歌唱了俄國愛自由的人民，及其仇人，——暴君，沙龍裏的偽君子，凶頑的商人們，與不被專制和愚昧所摧毀的人民，自由精神的最真實的歷史。在俄國的土地上面，尼克拉索夫不單是以詩人的眼光觀察，也以被束縛的農奴的眼光觀察。對於他們，大地是他們的母親，也是他們的後母。在那些最黑暗的年代裏，尼克拉索夫寫着：

「我們偉大俄羅斯民族的負累是夠重的了，

但他全背負着，沉重地走向了

它的寬闊的光明的前途！」

在西歐的詩歌無能爲力，且祇是感傷於受苦者的命運的時代，尼克  
拉索夫却寫下了並不以感傷的眼淚而失色的，而是普遍地充滿了明智的憤  
怒，與英勇的希望的人類苦難的詩歌。這便是在窩瓦河畔歌頌了未來的一  
篇詩歌：

「在別的時代與別的景象裏，

現在我看到了曙曉的光輝了。

在我的可愛的河流的沿岸，

我們的人民，從冷酷的枷鎖解放了，

我們的強壯的堅忍的人民哟！」

這詩人的「可愛的河流」窩瓦河，曾經看過牽船夫的重壓的勞作，這

永恆的河流，將響應了「永恆的有生力的勞動人民」的呼聲。這些勞動人  
民，不久將在它的現在是荒涼的河岸上繁榮起來。這種對於人民精神的信



仰，這種知識，使尼克拉索夫有這權利，無情地，辛辣地，批評了革命前俄國的生活。俄國人民能擔負了一切：反動者的殘暴的打擊，一種靈魂中毒的市儈社會的欺騙，怨恨，和陷害的污泥。所有這些，曾一再毀敗了別種民族的精神，却不能破壞了俄國的人民。尼克拉索夫這樣的相信着。在他的詩歌裏面，通過了黑暗而悲哀的旋律，反映了這種悲苦的現實，那裏面常常唱出了信仰的禮讚，唱出了由於俄國人的氣質，由於她的最優良的子孫，偉大的靈魂，所激發的希望之交響樂。

尼克拉索夫的著作，不單是忠實於人民的精神，且有力地與民間藝術和民歌結合在一起。他寫下了他的自由的詩篇，作為「人民的詩歌的同聲」。

民歌的成分，尤其很顯然地，在尼克拉索夫描寫農民生活的三篇長詩裏，可以看得出來：小販子們，嚴寒通紅的鼻子，在俄羅斯誰能快樂

而自由。

他的關於小販子及其愛情的詩句，代表了一種民歌，很普遍地為青年所知，且為青年們所歌唱着。

在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這部長詩裏，其主題的本身大部份是受了最著名的真理與虛偽 (Truth and Falsehood) 這篇民歌的影響。在這篇民歌裏，幾個農人由於爭論的結果，要去尋覓一個依於真理而生活的人，但却失敗了。在尼克拉索夫的詩歌裏，農人們爭辯以後，要覓一個快樂的人，但也一樣的沒有覓到。

所以談到了這部長詩而不想到它與民歌的關聯，那是絕不可能的。尼克拉索夫的最偉大的著作，使他在藝術上與普式庚的郁金奧尼根，果戈里的死魂靈，佔了相同的地位。

一個偉大的甲各賓黨員聖哲斯特說過：「快樂對於歐洲是一個新的觀

念。」在一個人民最艱難的時代，所得到的經驗，這俄國偉大的自由的歌手，所寫下的這篇詩歌，也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快樂的觀念，將永不會實現，除非人民接受了光明和自由。不是富人的無思慮的生活，也不是赤貧者的重壓的生活，可以與真實的快樂的觀念相符合。

「假使人民的命運

可以免於毀滅，

自由與光明，

便必須最先得到。」

從最現代的意義說，尼克拉索夫也是一個戰鬥的詩人。因為自由和光明，祇有戰勝了黑暗和壓迫，纔可以得到。他讚頌了自古以來即為人民的真實的戰士和英雄的標幟的那些特性，崇高理想，與不妥協，和自我犧牲者的戰士。千千萬萬的俄國人為祖國的自由而走到了戰陣，都反復地歌誦

這尼克拉索夫的有名的詩句：

「為祖國的光榮走到了戰陣，  
懷着愛與確信，攻擊了敵人。

去罷，那是光榮的，

為愛而犧牲。

你的死並不徒然：

正義必不會失敗，

以血滴的保障，

它必然，而且將要得勝！」

有許多詩歌裏的詩句，不單是尼克拉索夫藝術的通俗的表現，且同時

也是美學的表現。尼克拉索夫在他的詩歌裏，服務於「為祖國的光榮的鬥

爭」。這藝術的巨人，是忠實於廣大的愛的。

當代的人，常常祇看到這個詩人的內心的鬥爭，即所謂「精神上的矛盾」。在尼克拉索夫同時的許多人的情形，確是如此。但尼克拉索夫的自我鬥爭，祇有在某些影響使他減低了同人民的聯合，減低了在他的眼中乃是真實的俄國的化身的人們的友好，纔使他如此。在這時候，他恐怖着「和人民的疏遠」，會使他滅亡。他感到了很深的寂寞，因為像車爾內夫斯基這樣優秀的人，不是被放逐在西北利亞，在冰天雪地之中，而他却不能在危險的關頭，和他們並肩作戰，這是令人不能不承認的。

尼克拉索夫仇恨懷着麻痺的良心與沒有內心衝突的得意的市儈。但他更仇恨小布爾喬亞的懷抱着瑣屑的懷疑與猶豫，並以此來辯護了他們的消極態度。他懷着憤怒，描寫了那些人以為人民的土地是荒涼，而種子是貧乏的，那些卑怯地播種了渣滓的人。

他吼出了這樣的要求：

「播種永久智慧與善的種子罷！」

俄國人民將衷心地

感激你們呀！」（給播種者）

讀了尼克拉索夫的詩作，我們看出他之有了這種信仰和明確和快樂，乃是在他在人民的心中，發現了這些可珍貴的思想的時候。

尼克拉索夫能夠在一種十分新穎的形式之中，安排了他的詩歌。詩歌的源泉，不單是來自民歌，或者過去的著名的詩作。一般的批評，都以為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與狩獵的作者，使他的體材通俗化，並引用了一些散文的特殊的名詞，也廣泛而大胆地應用了小市民的語彙。這是真的。

但尼克拉索夫的天才乃在於他的現實主義的詩歌裏，尋覓到了表現的新意義。他的才能也使他從俄國人的語彙裏，發現了一種新的涵義，並使俄國文字，在有組合，有韻律中，可以歌唱。這是在俄國人詩歌裏所未曾有

的，而這正是尼克拉索夫從人民吸收來的。

在我們的認識，不單是民歌，也同樣的人民的日常的言語，充滿了幽默，熱情，和諷刺的俄國極樸實的人民的言語，尼克拉索夫都引用到詩歌，引用到抒情詩，和諷刺詩裏。

尼克拉索夫的抒情詩，甚至於可以說服了有文化修養的紳士。所以他的「悲哀與復仇的詩歌」，能夠表現了溫和的感傷，自然的愛，青春與別離的最精微的情調。在這裏就有了尼克拉索夫的抒情詩的深度。它們反映了俄國的悲劇的時代，情人都帶着相愛者的像片到充軍的遠方去，農村的女孩子，感到了悲哀，當地主們將她們所愛戀着的青年，都送去當兵去。那是悲苦的抒情詩，但都充滿了一種真的，坦丁式的悲劇的力量。

尼克拉索夫的戰士的傳統，與人民的詩歌，仍然活在現時的俄國詩歌裏。在蘇維埃的詩的藝術裏，將尼克拉索夫的詩歌，比之於蘇維埃時代的

最著名的詩人馬耶可夫斯基，這是很合理的。

尼克拉索夫在這時代，對於我們最親切，或者超過了以前的任何時代。

我們讀到了我們的青年詩人敘述了偉大的愛國戰爭，俄國婦女的苦痛，以及我們非人性的敵人的殘暴的蹂躪。我們也讀到了表現人民對於勝利的信心與號召去復仇的詩歌。我們不能不想到了尼克拉索夫，他的詩歌，是我們人民的復仇，悲哀，和不可克服的強力的精神強力的詩歌。



# 目錄

著者肖像及署名

譯者題記

尼克拉索夫評傳(蘇聯V·Y·馬克西模夫作)

## 第一部

序詩

一 神父

二 村社

三 狂飲之夜

四 快樂的人們

(一)

(七)

(三)

(四)

(八)

(二三)

(七〇)

五 地主……………(二四一)

**第二部 最後的地主**

序詩……………(三〇三)

一 老而不死……………(三三一)

二 村正克里木……………(三九三)

**第三部 農家婦人**

序詩……………(四四九)

一 結婚……………(四九一)

二 一隻古歌……………(五一五)

三 沙維里……………(五四〇)

四 都馬斯加……………(五八六)

五 母狼……………(六二九)



六 大荒之年……………(六六八)

七 省長夫人……………(六九二)

八 婦人的傳說……………(七三三)

### 第四部 全村的歡宴

序詩……………(七三七)

一 苦難的時代苦難的歌聲……………(七五五)

二 遊方僧和流浪人……………(七九三)

三 新與舊……………(八二四)

尾聲……………(八六八)







第一卷  
第一部



序詩

年代沒有關係，

地點不必提及。

卻說從前在大路上，

聚攏來七個良善的農人。

他們來自粉碎省，

來自悲苦縣，

來自窮迫教區，

來自附近的鄉村——

補釘，赤脚，襤褸，



荒涼，焚劫和飢餓，  
還有沒有收成。

他們相遇而且爭論，

在俄羅斯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路加說：『神父。』

羅曼說：『地主。』

德米昂說：『當官的。』

哥賓的弟兄

麥德和伊凡

則說：『大腹賈。』

在沉思中的波荷





凝視着地下，

突然叫起來：『那個大人，

那個最有權勢的大人，

沙皇的御前大臣。』

同時普魯凡則說是『沙皇』。

農人們都如笨牛一樣：

祇要他們迷着了心竅，

你不能使他們清醒，

即使你用堅強的木棒

敲擊了他們。

他們固執着他們的愚昧



再沒有甚麼能感悟了他們。

他們發出這樣的喧嚷，

所以過路的人們

都想着：

『真的，這些傢伙已覓到了一罐金子，

並爭嚷着彼此平分！』

他們各有着特殊的事情：

一個去覓打鐵匠；

一個忙着去覓帕羅可夫神父，

爲自己的孩子命名。

波荷則有些蜜，

要到市場上去賣；

哥賓的兩弟兄則正在  
將迷失了的馬匹覓尋。

他們早就該轉回家的了，

但仍然排成一隊

忙忙前進，

好像一隻灰色的狼

在後面緊追着他們。

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忙着，爭論着，

除了叫嚷以外，

再聽不見別的聲音。



但時光不留，

在爭論中已不覺度過了

紅霞燃燒在天邊的黃昏。

真的，假使不是碰見了那個婦人，

那個麻臉的蠢婦

招呼了他們，

他們仍將在黑夜中前進。

「嘻！你們這些信神的農人，

你們幹甚麼來？

你們尋覓甚麼來？

在這漆黑的夜深？」

這醜婦人嘲弄着  
大笑並發出怪聲，  
一面鞭打着馬匹，  
離開了他們。

這些農夫們這纔吃了一驚，  
靜靜地站着納悶。

因爲夜已經很深，  
無數的天星，  
燦爛在天上，  
月光也在悠緩地前進。



黑影伸長開來，

鋪在路邊，

在這些興奮的行人的面前。

啊！你影，你漆黑的影哟！

說罷！誰能凌越過你，

誰能從你逃脫？

也無人能捉住你，

縛着你，或擁抱了你！

波荷這老傢伙，

看看了樹林，

看看了天，



看看了路邊，

默默地在腦子裏面打主意。

隨後他這樣說：

『對了！對了！整整是樹怪』

迷住我們了！

我們離開了我們的家，

至少已經三十里。

現在我們太疲乏，

不能在今天夜裏轉回去；

我們必須等待，等待，

● wood-devil 一種樹怪山魃之類。

● 此指俄里 (verst)，一俄里約合中國二里餘。

直到明天的紅日升起。」

因此一面抱怨着樹怪，

一面準備着在路邊歇宿。

他們生起一把火，

拚湊幾法繩<sup>①</sup>

打發兩人去買酒，

其餘的人

刻削白楊樹皮作酒碗。

酒預備好，

還有黑麵包，



①法繩(farthine)俄幣名，約合中國一仙。



於是他們開始了歡宴：

每人嚼些黑麵包，

每人喝了三碗酒，——

但這個問題又來了

在俄羅斯，

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路加呼叫着：『神父呀！』

羅曼說：『地主啊！』

普魯凡叫喊着：『沙皇！』

德米昂嚷着：『當官的！』

哥賓的弟兄麥德和伊凡



高叫着：『大腹賈嘛！』

波荷則尖聲嚷着：『那個大人，

那個最有權勢的大人，

沙皇的御前大臣！』

這些頑固的農人，

已漸漸地酒熱發昏。

他們越叫嚷，越大聲，

並且互相咒罵，

我相信，

他們將互相毆打！

看哪！他們已經打起來了！



羅曼和波荷揪打，

德米昂招架着路加。

同時哥賓的弟兄

用脚踩着胖子普魯凡。

他們都叫罵作一團。

於是發出了清晰的同聲

回聲這邊叫那邊應，

嘲笑又叫號，

好像更鼓舞起農人們的憤憤。

樹林裏的樹株，

也撥回了粗罵的字眼：

『怎麼？是沙皇！』『胡說！是地主啊！』



「呀！是神父呀！」  
「不啊！是當官的！」

直到全樹林

在惶惑中驚醒，

飛鳥和昆蟲，

捷足獸和爬行動物，

都在周圍噲咿嗚叫

鬧鬧紛紛。

怯懦的灰兔，

從樹叢中跳出

驚懼地跑開了；

啞啞的穴鳥，

飛上白楊樹梢，



發出最淒異的叫聲

釀成一陣最可怕的喧騰。

一隻弱小的山鵲雀，

在恐懼中

從巢中倒仰着落掉；

母鳥飛出，

四處尋覓。

唉！她在苦惱中翻飛，

她不能覓到她的幼兒了！

執拗的老杜鵑也自夢中驚醒，

想着要招呼一個同伴，

有十次他叫不出聲音，



但仍然不願意休停。

杜鵑鳥啊！叫罷！叫罷！

因為新苗不久就要出穗，

隨着黃金的穀粒，

堵塞了你的歌喉，

你的日子也將不久❶！

從樹林深處

飛出了七隻鴟梟。

❶ 俄國民間傳說，麥苗出穗，杜鵑鳥即堵塞了喉嚨，不再歌唱。

牠們高踞在松樹的極頂，

欣賞了這人間的紛爭。

牠們歡笑——這夜之鳥啊！

牠們的巨大的黃色的目光燦亮，

如同十四隻照耀着的燭光。

狡猾的大烏鴉，

也在火光中的樹梢

熱心地祈禱了幽靈：

這些爭鬪者之中，

至少有一人因傷喪命。

一匹牡牛帶着一隻鈴，

在昨天的夜晚迷失了牛羣，



牠聽見了人們的爭吵，

走出了樹林，

在火光中，

大而悲哀的眼睛，

呆視着所有的農人。

並靜聽着他們的爭論。

於是牠開始了悲鳴，

最悲沉地悲鳴！

愚鈍的牡牛在悲鳴，

穴鳥叫出了淒異的尖聲。

但這些騷亂的農人，





仍然在紛爭。

同聲仍然可惡地嘲笑着他們。

那無恥的回聲喲！

它祇管嘲笑，

並捉弄了良善的人民。

恐嚇了老年的婦女，

還有無辜的孩子們——

雖然無人看見它的形，

但我們都能聽見它的聲；

它用沒有舌頭的舌頭——說話，

用沒有身體的身體——生存！



一隻叫作莫斯科女大公的梟鳥，

飛突在農民們中間，

有時候迴翔在他們的上面。

有時候又以自己的身體，

撲擊着樹枝和大地。

甚至於那匹狐狸，

那狡獪的老動物，

也懷着婦人的決心，

和甚深的好奇，

爬到火光中

偷偷地竊聽；

最後十分茫然，



她走開了，她想着——

我知道，這是魔鬼也弄不清楚的事情！

真的！連這些爭鬪的人們

也忘記了這種爭鬪的原因了。

但不久，

互相酣鬪毆傷之後，

他們清醒了；

在水池中飲水，也洗了臉，

然後纔覺得疲倦。

同時，這隻小小的山鵲雀，

這隻可憐的幼雛，

顛簸着飛到了他們的面前。

波荷將牠拾起來，

小心地托在手掌上，

迎着火光細看——！

『你不過是小小的微物，

你的爪趾多尖利；

我的手指輕彈

你將喪命；

我打一個噴嚏，

你也得吹到火燄裏。

但你比農人更自由，

你比農人有着更大的能力。



當你的翅膀長成，

那時，你小小的鳥雀呀！

你將飛到任何地方

隨着你衷心的歡喜。

現在，來罷！

你脆弱的小動物，

給我們以你自己的翅膀，

我們願意飛遍了全境，

研究而且發見，

尋覓而且探問，

在俄羅斯——

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不必要翅膀，

假使我們每天能有

一定的麵包；

這時，我們能夠從容地

徒步旅行。」

普魯凡說着，

忽然感到倦怠而且悲沉。

「但別缺少了酒，

每早晨一罐。」

哥賓的弟兄麥德和伊凡



呼叫着，因為他們  
是最愛喝酒的。

『也要一些鹹菜呀！』

每早晨十來塊！』

農人們都戲謔地呼叫着。

『也要一瓶蘋果酒，』

解解我們午間的疲乏！』

『每晚還要一壺熱茶呢！』

他們說着，笑起來了。



但當他們這樣說，

這隻小鳥的母親，

正翻飛迴翔

在他們的頭上；

她聽到了一切，

並降落在他們的附近。

啾啾地叫着，

又輕快地跳向前去，

她對着波荷說話，

用着一種分明的人類的聲音：

「請將我的可憐的孩子釋放，





我願意給你們一種絕大的酬償。」

「你的酬償是甚麼呢？」

「每天一卷麵包，

還有一罐酒，

也有鹹菜

每早晨十來塊。

午間又有蘋果酒，

又有熱茶，在黃昏的時候。」

「小鳥！這在甚麼地方呢？」



哥賓的弟兄發問：

「在甚麼地方？你找到酒與麵包  
供給了我們七個人？」

「你們自己去覓到酒與麵包，  
我祇指示你們

覓到這些東西的那地方。」

「好罷！說說！

我們願意聽。」

「順着大路一直下去，



數到了第三十棵電線桿：

然後轉進了樹林，

再前進一里。

你們將看見了

兩株青松，

和一帶平坦的草地。

在青松下面，

埋藏着一隻匣子，

你們必須將它挖起。

這是一隻寶匣，

裏面有一塊雪白的手巾。

無論何時，祇要你們願意，



你們小聲地念着：

啊！法寶！

給農人們以酒以麵包！

即刻隨着你們的吩咐，

由於我的代為祈禱，

這手巾將給你們以酒以麵包。

現在該釋放了我的孩子了！」

「等着！還有呢！我們赤貧，

我們正想作一次長途旅行；」

波荷說：『我看出

你是非凡的一隻鳥，

望你對着我的舊衣唸咒，  
使它們可以不爛不朽。」

羅曼說：「讓我們的外衣也不再襤褸。」

德米昂又隨着要求：

「也要我們的樹皮鞋，  
支持了全旅程，  
不穿，不透。」

最後路加又加上一句：

「也要我們的汗衫，



不要有虱子滋生，  
苦惱了我們。」

這隻小鳥回答：

「這塊白手巾都能替你們  
縫，洗和曬晾。

現在請你們將我的孩子釋放。」

於是波荷

伸開了他的手掌，

將這隻雛鳥釋放。

牠飛到松樹上的洞穴，



母鳥也隨着和他們分別。

但臨時又叮囑着——

「還有一事須謹記：

麵包可以隨意取需，

祇是酒

每天不能過一罐。

一次兩次你們違了我的意，

那還不要緊，

第三次，須提防

臨到了你們的禍殃。」

這些農人們魚貫出發，



順着大路一直下去。

數到第三十棵電桿，

折進了樹林，

默默地計算着自己的步履。

直到有一里，

他們看見了兩株青松，

看見了平坦的草地。

他們共同挖掘，

不久，發現了寶匣；

打開寶匣——

裏面放着一塊雪白的手巾！

他們在一種合唱中叫起來：





『啊！法寶！』

給農人們以酒以麵包！』

看哪！看哪！手巾攤開了！

不知從何處，

兩隻手

送來了一捲麵包，一罐酒，

放在雪白的手巾上，

又隱隱地消失了。

『鹹菜，茶，

蘋果酒——還有這些東西呢？』

即刻，這些東西也出現了。



於是七個農人

解開了腰帶，

圍聚在手中旁邊，

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讌。

在快樂中，

他們互相擁抱，

並約定了

他們永不再無理相爭。

從此以後

當照着上帝的誠命，

合理而正直地

處置了他們的爭論。



直到他們解決了  
這永久的問題：

在俄羅斯

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然後纔轉回了家園，

重見了他們的伙伴，

和他們的妻子親吻。

爲遵從了這，

他們互相發誓。

但第二天，天明時，

太陽照見了他們



都已睡下——

無憂而熟睡

如同死人一樣的酣沉。



一 神父

寬廣曲折的沙路

兩旁栽種了蕭蕭的白楊；

四外則是荒廢的

邱陵、農田

和碧綠的牧場。

在河邊，在池畔，

則是古老的和新建的村莊。

春時的俄羅斯

樹林，草原和河流



是美麗的，

但你們春時的農田，

卻蕭條而枯槁，

令人心中愁惱。

因此前行的農人們在互相告語——

「難怪冬天是這樣的天天降雲，

現在春天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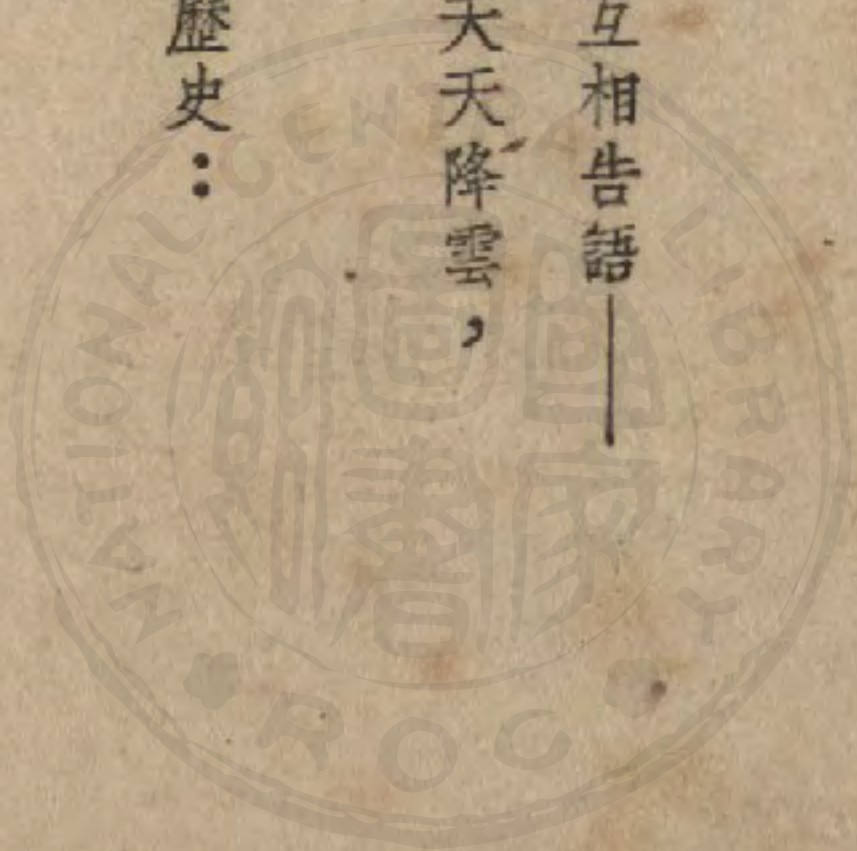
冰雪卻述說着自己的歷史：

當初它是沉默的——

沉默的降落，

沉默的安眠；

直到它將死去，



忽然它的喧聲洋溢！

田地裏洪流泛濫，

不能施肥，

耽誤了農時，

又已到了五月天氣。』

看了古舊貧窶的農村

農人心悲；

看了新闢的村莊，

農人心中更憂戚！

因為更新的茅舍，

建築在火後的荒墟，

那都是使人心碎的標記。



當天亮時，

他們開始遇見了人民，

但都是小百姓，

他們的弟兄們：農人、

車夫、大兵、

乞丐和工人。

他們碰見了乞丐和大兵

無話可說，

● 新的屋舍，常是在大火之後纔建立起來的。在俄國，尤

其是西伯利亞平原，以多森林，所以火災很盛，為人民

重要災患之一。





也沒有問他們的遭遇

是快樂還是苦辛，——

我們都知道，

大兵以小洋刀刮臉，

冬天祇是以吸煙斗取暖，

他有甚麼快樂呢？

但天將近晚，

一個坐在馬車裏的神父，

忽然在大路上出現。

農人們都向他脫帽

排成一行，



堵在路口。

站立在他的馬前。

神父擡起頭來

驚疑地望着他們。

「別怕，我們不傷害你。」

路加說：

（路加是個絡鬚子

沉着，魯鈍，

愛講話，也固執的人；

他好像

與鷹隼不同的一座風車：

無論怎樣勇敢地迴旋



廣博的大翼

卻永遠也不會飛騰。）

「我們信仰正教的農人們，

來自粉碎省，

來自悲苦縣；

來自窮迫教區，

來自附近的鄉村——

補釘，赤脚，襤褸，

荒涼，焚劫和飢餓，

還有沒有收成。

我們要求解決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苦惱了我們，

使我們離開了我們的妻子，

丟下了我們的工作，

也減少了我們的飲食。

請罷！請對於我們的問題，

給我們一個真實的回答，

本着你的理性和良心，

不要譏嘲，也不要瞞隱。

假使這不能滿足，

我們還要更往前行。」



『我許可你們，  
最莊嚴地

回答了你們的嚴重的疑問；

懷着誠實和理性，

沒有譏嘲，也沒有隱情。

阿們！』

『我們很感謝，

現在這就是我們的歷史：

我們各人都出去，

爲着特殊的事情。

我們在大路上相遇，



互相訊問：

那是誰——在俄羅斯，

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我說是「神父」。

羅曼說：「地主。」

普魯凡說：「沙皇。」

德米昂說：「當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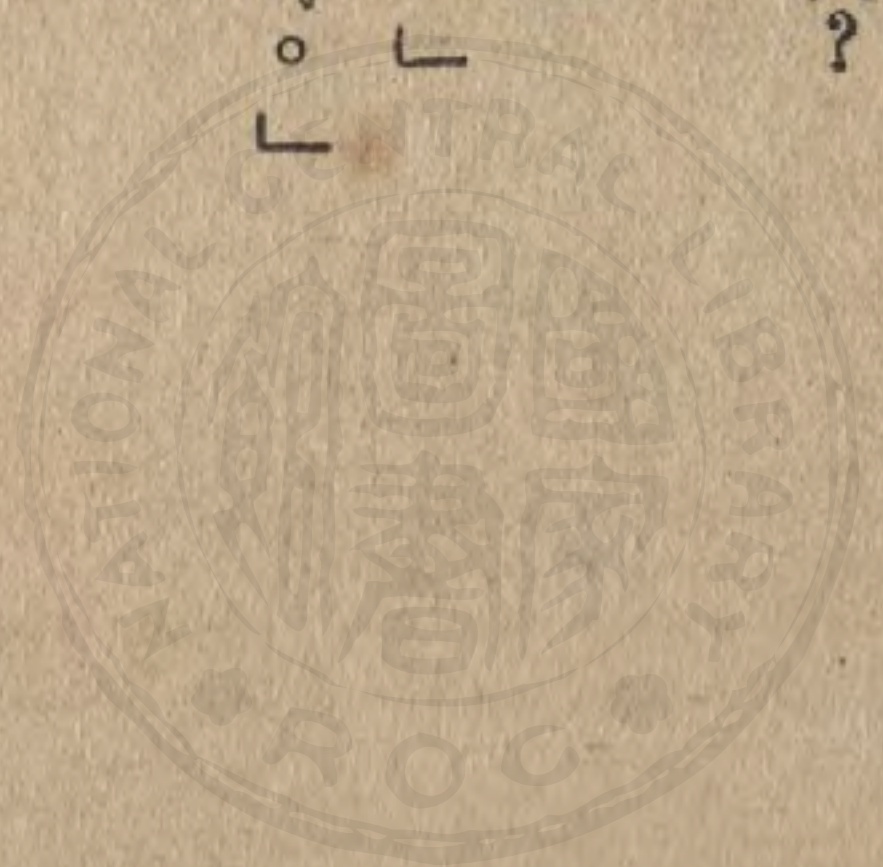
哥賓的弟兄

麥德和伊凡

則說：「大腹賈。」

波荷則說：「那個大人，

那個沙皇的御前大臣。」



農人們都如笨牛一樣，  
祇要他們迷住了心竅，  
你不能使他們清醒，  
即使你用堅強的木棒  
敲擊了他們。  
他們固執着他們的愚昧，  
再沒有甚麼能感悟了他們。  
我們爭論了又爭論，  
當爭論的時候，我們吵架，  
當吵架的時候，我們毆打。  
最後我們決定：



除非我們的問題得到回答，

除非我們發現了在俄羅斯

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我們永不還家，

不看視我們的親友，

不向我們的妻子親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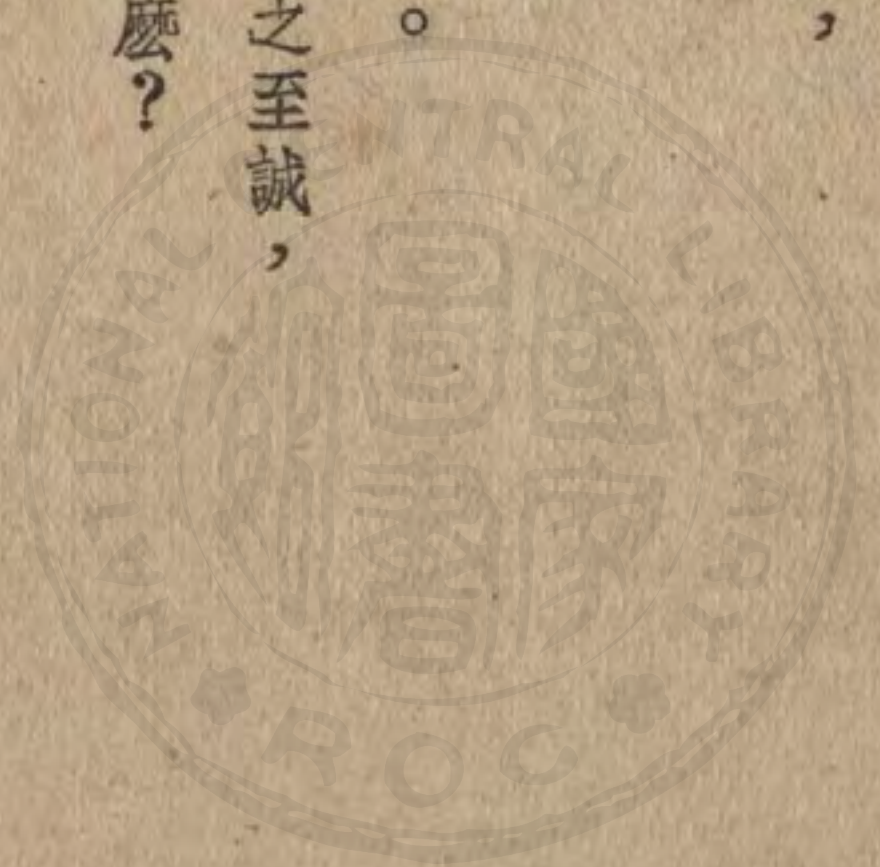
現在，說罷！憑着神之至誠，

神父的生活是甘美的麼？

榮耀神父的！

你以為你的生活是快樂的麼？」

神父坐在車中，





凝視着路邊，

沉思而且答言：

『那末，教友們！聽我說罷！』

我默默地背負着十字架，

我並不怨恨。

現在我告訴你們以我的歷史，

假使你們願意，

你們試勉強也追隨着我，與我同行。』

『請說罷！』

「但最先，須告我，

你們所謂的真實的人間的快樂，

和平，榮耀和財富，——

對麼？我的孩子們！」

「正對！」他們回答。

「現在讓我們看，教友們！

神父能得到甚麼樣的和平？

真的，我應當從我的兒童時代說起。

怎樣神父的子弟，

開始學習，



他花了甚麼樣的代價，

然後纔做了一個牧師？

但這些最好都別提。

××××××××××，

我們的教區廣大，

我們的道路貧乏。

病人，垂死者，

新生了孩子，都來覓我們。

並不有一定的時候：

在收穫時，

在秋天的黑夜，



● 詩中×××符號，爲原文檢查時被刪削處，下同。

通過了寒冬的嚴霜，  
涉過了春天的洪流，

無論那裏招呼你，

去罷！你不能有着些須的怨尤。

假使祇是身體的勞苦，

也還罷了。

但卻不然——時時刻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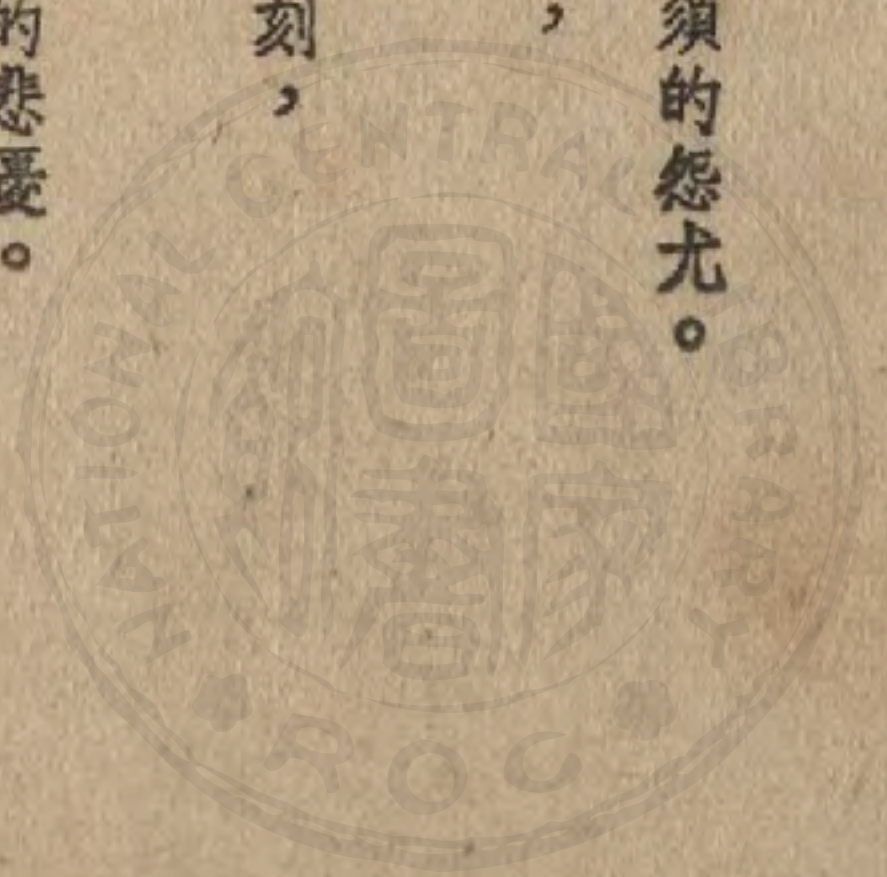
心的深處，

都在絞痛和痙攣着深的悲憂。

相信我！孩子們！

人永不能忍受了

人間的這些事情：



沒有鐵石心，

聽了死之呻吟

傷逝者的悲愁

孤兒的哀呼而不動心。

阿們！現在你們看罷！

這便是神父所能得到的和平！」

農人們站立着想了一會。

他們讓神父休息了片刻

然後又鞠躬詢問：

「你還告我們別的甚麼呢？」

「好罷！現在讓我們看

是否神父是最榮耀的？

唉！教友們！這倒是一個好問題。

恕我罷！我開罪了你們。……

回答我，

你們所謂的該咒詛的雄馬

那是指的甚麼人？」

農人們都沉默了，

困惑而苦惱，

神父也無聲。

『那是誰？你們在路上相逢，



你們就覺得倒霉？」

農人們仍站着，

在苦惱中，

來回逡巡。

「那是誰？你們

編造許多褻瀆的故事？

那是誰？你們

唱出許多侮辱的歌詞？

還有，神父的尊嚴的妻子，

他的無辜的女兒，



你們給她們以如何的待遇？

那是誰？當你們碰見他，

「呔！呔！呔！……」

譏嘲地發出怪聲氣？」

農人們都沉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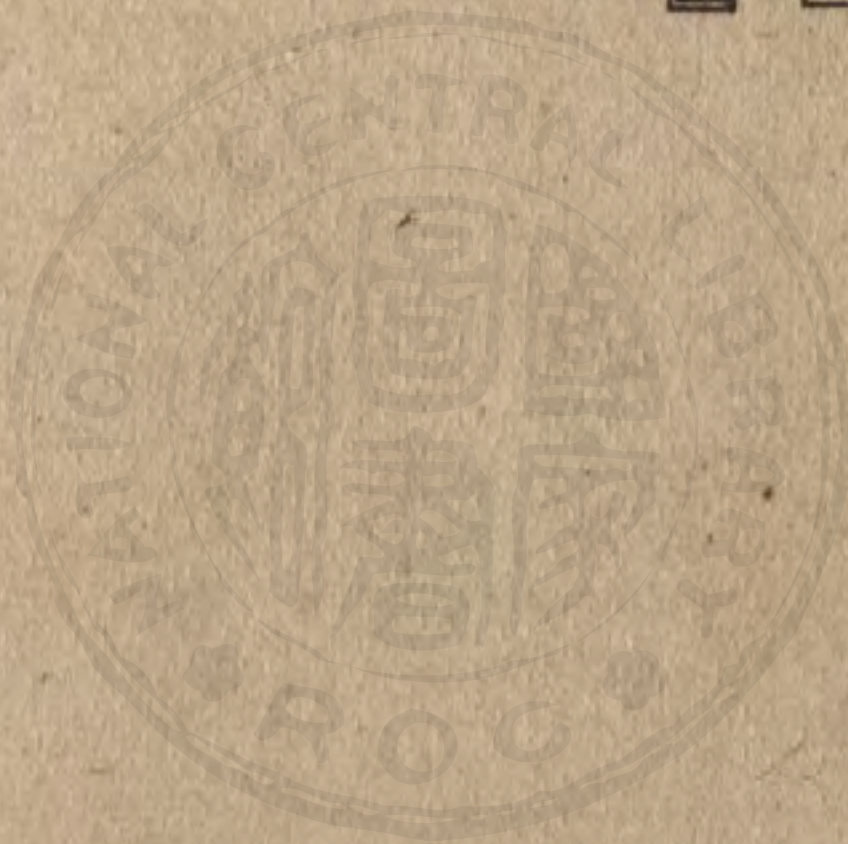
凝視着地下尋思；

神父也不再言語。

他用寬大的帽子，

擋着他的臉，

並擡頭仰望着蒼天。……





天上青雲招展，  
圍繞着太陽，  
好像衆孩跳舞  
在健壯的祖父的身邊。

現在在他的右側，  
一片發光的雲影，  
忽然變得黯澹，  
並且開始啜泣了，  
密密的雨滴滴落在面前。

但紅日卻發笑了，  
光輝從白雲的罅隙中閃照，  
如同在麥隴中窺視的少女的紅顏。



雨雲又低垂了，

雨滴也滴在面前的土地。

神父隨即戴上了帽子。

一霎時，太陽的右邊

又燃燒起了快樂和光明，

自然也停止了

神奇的幻術：

雨過天晴，

祇太陽的光明照耀，

瀉地如金。

××××××

「那不是我們的過錯；



那是從我們祖先傳來。」

在長久沉默之後，

哥賓的弟兄回答；

別人也附和着——

「那不是我們的過錯；

那是從我們的祖先傳來。」

神父說：「許是這樣罷！

恕我！教友們！

我並不是想譴責了我的鄰人；

我說這，爲的是

告訴了你們這實情。



你們可以看看

神父受到農人們

怎樣的尊敬；

還有紳士們，——』

『別提他們了，

神父喲！那我們都知道。』

『那末，讓我們再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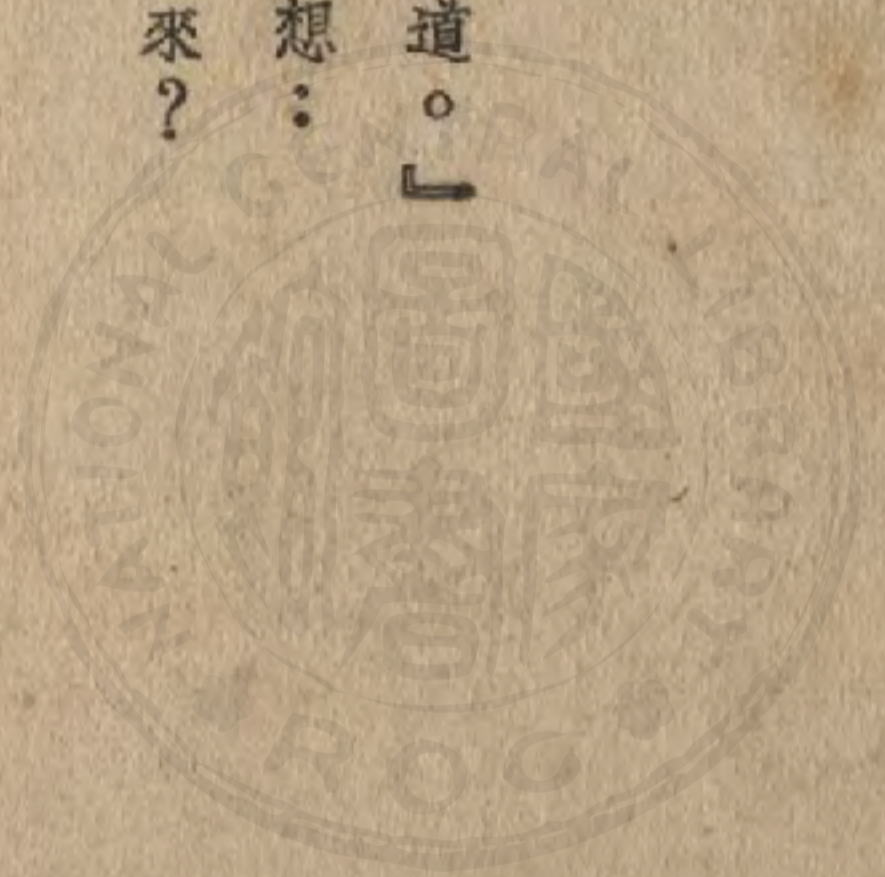
神父的財富更從何處來？

在不久以前，

大俄羅斯帝國，

滿是富有的地主。

他們滋生繁殖，



也讓我們能夠樂生。

結婚的燕席多豐美啊！

家家富足又快活的男女，

一生生下多少孩子們！

雖然他們倨傲而專橫，

但究不失為寬大的主人！

他們永不離開了教區，

他們向我們悔罪，

他們在這裏結婚，

死時在教堂附近安葬，

生時都從我們命名。

即使有生長在城市的地主，



唯一的願望，

仍願在他自己的故鄉死去；

如果上帝使他們在異地喪身，

這時紙上的遺囑：

骸骨歸葬到先人的墳塋。

看罷！六馬拖拽着喪車，

死者的子孫，

爲着自己的先人舉殯。

接着又是宗教的葬儀，

還有豐盛的筵席，

沾溉了全村的人民。

但現在這些都已過去，



地主們如同俄國的猶太人，  
全散佈在遙遠的異地。

他們不想傍着他們的祖先長眠，

多少田莊，也已入了投機商人的腰包裏。

啊！你們大俄羅斯的飽食的紳士哟！

任何地方不能使你們安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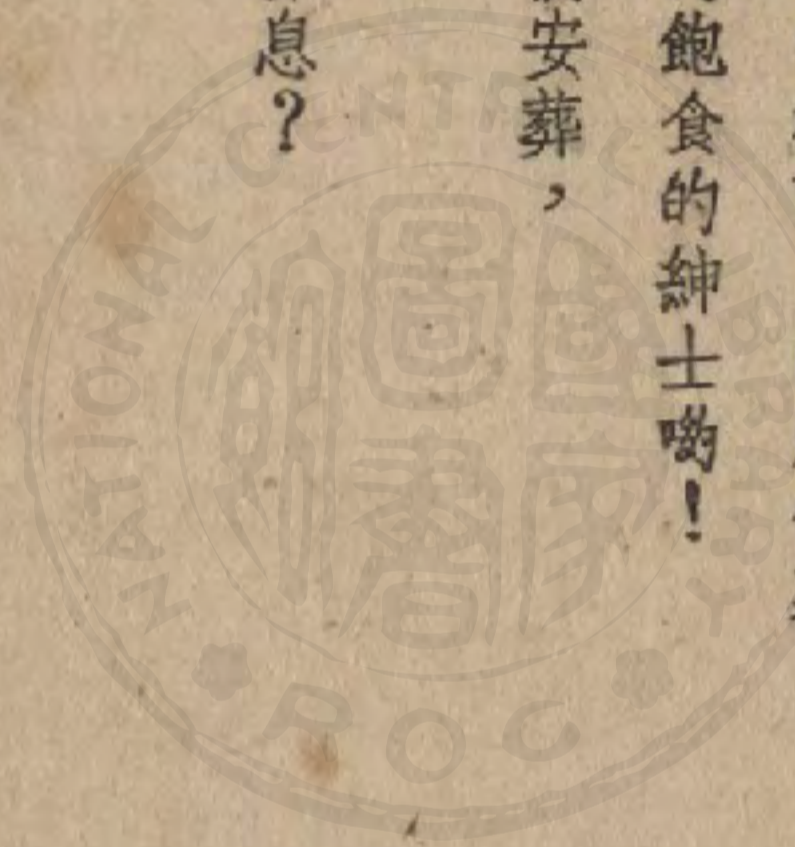
任何處的青山，

不能使你們的骸骨休息？

「在我自己，

我沒有從異教民●得過一文錢

即使那是一種神父的收入。



我從沒有違法勒索，  
我也不必需，  
因為在我的教區，  
有三分之二的人民  
都是正教的信徒。  
但有些縣分，  
全境的人民都是異教民，  
這時神父們又將何以爲生？

「世事總是瞬息幻變，

① *dissenter*，教區不信教人民，常受許多限制，因此每

賄賂神父，由神父庇護，不受警察干涉。



從前應用於異教民的法律，  
現在也已變得更溫和。

那種法律的自身

就足以將神父的收入剝奪。

我已說過，

地主們都已走了，

並不希望轉回兒時的故鄉；

其次他們的夫人們，

富裕而信神的婦人，

有多少留下來，

伴着我們

在教堂附近生活！



現在再沒有人

給神父一件新的道袍，

或者一件祀神用的繡襦。

他依靠農民爲生，

得到他們的紫銅的法繩。

還有在節日的餅餌，

還有在逾越節的雞子。

農民最貧窮，

自己甚麼也沒有，

否則他們到很願意布施。——

但得到了他們最後的一文，

誰不疚心？



「他們的土地貧瘠，  
多沙土，卑濕而泥濘。

他們的牛畜半衰憊，

他們的莊稼祇有兩倍的收成。

即使地母有時很慈愛，

但好收成也給農人以不幸。

他們擁擠在市場，

賤賣的糧食，

僅僅夠繳納了稅銀。

「再說年時不好，



那麼全賣掉了你們的牛，

以三倍的高價，

購食你們的黑麵包！

現在祈禱罷！教友們！

今年又是很大的災禍：

我們早就應當

下種栽種；

但看看——田地裏，

洪流泛濫，全都無用……

啊！上帝哟！

憐憫我們罷！

使陰霾的蒼天，



閃照出一條彩虹！』

接着脫下了他的帽子，

在胸前畫了三個十字。

農人們也在胸前，

畫了三個十字。

『我們的鄉村貧窮，

我們的人民多病患。

婦人們多悲愁，

並且衣食艱難，

● 俄國民間迷信以爲彩虹乃天晴的預兆。



信神而勤苦。

上帝哟！給他們以勇敢吧！

他們如同奴隸一樣地辛勤，

這是很難昧下良心，

從這樣血汗人的手中，

榨取了僅有的分文。

『有時候你被請去，

爲臨死的人禱告

但死不一定真是可悲，

最可悲的乃是那些活着的人——

那些失掉了靠山的家族。



你傍着屍床祈禱，

你說出安慰的言語，

使被奪去了所愛的人們，

得到安慰；

這時年老的媽媽顫抖着，走向你，

伸出了骨突龜裂的手，

你覺得你心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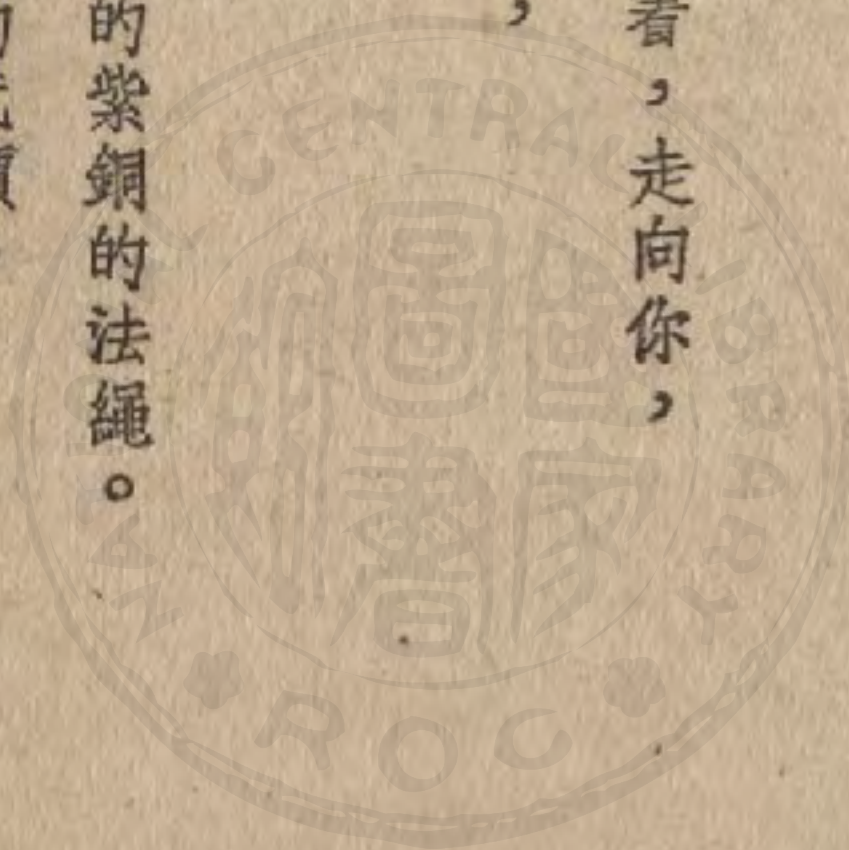
因為在她的掌心裏，

好好地放着一枚寶貴的紫銅的法繩。

當然，這是你的祈禱的代價。

你接受了，

因為你也不能不吃飯！



你的弔唁的言語凍結了，

於是你昏迷地

好像一個人受到了最深的侮辱，

轉回去。

阿們……』

x x x x x x

神父說了這，

輕輕地鞭打着馬背，

農人們讓出道來，

並深深地敬禮。

馬車緩緩前去，

六個伙伴們，





都一致攻詰了路加  
用着憤怒的詬厲。

『現在你怎樣了？——』

你固執的木頭，

你鄉村裏面的蠢貨！

你也要爭論，

你怎樣對我們講過？

神父們如同王子一樣，

是鐘樓之王。

他們的宮院高與天齊，

他們的金鐘發出悅樂的歌聲，



普被了神靈統治着的大地。

「你並且宣言：

你有三年

做過一個神父的僕人。

那簡直不是一種生活，

兄弟們喲！

那直是一種甘甜的水菓；

神父的菜湯

是新鮮奶油烹調的，

神父的菜碟也是美味的鮮魚。

神父的饅頭，



油餡都從皮裏破裂；  
神父的太太是肥胖的，  
神父的女兒也是最白皙；  
神父的馬壯實如同圓桶，  
神父的蜂羣也最繁盛，  
牠們的嗡嗡朗吟，  
如同轟隆和鳴的鐘聲。

「對呀！

這便是你的神父的生活，  
你誇大狂者喲！  
這便是你的甘甜的水菓！



你曾經以這叫囂，

並和我們爭論。

你這該死的；

你以為你的鬍子如同火鏟，

所以你是這樣的聰明？

如果是這樣，

那末我告訴你，

山羊在伊甸園中，

也有着這樣的鬍子，

牠從始祖亞當

直到我們現在的時候，

究竟還是最大的蠢物！」



這個被責備者默默無聲，

因為恐怕又被飽打一頓；

假使不是神父

悲沉地轉過臉來，

從路邊的矮牆上，

望着他們，

真的！他必會又被飽打一頓！



## 二 村社

農民們都不喜歡春天多雨，

農民最需要晴朗和早春的天氣。

這一年雖然風狂如虎，

祇是太陽的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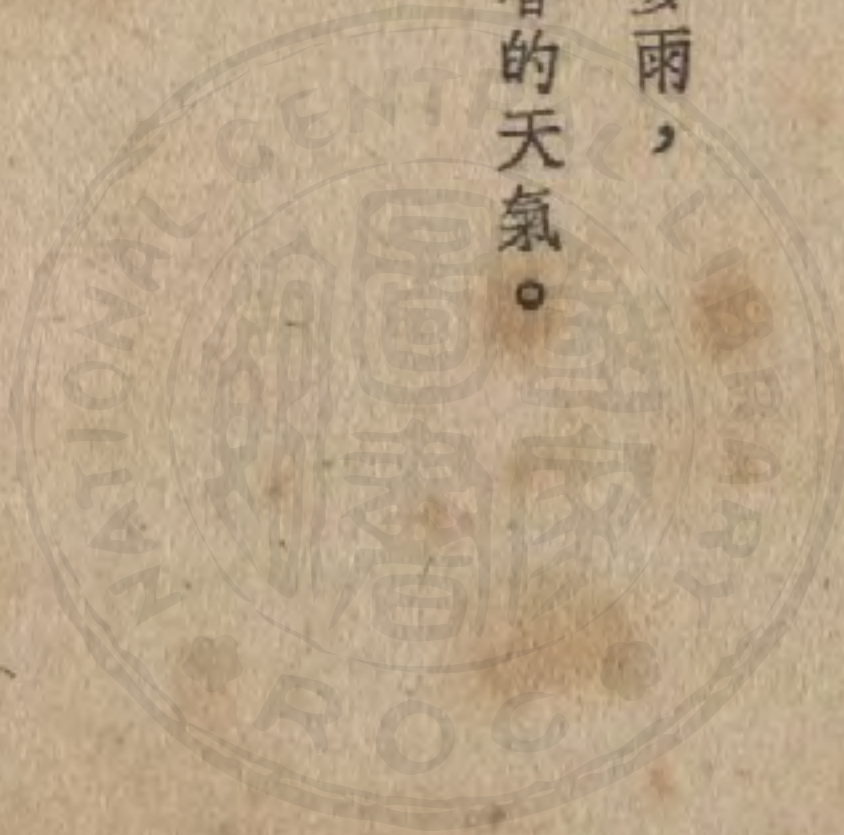
不足以使大地歡愉。

濃雲密佈，

大雨如注，

如同母牛的肥滿的兩乳。

冰雪已經化盡，



但一望平地，

不見一匹草，

不見一匹小小的綠葉，

大地沒有穿上

光耀碧綠的新衣；

祇是在黯灰的天宇下

悲鬱和赤裸地偃臥，

如同一具沒有衣衾的屍體。

人們可憐了農民，

但更可憐的乃是他的牛：

當牠們吃完了冬天留下的芻料，

主人們將牠們驅策到荒郊。



除了不毛的黑土，

牠們有甚麼東西可以食飽？

並且天氣也是陰晴不定，

直到將近聖尼古拉節，

可憐的牛畜

纔開始嚼食了新出的青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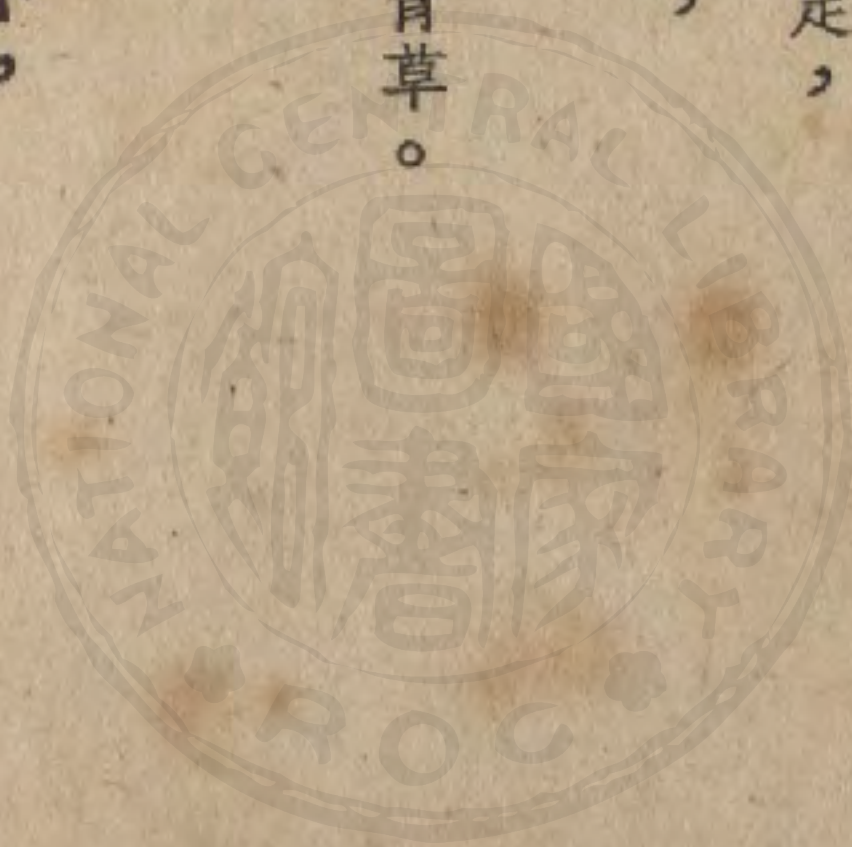
這天正是大熱天，

農民們行走在白楊樹下，

他們互相談說：

「我們過了一村又一村，

兩個鄉村都不見有人。





今天正是節日，  
他們都到那裏去了？

所有這村子裏的人民？」

他們又到了一個大村子，

街上都沒有人，

除了幾個年幼的孩子們。

屋子裏也祇是

最年老的老婦人。

門柵都有掛鉤掛着，

這掛鉤便是一隻忠實而又不眠的警犬，

牠不鳴吠，也不咬人，



但無人敢向着門內偷進。

他們通過了這鄉村，

又看見波平如鏡的水池，

周圍鑲着碧綠的堤埂。

水面上有着各種的昆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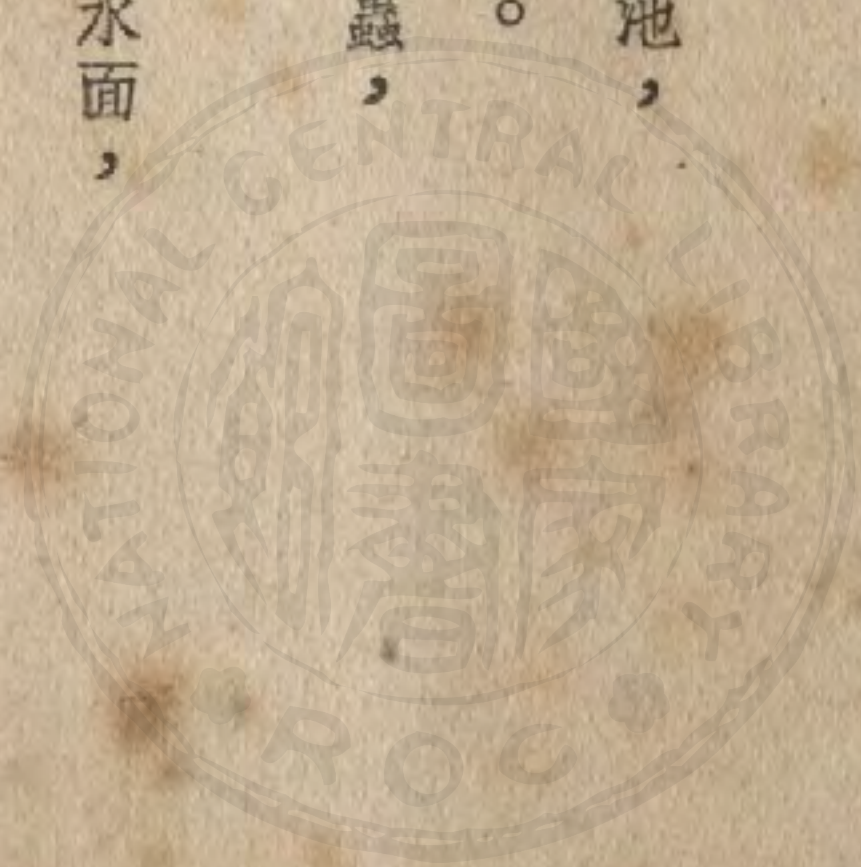
又有紫燕飛翔，

水馬兒快速地滑行在水面，

就如同行走在陸上。

岸上喇叭花叢中，

則有着村雞的叫唱。



靠近則是一隻樹幹作成的小船，

坐着神父的肥胖的女兒，

手中持着一隻小甲蟲。

她的樣子像一座草堆，

散着頭髮也不出聲，

裙子捲起在她的周圍。

船上，在她的旁邊，

一隻母鴨和一隻小鴨

也正在熟睡。

但是聽哪；

水中有一匹馬在嘶叫；



農人們都吃一驚，

一齊轉過頭來了。

看見池水中

兩個頭顱在移動：

一是黑色而捲髮的農人的頭顱

一隻耳還帶着耳環，

耳環在陽光中閃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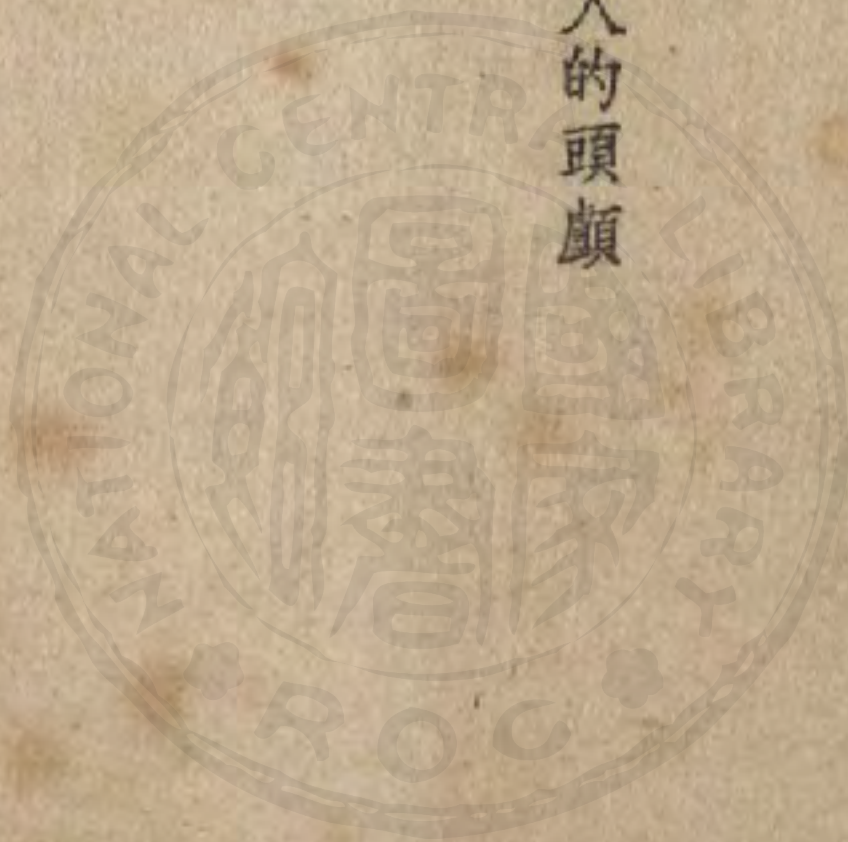
一是馬頭，

帶着幾尺長的韁繩，

一端緊緊咬在農人的嘴裏。

農人在游泳，

馬也在游泳；



馬在嘶叫，

人也在嘶叫；

他們合奏出一種絕佳的音調！

這時小船上的女人，

還有小船上的鴨子

都被顛簸和震蕩了。

人馬喘呼着走出了水池，

農人身體裸露，面目黧黑，

點點的水珠，

正從他們的身上不住地下滴。



「說說罷！你們村子的人民都到那裏去了？」

怎麼處處都這麼沉寂？」

「他們都到康士敏斯基去，

那裏有着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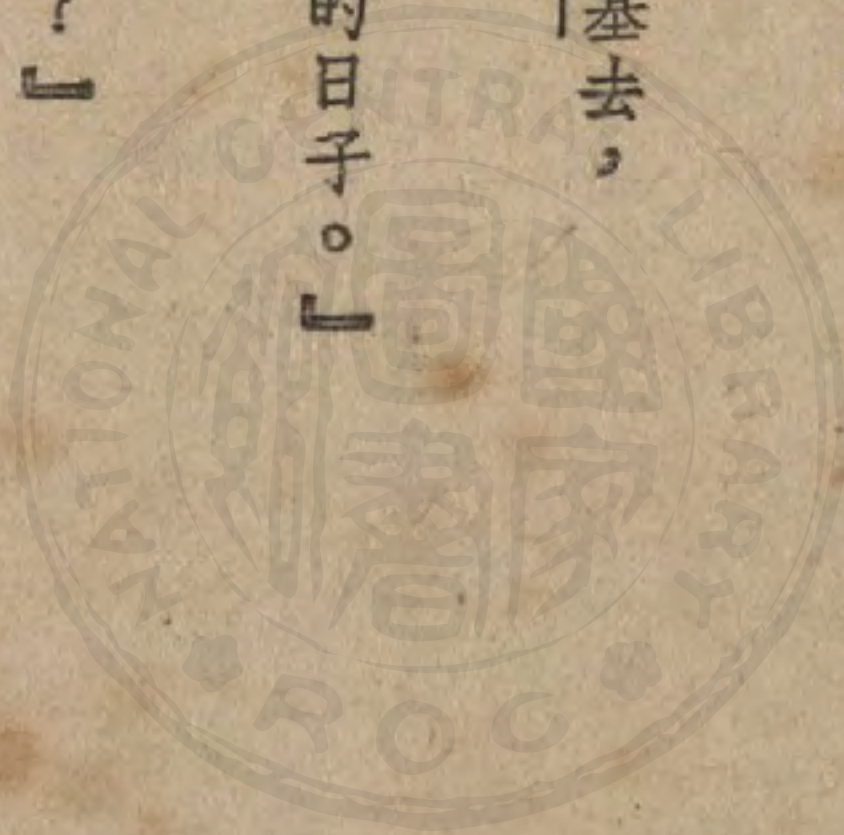
因為今天是一個廟會的日子。」

「康士敏斯基有多遠？」

「我想大約有三里。」

「我們就到康士敏斯基去！」

農人們都這麼決定，



每個人也在想着：

『或者會在那裏，

我們覓到了快樂而自由的人。』

康士敏斯基是富庶而商業繁盛的村落，  
但卻可怕的污穢。

它建立在一座山旁

順着狹谷下去，

又循着狹谷向上，

所以它不能不受納了

高地的泥水和土壤。

它最可誇耀的是兩個教堂：



一個是異教的，

一個是正教的。

有一間房子

門口寫着：『學校重地』，

但卻沒有人，

荒廢而空虛。

附近則是剃頭鋪，

僅有一面窗戶的屋子，

高掛着一塊招牌：

『剃頭和放血』。

也有別的一間小屋，

招牌上畫着這樣的畫圖：





一個僮官，

端着一些大肚子的小酒杯，

一個大嘴的茶壺，

原來那意思畫的是一隻肥鵝，

周圍則是幾隻小鵝雛。

就在這個村中，

也有着——排一排的小舖。

農人們一直走到市場上，

在那裏看見了擁擠的人民，

和堆積着的各種貨品。

但是——多奇特喲！



那裏沒有迎神的行列，

人們都脫帽

光着頭站着，

就好像在神像的面前。

看哪！農民們所有的帽子

如何地被人沒收了！

路旁搭着的帳幕，

專賣飲食和燒酒；

裏面顧客擁擠着，

雖說每家都有四五個年青伶俐的僮官，

● 俄國的節日，農人們常典當了衣物帽子之類以圖一醉



也還是招待不週。

看哪！農民們如何伸着手，

捧着他們的帽子，汗褂和外套！

啊！你焦渴的俄羅斯哟！

你的焦渴是沒有盡頭，沒有邊際！

但這些農民，當他們喝得醉飽，

在這個節日之終，

他們將得到一頂新的暖帽●……

春天溫和的太陽，

● 意即溫暖的太陽。

照着酒醉而灼熱的頭顱，

照着汹涌的狂飲

照着光輝混雜的顏色。

男子們穿着棉絨的短褲，

華麗花條布的外套，

和各色的汗褂；

婦人們穿着紅衣

姑娘們的髮辮

裝飾着鮮麗的帶子。

他們都驕傲地遊走，

如同水上的天鵝。

有幾個漂亮的女人，



且有着彼得堡女人們的時髦裝飾，

寬博的圍裙如同圓桶，

你如果踐踏了她們的裙邊，

她就會掉頭咒罵，

完全如同一隻火雞！

其實可怪的乃是

你們的時髦的裝飾，

背上好像背一個漁人的籠子！

一個異教徒的婦人，

陰沉地看了看她們，



懷着惡意在偷偷地低語：

『饑荒哟！饑荒哟！』

饑荒就要臨到我們了！

新苗被淹壞，

大水也不退；

又因為婦人們多穿紅衣服，

難怪樹葉都枯焦，

年時荒旱，麥穀也不熟！』

『但是，小母親哟！』

我不明白！



爲甚麼？

穿紅衣服，就有着這樣的罪過？」

「因爲棉布是法國的，

那是狗血染成的，

現在你該明白了？」

農人們仍然留戀着市場，

然後又再前行。

就在山下，

那裏堆着些耙、犁，

菴籬和斧子，



還有各種的農具，

和作車輪緣邊所用的軟木。

啊！何等的嘈雜！

講價！賭咒！

譏嘲和笑罵！

誰能忍得住不發笑呢？

一個跛脚的農人，

在挑揀車輪木，

一塊不如意，

又挑揀另一塊，

並且用力彎曲它。







它一彈張，

吧——正擊打着他的前腦袋。

他咆哮了，咒罵着

這蠢笨的無用的木頭！

另一個人載着一車木器來，

不住地搖擺；

他用力推轉，

車軸破壞了。

他用斧頭修理它，

他望着斧頭，

責備又咒罵：

蠢材！蠢材！



你完全不是一把斧頭：

你看！你對於我

最連小的用處也沒有！

你的一生爲我服務，

你也給我以不少的侮辱！」

我們的農人們又決定：

要看看街上的鋪面，

看看小手巾和絲帶，

還有華麗的貨品。

他們走近一間靴鞋鋪，

又有着可笑的事情了：



因爲在這裏，一個年老的農民

爲着她的小外孫女

熱心地想購買

一雙羊皮小皮鞋。

他問了五次這雙皮鞋的價錢，

問了又問，

看了又看，

他看出這雙皮鞋真可愛！

『好罷！老叔！付錢罷！

不然，卽快些離開！』

掌櫃的刻薄地說了。



但是待一會，

這老人還是看了又看，

他看出這雙小皮鞋真可愛。

他又繼續着說：

「我的女兒當不責備我，

她的丈夫

我要吐他一口唾沫。

我的老婆——讓她嘮叨去罷！

我也要吐我的老婆一口唾沫。

我可憐的乃是她，

我的可憐的小外孫女。



她摟着我的脖子，

她說：「親愛的外公！

買給我一件禮物罷！」

她的小耳環輕觸着我的面頰，

她親吻了她的老達達。

你等待着罷！你的小小的赤腳，

祇一小會，

我就給你買了一雙羊皮鞋。」

隨後這個老傢伙

開始讚美和誇耀，

答應送一件禮品

給所有家中的老小。

但最後的一法繩，

他已經喝完了。

現在他再沒有臉，

同村子裏的人相見面。

『我的女兒當不責備我，

她的丈夫

我要吐他一口唾沫！

我的老婆——讓她嘮叨去罷！

我也要吐我的老婆一口唾沫。

我可憐的乃是她——

我的可憐的小外孫女兒哟！』

於是又開始述說着：



他的可憐的小外孫女兒的故事。

他被人斥逐。

一羣人圍攏來，

看着他的悲愁，

並不嘲笑，

祇是苦惱。

假使他們能幫助他，

用勞力用麵包都可以，

但金錢究竟是金錢，

誰能有多餘的一角錢！

隨後來了一個

帕屋羅撒·瓦林哥



他的綽號叫『先生』

（他的先世，出身，職業，

他們都不知道，

但卻叫他爲『巴林●』）

他快樂地聽着

一切的言語和歡笑；

他穿着農民的衣服

大皮鞋和粗布外套。

他如同別人一樣，

唱着俄國的民歌，

● Barin 卽老爺之意，乃舊俄時代農人對於地主貴族的稱

呼。





常常在酒舖和小館子裏  
被人碰到。

現在他幫助了這老傢伙，

爲他購買了皮鞋

帶回家送給他的小外孫。

這老人踉蹌地跑開，

緊緊地抱持着小皮鞋，

忘記了向他感謝

快樂已經使他忘記了一切。

圍着的人也快樂了，

也好像他們每人都得了一盧布。



其次，農人們又遊逛了

書攤和畫床。

小販子正兜買小畫片

和書籍，

裝在小筐裏，

在路邊出賣。

『這是將軍！你買罷！』

商人說。

『好罷！給我一些將軍，



但看看——憑良心說——  
讓它們真像將軍一樣，  
肥胖而凶猛。」

「你的思想真有趣呢！」

商人微笑着說：

「關於樣子，

這是不成問題的。」

「怎麼？」

你想騙我麼？

拿開這些廢物！



你狡詐的騙子啲！

你以為農民們看了那就知道這了麼？

難看樣子的祇有專家纔能販賣，

還是給我些肥胖而凶猛的。」

「你不用官僚麼？」

「官僚麼？滾他們的蛋！」

但是他們終於買一張官僚，

因為那價錢廉。

一個總長，

肚子如同大圓桶，

上面掛着十七枚勳章。

這商人十分慇懃，

誇示並且讚美，

不休息，也不疲倦，

他是從莫斯科來的第一流的賊，

他賣給他們

關於布魯卡爾的畫片一百張，

關於法王弗德義

和大盜斯披哥<sup>●</sup>的畫片許多張；

也賣了一本巴來克里<sup>●</sup>的俗語集，

●● Sipko, Balakireff 俄國人民所熟知的傳說中的人

物。

還有一本『英國米羅』。

這些書放在小販子的小筐裏，

這些畫片將走遍全俄國，

直到它休息在農民的牆壁上，

但天知道那是爲甚麼！

啊！這時代很快地來到罷！

這時農民們都能鑑別了

一切的書，

鑑別了一切的畫；

從市場購買的

不是布魯卜爾的畫片，



不是愚蠢的『米羅』

而是俄國的培林斯基<sup>①</sup>和戈果爾<sup>②</sup>。

啊！說罷！俄羅斯的人民們！

你們聽過這些名字了麼？

他們是偉大的。

他們生來就是你們的朋友，

他們愛護你們，

爲你們而奮關。

① Belinsky 俄文學批評家，曾領導了自由思想及許多社會改革運動。

② Gogol 俄國劇曲作家及小說家，著巡按及死靈魂最有名。



你應該拿來掛在牆壁上的，  
正是他們的小小的像片喲！

「我已走到了天上，

但我覓不到門堂！」

一個暴躁的人忽然叫起來。

「你要覓什麼門堂呢？漢子！」

「兄弟們！我尋覓耍傀儡戲呀！」

「我指給你到那門堂的路！」

傀儡戲也引誘了

我們的旅行的農人們；



他們都去看戲去。

一齣滑稽戲演出來了，

一匹山羊扮作打鼓匠；

真的，音樂也奏起來了——

並沒有一定的節奏。

這戲劇並不深奧，

但也並不無意——

一顆子彈恰恰射中了

可惡的警察的一隻眼。

幕中充滿了人，

觀眾都在嗑瓜子，

也在作手勢。



看哪——那裏還有老燒酒！

一面看戲，也一面喝酒。

十分快樂，

面上滿是歡愉的顏色。

也時時夾混着彼特金<sup>●</sup>的話，

說些最警策的滑稽語。

那是你絕不能說出的，

即使你是那樣的

慘淡經營……



● 彼特金 (Peterkin) 乃傀儡戲中，插科打諢的丑角的名

字。

喜劇終止了，

有些人常常擁擠到看台上，

歡呼，詢問，致禮——

對於所有的表演者。

「好！伙計！現在怎樣？

你們從那兒來的？」

「從前，我們是佃奴，

僅僅演唱，為地主。」

現在我們已是自由民，

● 舊俄時代，每個大地主多有着自己所私養的樂隊。



誰接待我們，誰就是我們的主人！」

「好說！兄弟們！

你們很久很久，

祇是使貴人們娛樂；

現在你們卻爲着農民

演劇和唱歌。

這裏！僮官！裝酒來！

甜酒，熱茶，還要冰糖水，

最好快着些！」



於是酒泉涵湧，

流向他們來；

他們接待這些音樂家

比他們從前的地主更熱誠。

看哪！那不是地動山搖！

那不是旋風震撼，——

那是叫呼和歌唱，

那是咒罵和打架，

那是醉倒和親吻，——

啊！那是所有農人們的歡暢的狂飲！

在農人們看來，

好像整個的鄉村

都圍繞他們眩暈！



甚至那也舞起來了，

那教堂和教堂的崇高的圓頂！

在這種狀態之中，

一個悲愁的人，

差不多如同一個

剝去衣服的人一樣的寒蠢。……

農人們橫過了這市場，

並離去了這喧鬧的鄉村，

這時，日落西山，天色已漸漸黃昏。



### 三 狂飲之夜

這村子如同俄國的許多鄉村一樣，

風車或小酒舖無數，

倉房無數。

在村子以外，

則是鑲着狹小鐵窗的

木質的建築①。

還有一帶廣闊的沙土的馬路，

和蕭蕭的白楊，

① 流放西伯利亞的囚犯過路時臨時囚禁的地方。

陪襯着這猙獰的監獄。

星期中的每天

這裏陰沉而寂靜，

但現在正相反，

所有的小道，

所有的大路，

耳目所及的地方，

都爬行着，踉蹌着，

驅着車，偃臥着

無數酣醉的酒徒。

空中充滿了他們的叫嘯和狂呼。





車輪子軋軋地響了，

如同割斷了的牛頭一樣，

酒醉熟睡了的農民們

都顛簸着，搖擺着

他們的軟軟低垂的頭顱。

他們躺在各處

好像被敵人的伏兵

射殺了的屍體。

大夜是沉靜的，

月亮行走在天上，

上帝開始在藍絨的青空



寫出了金色的字跡；

那是智人和愚人都看不懂的

神秘的言語。

馬路上的羣衆喻嚷，

正如蜜蜂的偉大蜂房；

人民的高聲叫嘯

如同波濤汹涌的廣闊的海洋。

『我們給他一塊錢，

那個書記，

他給我們一張寫就的呈子，



呈遞給省長。」

「唏！小心你的車！

看看你的穀子啲！」

「你到那兒去，

娥姪娜斯加？

等等，我又弄些餅乾來了。

姑娘！你好像黑色的大跳蚤，

你剛剛吃飽，

人還沒有捉着你，

你又跳開了！」



「那是官樣文章，

那種沙皇的高貴的憲章，

不是爲我們而寫的呀！」

「人們！閃開！」

一個稅吏，

闖進他們中間，

外套上懸掛着銅牌，

沿途叮噹地響着。

「天爺爺喲！帕露沙！」



千萬別到彼得堡去！

我知道那裏的士紳：

在白天你是處女，

在夜間你是女主人。

呸！那叫做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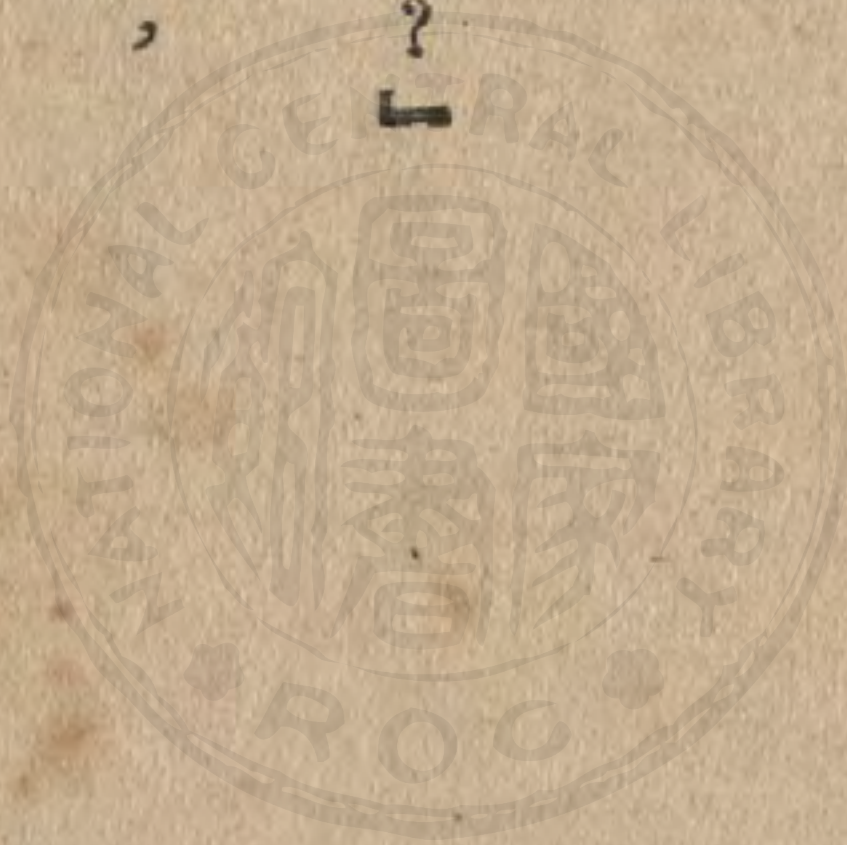
『現在你跑到那裏去？』

神父大聲地叫喚着

正在奔跑的巴屋魯沙，

那個鄉村的警察。

『一樁變故發生了，



那裏去看罷！

一個人已經殺死了！』

『上帝喲！饒恕我們的罪過罷！』

『丹斯加喲！你如何地黃瘦了呀！』

『紡車的紡錘，

以轉動而肥胖；

我作工越苦，

我越失去了健康。』

「喂！你笨傢伙！

來這裏，並且愛我！

我這污穢的，披髮的，

酒醉的老婦人，

這污……，污濁的老婦人喲！」

我們的農人們看了這，

仍然前進。

他們看見在他們的前面

一個溫和的人，

忙迫着在路上掘坑。

「你做甚麼？」



『我要掘一座墳，  
埋葬了我自己的母親！』

『傻子喲！你母親在那裏？

你將你的新外套埋下了！

快到水溝裏，

將頭浸入，

涼涼你的腦袋去！』

『讓我們試試誰有勁？』

兩個農民盤着腿，

脚勾着脚，





紐緊而且用勁，  
互相扯拉

好像一根木頭連結了他們。

但這還不夠使他們高興，

『讓我們試試我們的鬍子罷！』

於是每人揪着彼此的鬍子，

用力地扯着！

面紅，筋脹，

喘汗，絞紐，

但還是扯着扯着！

『夠了！你們瘋人們喲！……』

冷水也不能使他們分開！



在他們附近的河溝上，

兩個女人在爭論：

一個女人高叫——

『現在回家去

家裏甚於最壞的牢獄！』

別一個說：

『你說大話！

告訴你罷！

我家裏比你的家更不如。

一個女婿毆打我，

打斷我的一根肋巴骨；



第二個女婿

偷去了我的一大捆棉絮，

棉絮不要緊，

最要緊的：

棉絮裏面藏着一枚銀盧布。

最小的一個女婿，

總是拔出刀子來，

真的，總有一天，他會殺死我！」

『夠了！夠了！親愛的！

現在，請你別生氣！』

這聲音從不遠的一座小山上傳過來。

『來罷！我沒有甚麼對不起你！』

這是一個放肆的夜；

左左右右凡眼睛所看到的地方

都可以看見遊蕩的男女！

好像樹林最使他們歡喜，

他們都走向樹林去——

那以夜鶯的歌聲而微顫着的樹林。

最後大路上也橫橫豎豎地，

躺着，爬行着搖擺着一些人，

如同無數的屍體。

因爲在俄國的節日，  
每說一句話總是不能不發誓。

所以在小酒館附近

更十分地喧鬧。

有些車輪糾絆着了，

驚怖的馬在奔馳。

那裏，小孩子們在哭喊，

這裏悲愁的女人和母親

在焦心地等待。

但要使農民不飲酒

這會是不可能的麼？



就在電桿旁邊，

農人們又聽到他們所熟識的聲音了；

他們看那裏站着他們的先生，

（那個幫助了老頭兒

買一雙皮鞋給他的外孫女兒的巴林。）

他和人們談話，

所有農人們都開懷暢談；

假使歌謠能夠使他歡喜

他們總是唱了又唱；

『先生喲！將這些歌詞寫下來罷！』

假使有些俗語能夠感動他，

『將這些俗語都記下來罷！』

當他記下了很多，

他安靜地說：

「農人們是聰穎的，

祇是有一事最愚蠢，

他們飲酒，直到他們無力；

並且酩酊地躺着。

看了這，使人痛苦呢！」

他們沉默地聽着。

這先生又開始

寫下一些東西

在他的小小的筆記本裏。



但忽然一個矮小的酒醉的農民

先前他俯臥着，

看着他說話，

現在卻跳起來，

奪去了他手中的鉛筆：

「等等！等等！」這個傢伙叫起來。

「停止了你的書寫，

你對於可憐的農民

全無心肝，也不公平。

說罷！甚麼是你的痛苦？

正當農人心裏得到快活的時候？

我們苦苦地作工，



更十倍於我們苦苦地飲酒。

我們之中有酒徒，

但我們之中

更多的人，

胸中充滿了悲愁。

去罷！

攜帶着滿滿的一桶酒，

通過了鄉村，

走到這家那家的茅舍，

他們都歡樂地飲了你的酒。

但走到第三家，

你將看出他們全不沾唇！



一家有酒飲，

別家無可飲，

無可飲——但他們受苦

也如同那些酒醉的人們！

他們無論是智是愚，

都沒有迷失了本性。

看罷！何等的不幸！

農人們的不幸，

辛勞和愁苦

吞食了整個的家庭。

請說罷！他會否看見過？

當俄國的鄉村有收成



那些人民都在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都在小酒館裏作工麼？

我們的田地是廣闊的

但收成太沒有定準。

誰在春時強劫了他們，

誰在秋時又剝奪了他們？

你曾經在夜晚，

在工作休歇的時候，

看見農民了麼？

他們在草地上，

將莊稼堆得如同山高，

他們卻飲食一粒豆！



唉！你全能的怪物啊！

你山岳的建築者！

我祇用一根羽毛

就可以將你們打倒！

「農人的飲食是甘美的，

但胃腑並不是鏡子。

所以我們並不看着我們的飲食而啜泣。

我們獨隻手工作，

但工作完了

卻有三隻手期待着劫奪<sup>①</sup>。



① 指稅吏，地主和僧侶。

也有第四者

他飲食如同一種韃靼人，

連一匹葉子也不剩①。

祇有在別的天，

從莫斯科來了一個卑鄙的小傢伙

如同你一樣，

緊跟在我們的背後。

「啊！請唱民歌給他聽。」

還有「告訴他一些格言，

一些謎語和一些歌謠。」

別的人又來了，

① 指火災。

對我們擺出了他們的訊問：

他們工作多少？

我們飲食在肚子裏的有多少？

在他的五個手指上

計算了所有的活在這村子裏面的人民。

但他並不問：

烈火猛風吞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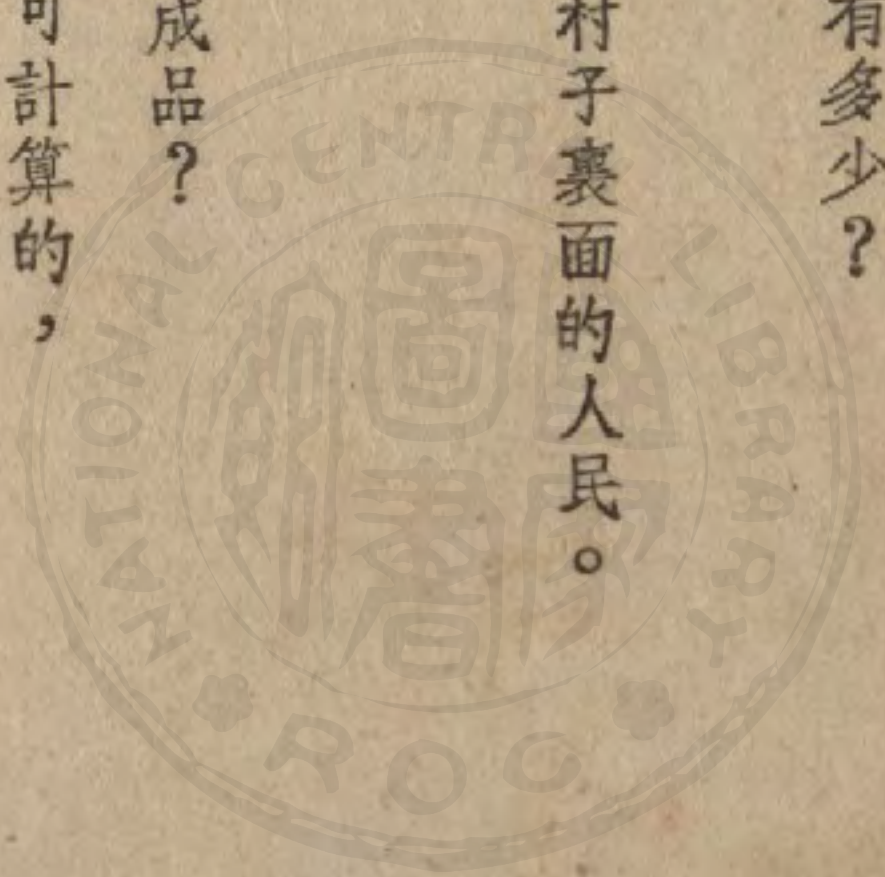
多少農人苦苦工作的成品？

固然我們的飲酒是無可計算的，

但看看我們的苦辛……

難道那是可計算的麼？

我們的焦慮和我們的不幸



也是可計算的麼？

『燒酒使我們顛倒

但，我們的苦辛，

我們的憂患，

不也是使我們顛倒麼？

農人並不懷怨

他的每一件重負；

他承受了，

並掙扎着去擔負。

農人並不畏縮

他的致命的苦辛；



也並不懼怕

他的健康受損。

那末，他爲什麼要計算到

每碗燒酒？

也爲甚麼要懼怕

那種嗜好

會使他醉倒或顛覆？

你說看着他們的醉倒

是很苦痛的麼？——

那末到泥塘中去，

你可以看見農人怎樣

用死力拖拽着莊稼，





爬行蹣跚，

在沒有乘騎，

在沒有一個空手的人

所敢冒險走過的地方。

你可以看見

怎樣你所謂放蕩農民的勞動軍

在危難中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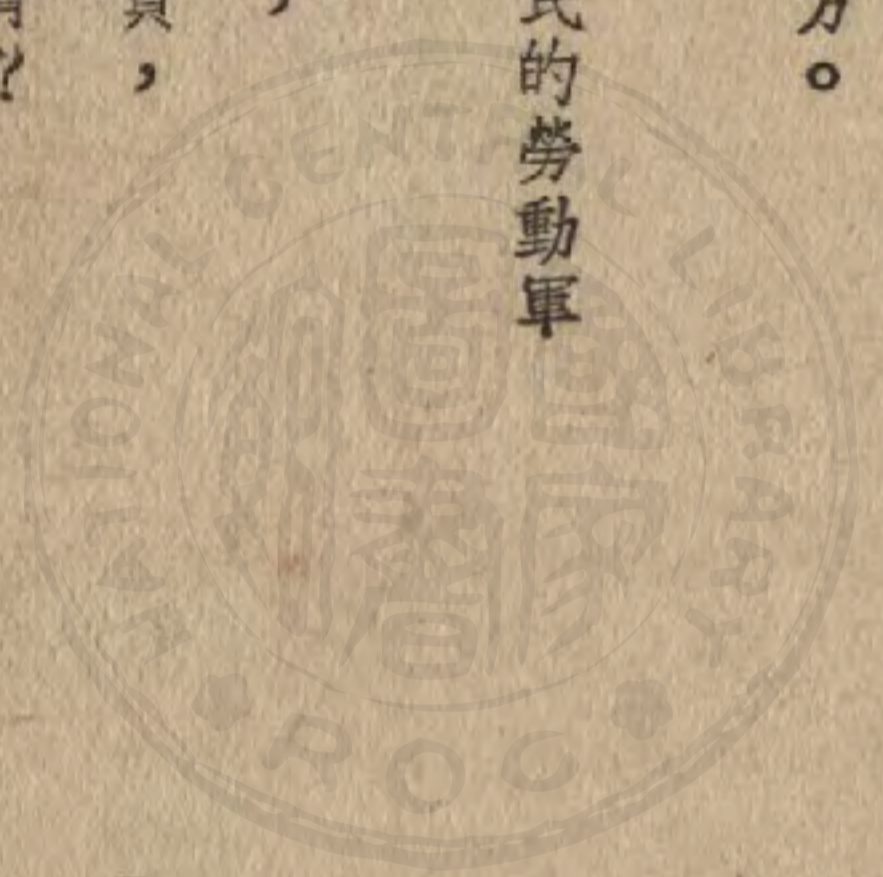
在天涯地角上種植，

在泥濘中拖拽或背負，

差不多要折斷了脊骨？

太陽焦燒着他們的腦袋，

他們流汗，



泥土遮蓋到他們的眉頭。

他們的四肢

爲蘆葦和荆棘

刺破和出血！

「這些圖畫都使你喜歡麼？」

你以爲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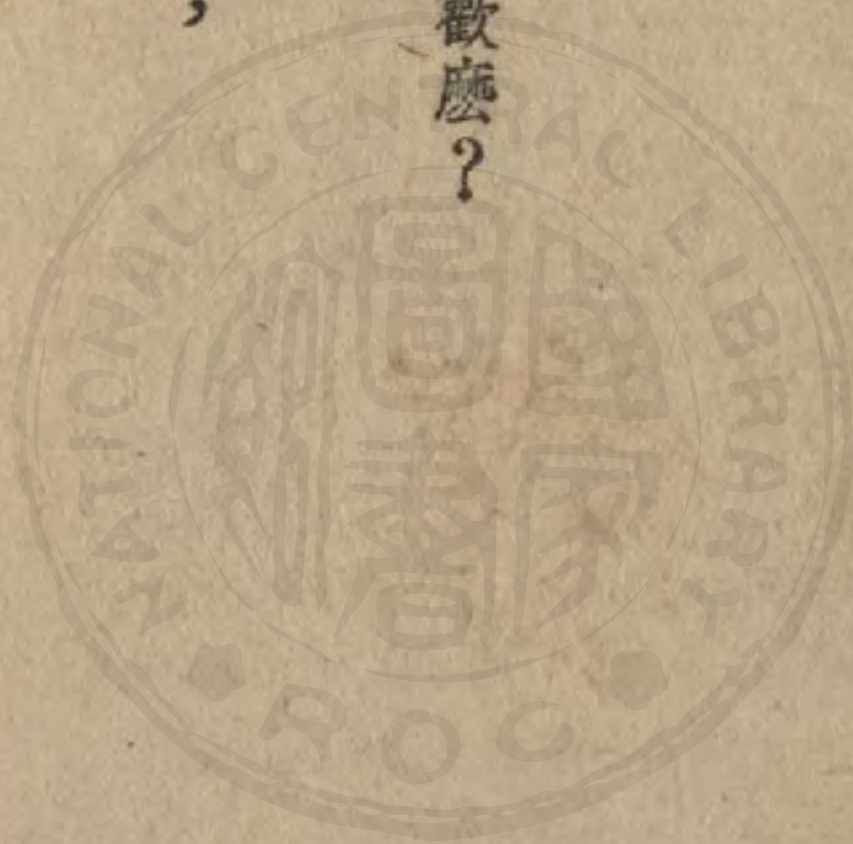
至少你的痛苦賢明些，

請對於一個農民，

別使用了紳士的判斷。

我們不是白手和細緻皮膚的生物，

我們乃是粗率而野蠻的人們，



無論在工作，在遊戲的時候。

「每個農民的心情，

漆黑如同濃雲。

心的雷霆當轟震，

血的雨滴也沸騰。

但一杯到肚，——

一切都消停。

農人的靈魂，

慈愛而微笑，

但別使那傷害了你！

看看周圍，並且快樂罷！



啊！伙伴們！啊！姑娘們哟！

你們都知道怎樣跳舞！

他們的骨頭破折，

他們的四肢倦怠，

但少年人的快樂和勇敢，

並不缺乏，

那仍然活在他們的心裏！」

這個農人站在一座小山頂

顛着腳，

停一會，

快活的望着這節日的羣衆，



他粗暴的向他們狂吼。——

「啊！你們農民的王國哟！」

你們光頭和狂飲者哟！

更狂飲！更喧嘩！」

「來這裏！老叔！你叫甚麼名字？」

將他寫在筆記本裏。

爲甚麼不寫呢？將他寫下罷！——

有一個赤體甲各賓的老人，

住在叫做赤足的鄉村；

他飲酒直到他發狂，

他作苦工直到他喪命。」

農人們都大笑起來，

並對這先生

告訴了這個老傢伙的歷史。

這襤褸的甲各賓老人

從前曾生活在彼得堡，

因為他與一個富翁起爭端，

想訴之於法律，

結果被押禁在監獄。

怎樣出獄以後，

一切都被剝奪了成一個光棍。

他來到他們中間，

勤苦耕田，



他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面上，

握着他的木犁<sup>①</sup>

已經三十年。

日曬雨淋，

不論何時，

工作無間。

他和木犁一塊生活，

有朝一日上帝要了他的命，

他大約纔會如同一塊黑土一樣，

從犁把上脫落。

① 木犁 (sokha)，一種原始的農具，一部分俄國農民仍

然用着這東西耕田。



『有一年，甲各賓老人

發生變故了：

他爲他的小兒子，

買得幾張小畫片，

掛在茅屋裏。

這老人的自己，

也是最喜歡圖畫的。

天不作美，

這鄉村被焚，

這老人的錢財，

一生的積蓄





（約有三十五盧布），  
全都葬在火窟裏。

他應當去顧那錢財，

但更不幸，

他想到他的畫片，

他忙着去救那畫片，

同時他的妻子也忙着救聖像。

所以這屋子被焚，

所有的盧布都熔成一堆銀，

他以十一塊盧布賣了這堆銀。

「啊！我們的甲各賓老哥哥，

你那幾張破爛畫片代價可不小！

我相信：你又將那些畫片

掛在你的新屋子裏面了。』

『我已掛着它們，——又添了幾張。』

他回答並且沉默着。

這先生看着，

觀察着甲各賓，

這耕地夫，這個『土蠶』。

他的前胸瘦削，

肚腹微凹，



好像那會被甚麼擊打。

他的口眼的周圍，

有無數的皺褶，

如同天旱時泥土的裂紋。

這先生的心裏想：

他完全像泥土一樣，

他的喉嚨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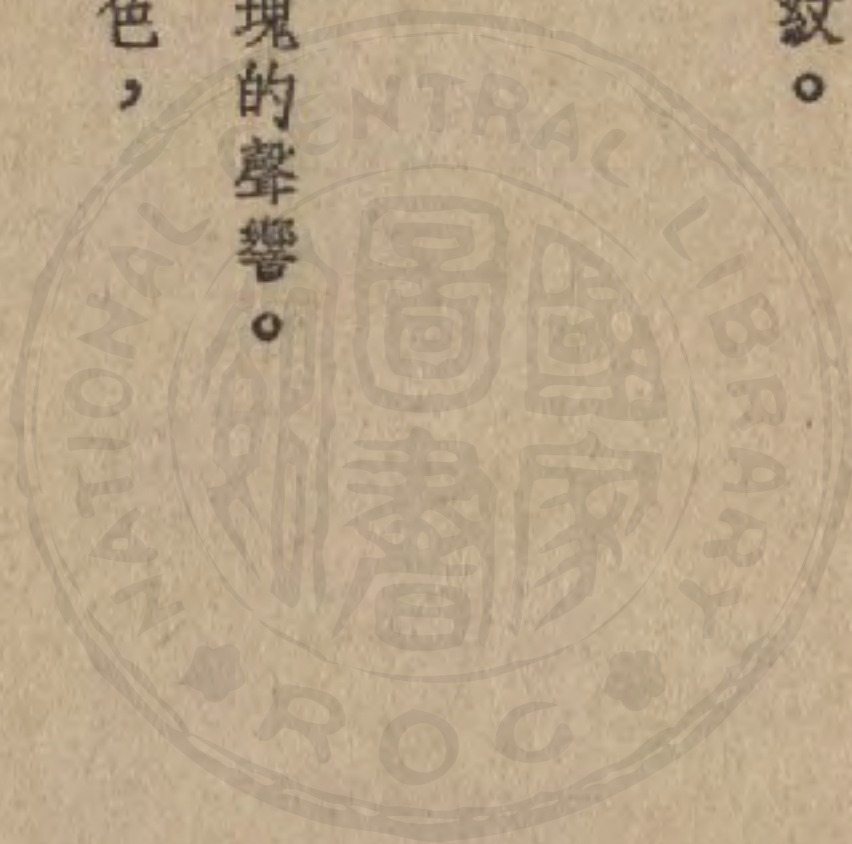
也如機黃而堅硬的土壤的聲響。

他的臉如同紫褐的磚色，

他的手黝黑而甲錯，

如同巨樹的樹枝；

他的頭髮強韌而多泥土，……



這些農人們看出了，

甲各賓老人的話

並不使這位先生發怒，

他們也在說着他的話：

「對啊！對啊！他的話是真實的！」

我們必得飲酒，

酒救濟了我們。

它使我們的感情強盛。

就因為這原故，

假使我們不飲酒，

濃黑的憂鬱會吞食了我們。

如果勞苦沒有殺死了我們，

憂愁沒有毀壞了我們，

酒醉原不能奪去了我們的靈魂！」

「正對！那不是麼？先生？」

「是呀！上帝保護我們罷！」

「先生！來罷！和我們喝酒啣！」

他們走去買燒酒，

合在一處飲。

這先生且倒了兩杯，

獻給甲各賓。

『啊！先生！』甲各賓說

『我看出你不發怒，

你有着一個賢明的小頭顱。

但爲甚麼一個賢明的頭顱，

對於農民的判斷總錯誤？

以此，豬仔

祇好將鼻管埋在垃圾堆中，

永遠也看不見天日。』

其後一種合唱的歌聲唱起來了，



和美而雄壯。

一隊少年人，

半醉了，但沒有醉倒，

踏行着前進，

全體唱着熱狂的歌聲。

他們歌唱着窩爾加，

歌唱着青年人的勇敢，

歌唱最美麗的少女們……

一種靜默散開來，

大路上一切在靜聽。

祇聽見無邊的

優美而有節奏的歌聲起伏，



如同田禾中的微浪。

農人們都感動了，

一個少婦也引起了愁思和悲涼。

她開始嗚咽地哭訴着自己的悲傷：

『我的生命，

好像在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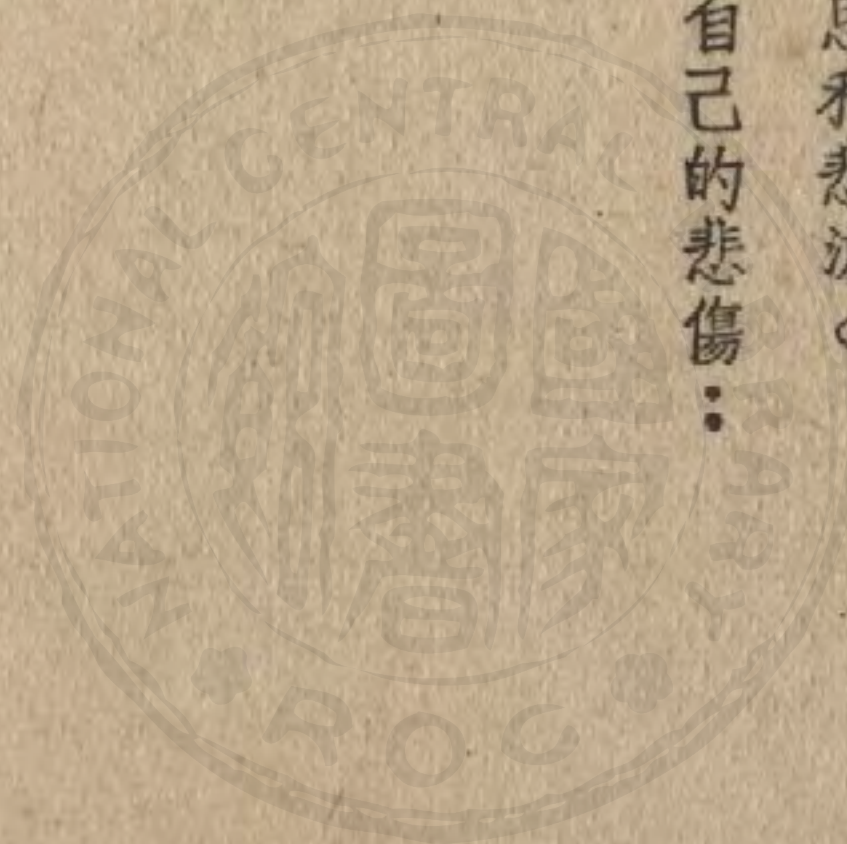
沒有了溫暖的太陽；

我的生命，

好像漆黑的夜裏，

沒有了月亮的銀光。

我啊——一個青春的婦人！





也好像臨到懸岩的戰馬，  
又好像南來的紫燕，  
破折了翅膀。

我的猜忌而年老的男人，  
正在酒醉而發出鼾聲。

即使他發出鼾聲，

他也是圓睜一隻眼睛，

總是監視着我。

我啊——一個可憐的年輕的女人！』

所以她悲泣了，

這個悲傷的少婦，



但忽然從車上跳下一個人，

『現在又到那裏去了？』他的丈夫呼叫着，  
那個猜忌的年老的男人。

恰恰如同拔起一個大蘿蔔，

他揪着這個女人的頭髮，

將她拖走了。

啊！放肆而酗酒的夜！

沒有明亮——但有星光；

沒有大熱——祇有柔和的春風微漾。

你也不拒絕我們的七個農民，

觸到了你的甜美。

他們都在思想，並渴望

他們的女人。

他們想得很對，

最妙還是一個美麗年青的女人，

伊凡叫着說：『我愛你！』

馬利斯加說：『我也愛你哟！』

伊凡說：『摟緊些！』

馬利斯加說：『親我的嘴罷！』

伊凡說：『夜氣寒冷！』

馬利斯加說：『抱着我罷！』

現在，他們正想着這樣的歌聲，  
他們決心縮短了他們的旅程。

一棵白楊樹生長在大路邊，

天知道爲甚麼這樣的寂寞又可憐。

在樹下，農民攤開寶貝的手巾，

他們都圍坐在那白手巾的面前。

「喂！法寶！

給農人們以酒以麵包！」

兩隻手從不可視見的地方伸出來，

在白手巾上放置了一罐酒，

又一大堆白麵包，

又隱隱地消失了。

農人們都興奮，

他們留下羅曼看守着酒食，

自己卻混雜在人民中間，

要勉強將快樂而自由的人發見。

因他們渴望着：

更快地轉回了家園！



#### 四 快樂的人們

我們的農人們，

混雜着快樂而喧囂的人羣，

他們要求：

『請站出來！無論誰，

祇要自己以為是最快樂的人！

假使他有了明證，

將獻給他一盞酒，

讓他盡量飽飲！』



這突梯的言語，

使嗚咽着的人也微笑了。

酒醉和聰明的人們

吐唾了這些莽撞無禮的客人！

但許多人仍然希望着

得到這不化錢的酒飲。

所以當我們的農人

轉到白楊樹那裏，

已經有一大羣人緊緊地圍繞着他們。

最先走出的

是一個被辭退了的傴僂的經管，

兩腿如同兩根火柴棍；



滿嘴說着些通俗的格言：

「快樂並不在有着寬廣的土地，

不在珍珠寶貝，

不在黃金萬鎰，

也不在富貴人們的紫貂皮。」

「那末在甚麼呢？」

「快樂在一種和平而無擾的心境，

大地主、貴人、沙皇的領土是有限的，

祇有信神的人

對於並無邊際的基督的王國有分。



溫暖的太陽下，

安適地喝了一杯酒，

我完全快樂，

不再有着別的要求！」

「但誰給你酒喝呢？」

「怎麼？不是你們麼？」

你們曾經許可我。」

「滾開！你個瘦的惡棍！」



其次一個獨眼的老女人走出來，

臉上有麻子，脊背彎曲。

她向他們鞠躬，

並說出了她的快樂：

上年的秋天，

在她的小小的地面上，

長出成千的美好的蘿蔔。

『我告訴你罷！

這樣的蘿蔔真是怪物。

這樣的味美呢！

並且祇是狹小的一塊土，

長不過六尺



寬有一丈還不足！」

他們笑了，

但沒有給她酒喝；

「去罷！媽媽！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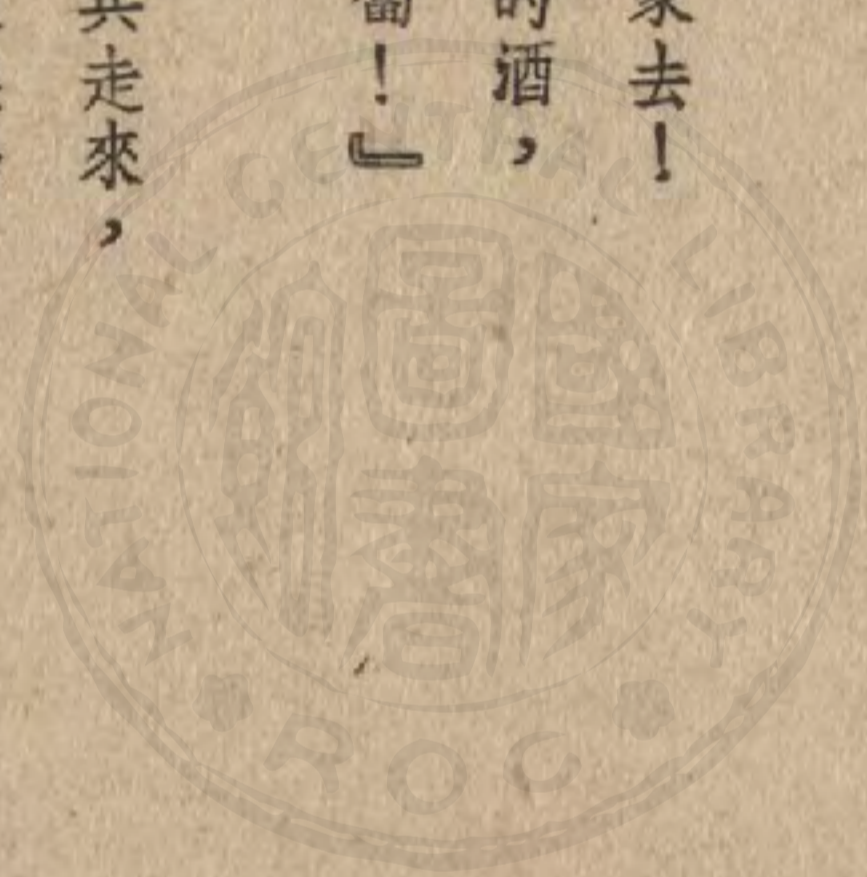
那裏你已經有充足的酒，

爲着你的寶貝的蘿蔔！」

一個帶着獎章的大兵走來，

已經十分醉了，但還焦喝，

他堅決地說：「我是快樂的喲！」



『說罷！你老傢伙，

一個兵——

他有甚麼快樂？

須留心！

別說話騙人！』

『好啊！第一，我至少打過了二十次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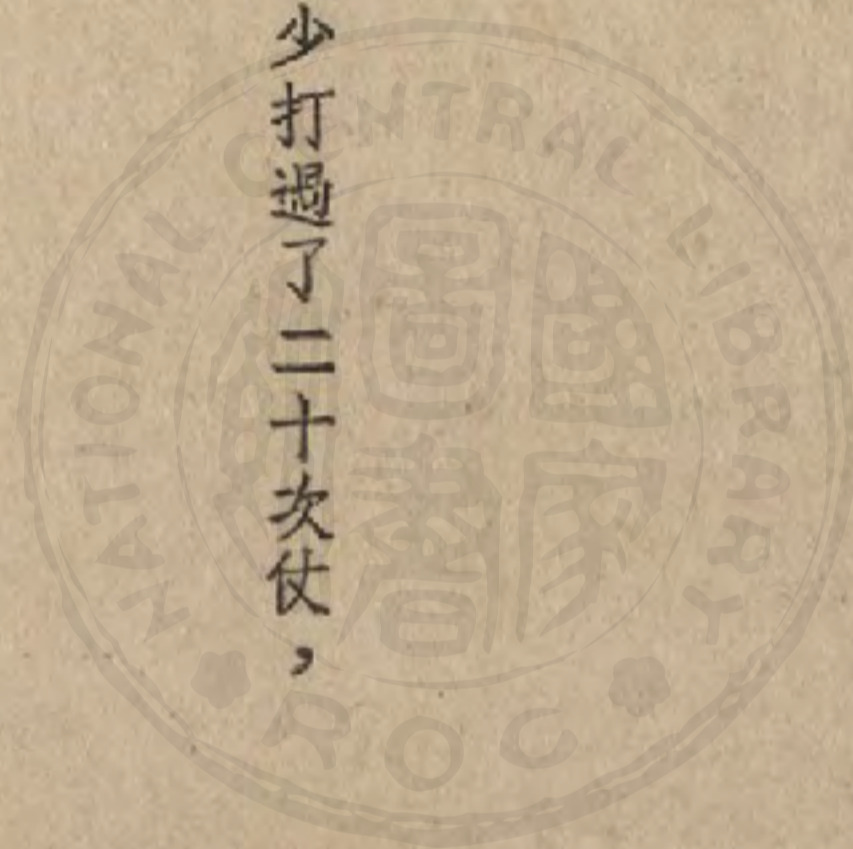
但是我還活着，

其次在平時

記住，那是更重要的！

死也沒有征服我，

雖然我總是很衰弱！



第二，雖然每一回做錯事，

人們或輕或重地鞭撻我，

但我也仍然還活着！」

「來這裏！喝罷！你當兵的

人不能反對你；

真的！你是快樂的呀！」

其次來了一個年青的石匠，

肩上扛着一柄沉重的大鐵錘；

「我和我的老婆

我們的親愛的媽媽，



我們沒有甚麼怨懟，

都十分滿足的生活。」

「怎見得你是快樂的呢？」

「快樂在這裏，」

他搖晃着大鐵錘，

如同小小的羽毛。

「天明起來，

伸直了腰，

到了午間，

我可以使一座山嶽動搖！



剛纔我還做了一整天的工，  
打下一大堆石頭，

得到我的工銀五盧布！」

波荷試試舉起了——

「那快樂！」

異常用力，並誇讚了一會，

他快活地將它放下，

並傾倒了一些酒。

「好啊，漢子！那是沉重的！」

但到了老年時，



你想想，

你也背得動這麼一柄「快樂」麼？」

「別矜誇你有大力氣！」

一個哮喘的老農人喘着氣說，

他的哮喘，半窒滯了自己的呼吸了，

（他的鼻子縮皺，

如同死人的鼻子；

目光下垂，

兩手如同鐵鏟——

僵硬，粗糙，焦瘦，

兩腿細長如同車輪骨，



完全像一個人形的大蚊子。）

『我比他，這年青的石匠

更不弱，

我也敢誇口我自己的力氣。

天爺爺哟！

那個經理！那個壞蛋！

他知道我腦筋簡單，

他獎勵我，引誘我，

因為我最年青

並歡喜了他給我的麻醉。

他說我一人的工作，

抵得四個人。



一天，我背磚，

好像有鬼，

我被他看見。

「那算甚麼！」他笑着說：

「特里封大力士真的纔背這輕的重量麼？」

「嗚！這樣年青健壯的漢子！

不害羞麼？」

我不服氣，我說：

「那末，掌櫃的！再放上些磚，

我背得動！」

差不多有半點鐘，

我站着，他累磚在我背上。

他累了又累，——那個狗雜種！

我覺得我脊骨折斷了，

但仍然支持着，

我背着那可怕的重量的，

直上最高的二層樓！

他站在旁邊看着，

他也驚訝了，

他從下面招呼我：

「好啊！我的勇敢的漢子！

你不知道你所做的奇事：

四十塊磚！特里封！

你一直背上樓上去！」



我已經知道；祇是我的心跳

如同鐵錘一樣

擊打着我的心房。

我的兩眼充血，

我的脊背也好像破裂。

我的兩腿疲憊而顫抖……

從此我即大病消瘦。

來罷！我的朋友們！給我喝酒！」

「我們爲甚麼要給你酒呢？

你所告我們的，那算是快樂麼？」



「不！還有——請聽罷！」

快樂在這裏：

我也是如同我們別的農民們

祈禱上帝允許我

死在我自己的故鄉。

當我從彼得堡歸來，

在剛纔所說的這場大病之後，

耗憊，虛弱，

一半瘋顛，一半是迷惑。

我達到了車站，

所有的車廂裏



都是害熱病的

如同我一樣的工人。

每人祇有着一個盼望，

在臨死之前，

快歸回到自己的故鄉。

這時我是快樂的，

這多的病人使車廂如同地獄，

炎熱的空氣也使人悶閉。

這裏人在呻吟，

那裏人在地上打滾

完全如同一個瘋顛的人；

在昏沉中叫喊着妻子



在謔語中哀呼着娘親。

每到了一個車站

總是從車上卸下了許多這樣的人。

我看了他們，又想着

該會輪到我了罷？

我眼睛充血，

我焦熱而顫震，

我在我的熱病的矇矓中

夢見我在殺雞，

（因我們從前本是雞販子，

我們得餵出一千隻肥雞。）

現在牠們都活現在眼前了，



這些被害的生物！

我勉強祈禱，

但無效！

你們都相信麼？

我看見所有的雞，

在悶閉的車廂裏，

都顫抖着包圍在我的周圍。

喉頭被割斷了，

漏着鮮血，但仍喔喔地啼叫。

我持着刀，我叫出：

「夠了！別再吵鬧！」

上帝很慈悲，





果然，一切聲息全邈。

我坐着努力掙扎

使我安靜。

最後天黑，旅程也終了。

上帝憐卹他的可憐的孤兒；

我爬行走到村子裏，

感謝天爺爺，

我現在又恢復了。」

「農民，那就是你所誇耀的快樂麼？」

一個有腳瘋的蹇子叫起來。



『好！兄弟們！給我酒喝。』

老天爺在上，我是快樂的喲！

我是帕里米特夫王子的佃奴的頭領，

一個富足而有權威的王子，

我的妻，更是他最寵愛的女人；

我的女兒和他的女兒

那個年青的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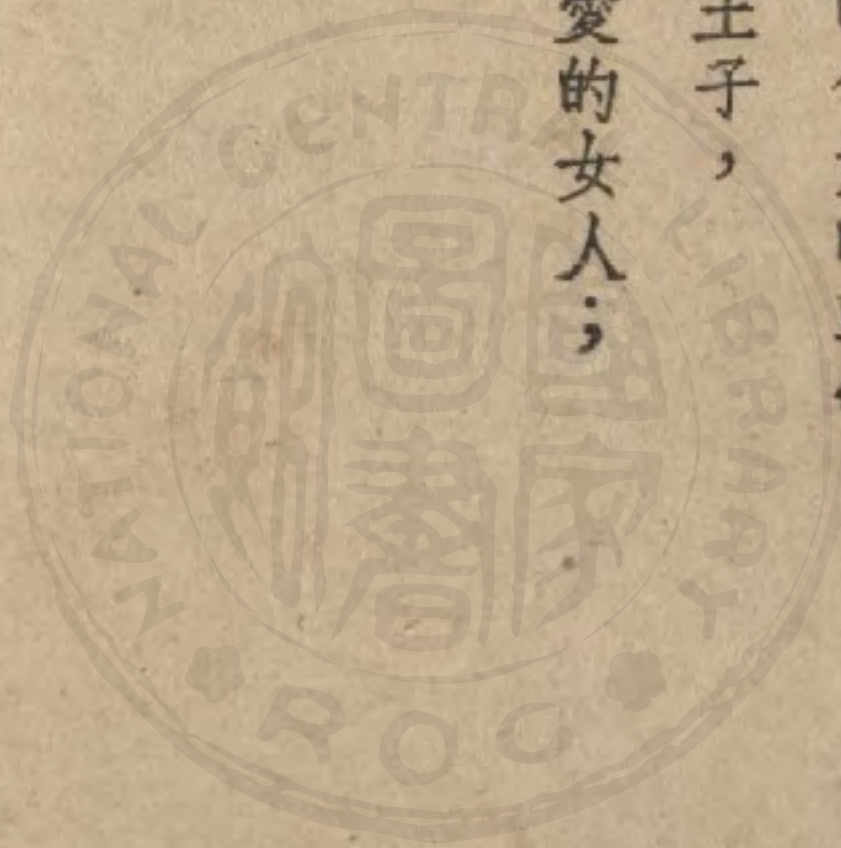
在一處學習外國語，

法語和別的國家的！

她被特許，可以坐下

不必站立，

在華貴的女主人的面前！



天啊！這多癢！」

（他低身下去，

抓抓他的害了脚瘋病的膝蓋骨。）

農人們都大聲笑起來！

「你們笑甚麼？呆子們？」

他大叫，並生氣了。

「我害病，我感謝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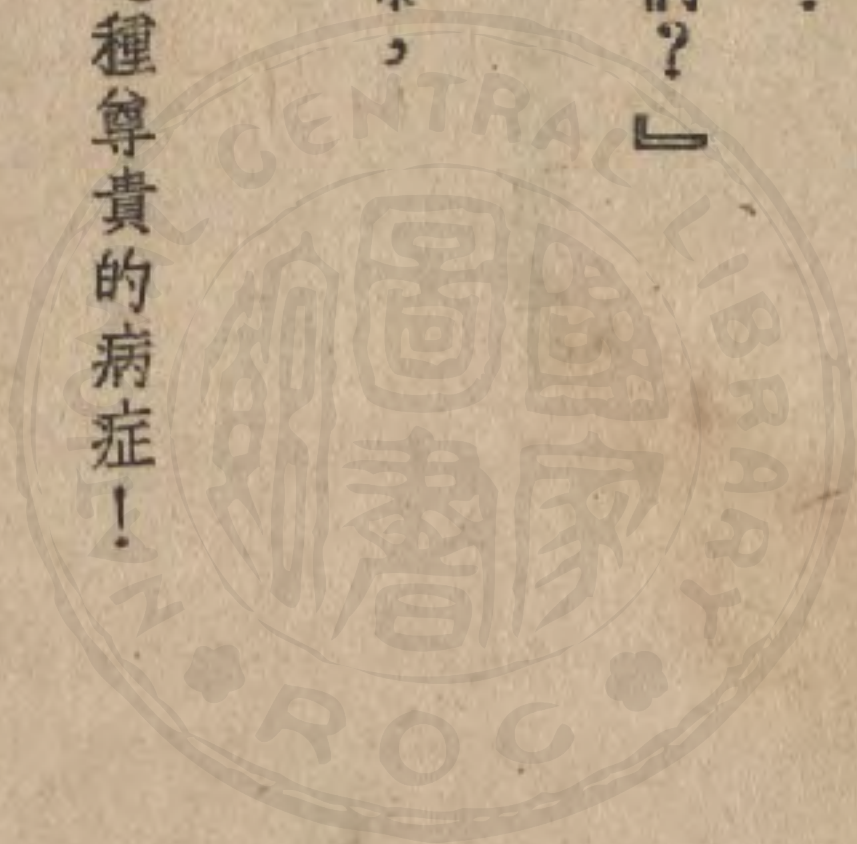
我日夜祈禱：

「上帝啊！永遠留着這種尊貴的病症！」

因為它使我高貴！」

我沒有你們那些下流的東西——

你們農人們的疾病。



我的疾病是上流的，

祇有上流人，

帝國裏面第一流的人

纔會得到這種病；

你們這些流氓！

我的這病叫做腳瘋病！

這祇有喝貝爾干地<sup>①</sup>的紅葡萄酒，

香檳酒，匈加利甜酒

喝得太多了，喝了三十年

纔會得到這種病！

① 貝爾干地 (Burgundy)，在法國中部，以出產葡萄酒

著名。

農人們哟！已經有四十年

我站在帕里米特夫王子的椅子背後，

並飲食他所剩在杯盤裏面的

最有美味的法國的冬菇

和美酒之餘瀝。

來罷！農夫們！給我喝酒呀！」

「對不起！老爺！

我們的酒，

祇是農人纔喝的白干酒！

這不適合你的飲用哟！」



一個屈背黃髮的人

偷偷地來到農人們的面前，

他是從白俄羅斯來的人，

他也盼望着能喝酒。

『唔！讓我嚐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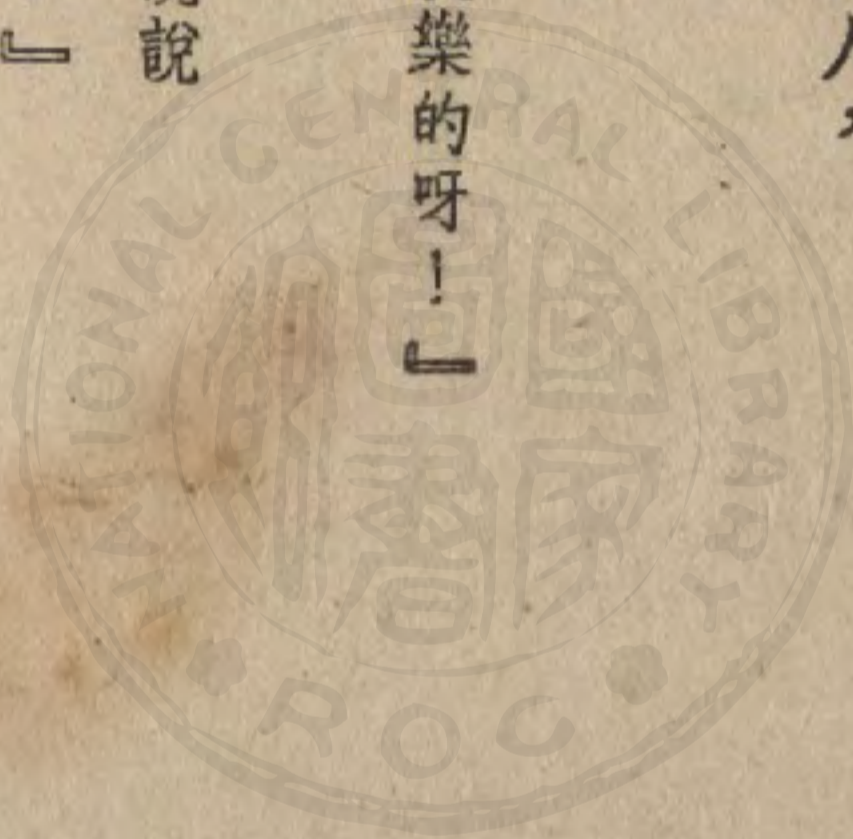
他哀求說：『我是快樂的呀！』

『但等等！你必須說說

你的快樂在甚麼上？』

『我的快樂在麵包上；

在我的故鄉，



在白俄羅斯，

那裏的麵包是稗子做的，

攆了灰沙和雜草。

明告訴你，

我常常如同生娩的婦人

肚腹紐痛

大聲叫號！

現在好了，我的天，

我在加波尼處作工

他們給我以雀麥的麵包，

這就是我的快樂了。』



一個黧黑的農人

紐歪着嘴，偏着頭，

接着說：『我是快樂的！

我是一個獵熊的人，

我的六個同伴，

皆死於熊，

但上帝保全了我。』

『看看你的左邊罷！』

他用力紐轉他的頭，

作出怪樣子，

但仍不可能！





「一個熊打歪了我的臉，  
一個凶暴的雌熊。」

「去罷！」

再覓一隻別的熊，

給牠以你的左臉，

牠將會使你的右臉還原！」

他們都笑了，

但仍給他一些酒。

有些襤褸的老乞丐，



嗅到了酒香，  
也來到農人們的面前，  
他們說他們是快樂的。

「這理由是：

我們走到了大門外，

小鋪掌櫃迎出來！

我們走到了大門內，

他們叫我們快讓開。

我們開始唱着蓮花落；

廚婦持着一把刀，

捧着麵包一大個



到了窗子上，  
預備分給我。

這時我們的歌聲更活潑，

啊！請給我們一整個！

那不能打碎，也不能割。

快快給我們！

我們更快樂！』

農人們看看酒已耗去不少了

罐子裏面差不多要空了。

他們對大眾說：



『夠了！你們的說話，  
你們襤褸而披蓆袋的，  
你們駝背和生癩瘡的，  
去罷！都回家去罷！』

從煙埋之村來的一個農人，

他叫菲多希，

坐在他們的旁邊，

他對他們說：

『良善的客人哟！

我可提出伊米爾·吉鈴，

如果他不能使你們中意，



如果他不是快樂的，

那世界上真沒有快樂的人了。」

「但伊米爾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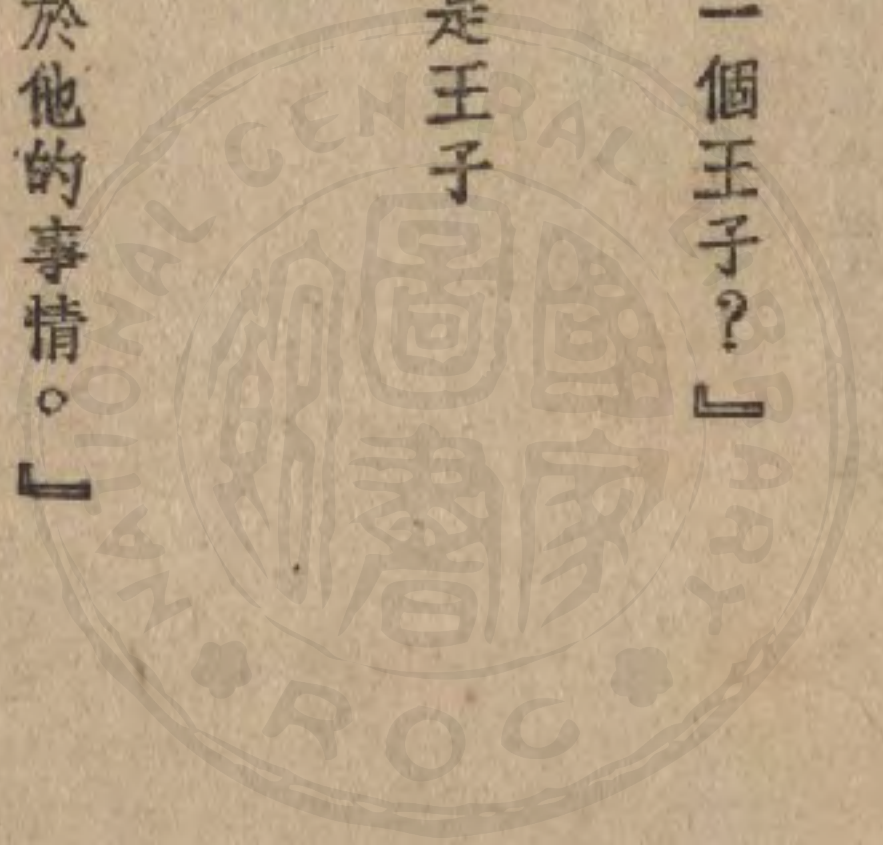
一個貴族嗎——還是一個王子？」

「也不是貴族，也不是王子

純是一個莊稼人。」

「好！和我們說說關於他的事情。」

「我告訴你：他從一個孤兒



租下了一座磨坊，

直到法庭決定了

將這座磨坊拍賣。

伊米爾和別的人們

都到了拍賣場。

小本錢的購買者

給不上價錢，都退下了；

最後剩下伊米爾一個人，

他和一個叫作耶特里考夫的富商競爭。

那個富商每次以幾法繩壓他，

伊米爾生氣了，

一次添上五盧布。

以後富商添一法繩，

伊米爾添一盧布，

自然，富商已失敗。

但忽然意外的事情又發生了：

拍賣者要求

三分之一的錢款，須現地交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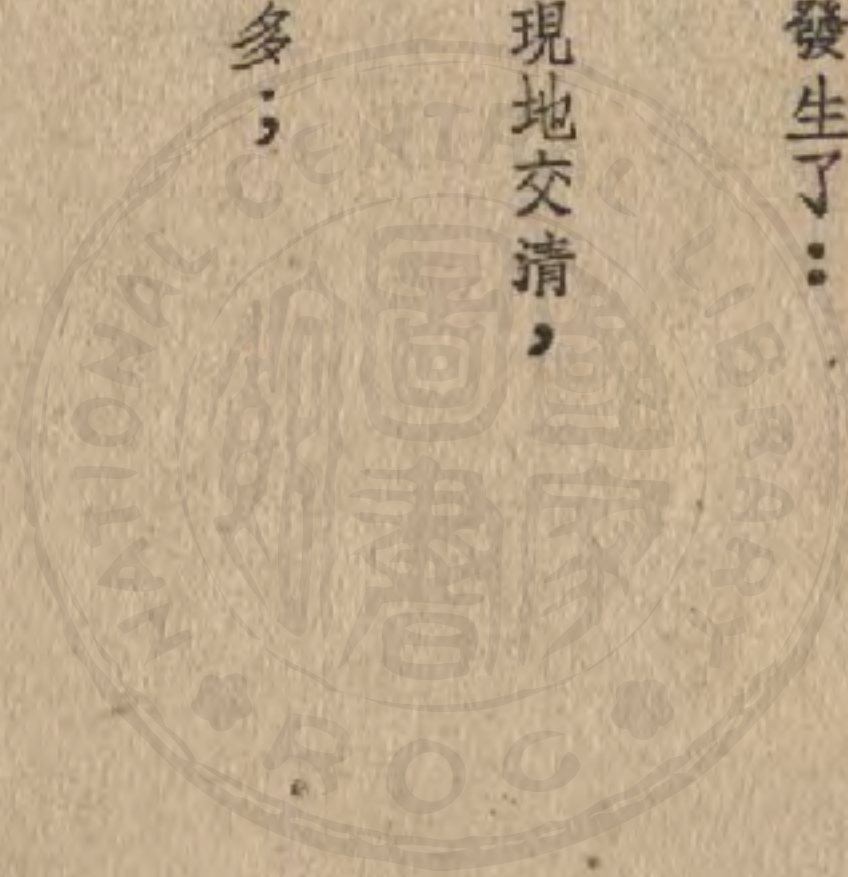
那是一千塊，

伊米爾沒有帶着這麼多；

至少是伊米爾疏忽

或者是他受騙了。

那富商得意地說：



「這磨坊還是歸我罷？」

「不能！」伊米爾說，

他對拍賣者請求：

「好先生！你能等我三十分鐘麼？」

「三十分鐘能變出錢來麼？」

「自然我得將這錢款攜來。」

「但你到甚麼地方去弄錢？」

你該不是發昏！

到了磨坊那裏路途幾十里，



再有一點鐘我們的拍賣即完畢。」

「先生！這你不用管，你們等我半點鐘麼？」

假使你願意，或者一點鐘。」

於是伊米爾跑開了，

拍賣者和富商擠眼睛，

並且咬牙齒，——這些老狐狸們！

伊米爾跑到了人民擁擠的市場上，

因為正是市集的日子，

所以他站在車頂，

在胸前畫了個十字，並向着周圍的大眾鞠躬。

他對他們叫喊：

「請安靜一會罷！」

我有一點事情求你們呀！」

市場安靜了，

他向他們說出了這故事：

因為富商很久就希望得到這磨坊，

但我並不是這樣愚拙。

我在這裏曾經問過了五次，

是不是第二天纔繳錢，

他們都回答說：「不錯。」

你們都知道，

農人們沒有特殊的理由，  
籌措錢款總是不方便，

所以我身邊自然沒有錢；

但請看：——現在他們又說：

現時交錢，

不能等待到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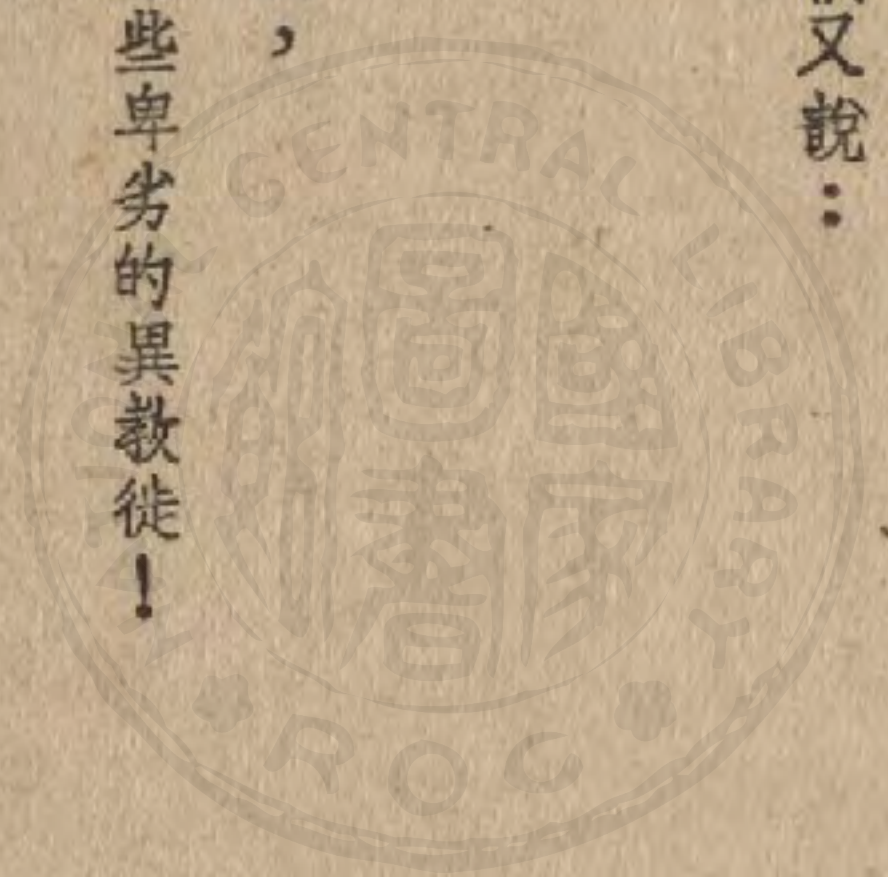
這些狡猾的人愚弄我，

並且嘲笑我，——這些卑劣的異教徒！

他們侮蔑地對我說：

「但一點鐘能有甚麼用？

你到甚麼地方去籌錢？」



他們詭詐，又有強力，

但大眾的力量纔更強啊！

商人們很富裕，

大眾纔是更富裕啊！

唷！你們想想，

比之於大眾的財富，

他的財富何足數？

大眾的財富

如同海洋中無量的遊魚；

你們一網又一網，

但遊魚的數量仍是無邊際！



現在，弟兄們！天在頭上，  
來罷！給我湊足這些錢！

下禮拜我一定都奉還，

一文不拖欠。

那磨坊是小事，

這恥辱卻不能不昭雪！

無論誰！祇要知道伊米爾！

無論誰！祇要相信伊米爾！

請給他以所能的幫助。

隨着一種奇蹟發見了：

每個農民的外套，



都從左邊掀開，

如同一陣巨風吹來！

農民們幫助伊米爾，

儘着他們所有的錢財。

伊米爾即使善書寫也記不清，

他祇能記數，

因他是這樣地忙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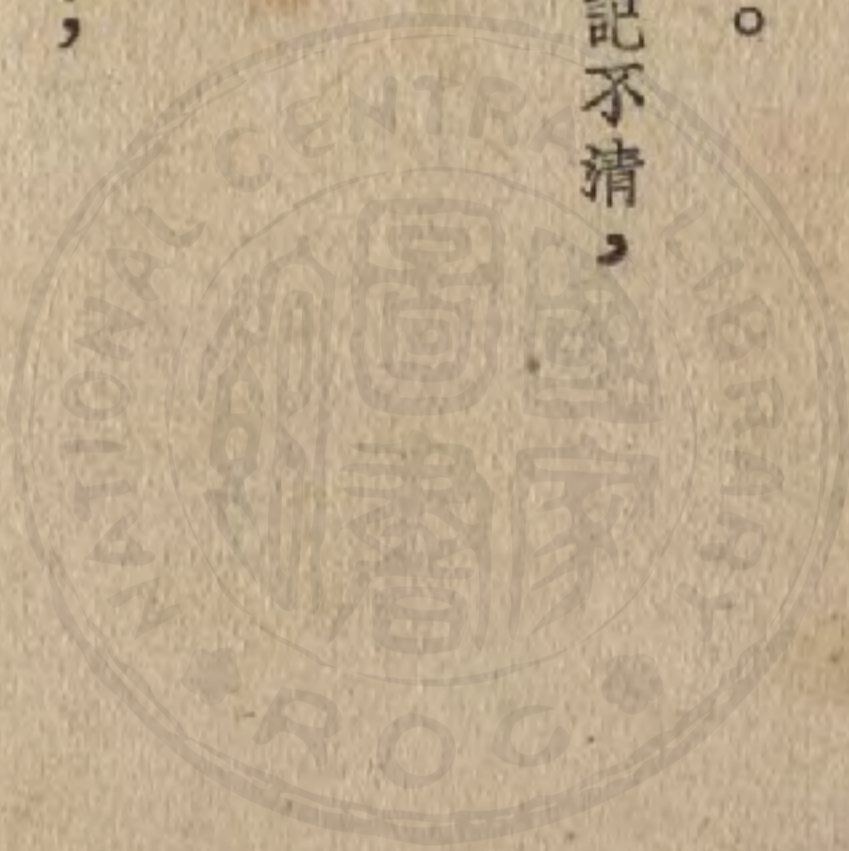
他用他的帽子，

裝滿了各式各樣的錢；

由銅錢到銀行鈔票，

農民的鈔票，

都是皺裂又污損。



他收得夠數了，  
但好心的人們，  
仍給他以更多的錢文。

「這裏！也拿去罷！伊米爾！  
慢慢歸還，不忙！」

他向周圍的人民鞠躬，  
從車上跳下來，  
緊抱着滿是錢幣的帽子  
飛快地跑到拍賣場。



拍賣者無言，

但卻吃驚！

數好了的錢放在棹上，

那個富商也覺得失神。

拍賣者都圍着他，

狡猾地讚美了

他的便宜的購買。

但伊米爾看透了他們

不說一句話，

也不給他們一文。

第二個禮拜五的集日，





全鎮的人都聚攏來了，

伊米爾歸還了他的債。

但他如何能記清該誰多少？

沒有怨言，

也沒爭論，

每個都自己說出了應當賠償的數目。

都賠償完了，

據伊米爾說，

還剩下一盧布。

他等到晚間，

尋覓債主，

究竟問不出。

最後天已黑了，

市場上祇剩伊米爾一人，

他召集了乞丐，

給他們以一枚剩下的盧布。」

「這真是奇事！」農人們說。

「一個光身的農民，

以甚麼本領

能得到全鎮市的人民這樣的信心？」

「弟兄們！他除了誠實以外

沒有別的本領！

說到此，你們知道

耶多屋希納·郁洛夫王子的田莊麼？」

「知道。但那是怎麼事呢？」

「那裏的經理，是一個陸軍大佐

佩帶着星章。

他手下有幾個助手，

伊米爾卻被選為主任書記。

他不過是一個孩子，

那時纔有十九或二十歲；

雖說書記不是好位置，

但在農民們看來，

書記已是偉大的人物！

他們有甚請求詢問都去覓書記。

雖然伊米爾有這權柄，

但他對於農民並不勒索；

他們給他的餽贈，

他也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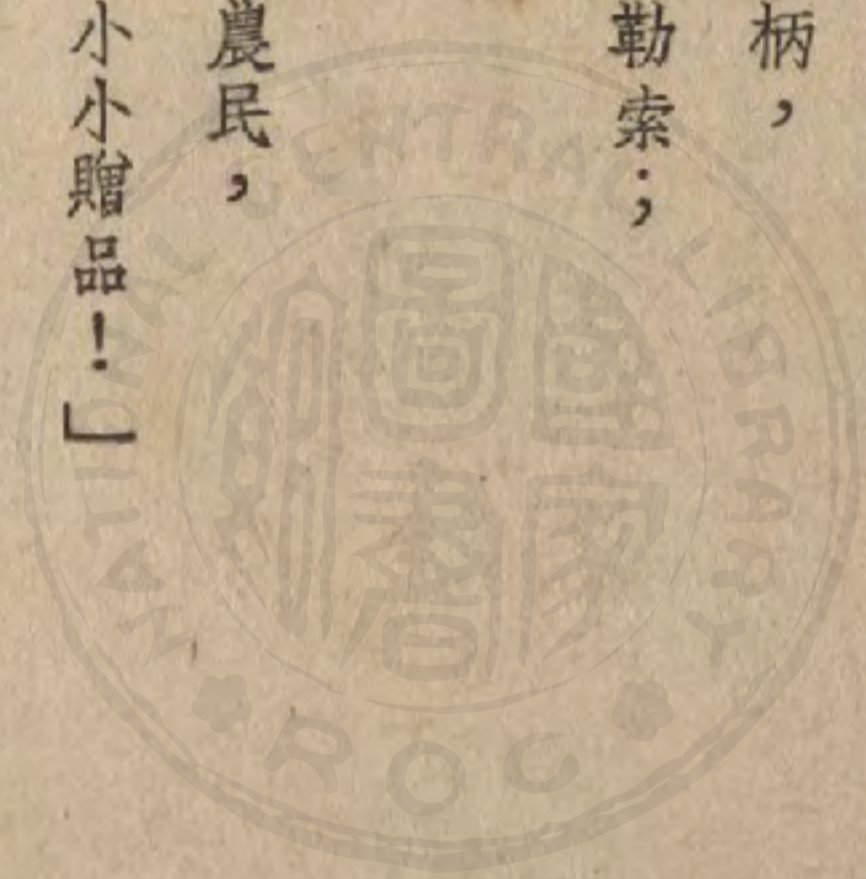
「除非是壞心腸的農民，

纔貪求他的弟兄的小小贈品！」

好啊！五年過去了，

他們都信仰伊米爾。

但忽然主人因為位置別人，



將他免職；

他們覺得很悲痛。

新的書記最貪斂，

他不肯動一動手指，

除非他得到了餽贈。

一封信——三法繩！

一次的詢問——五法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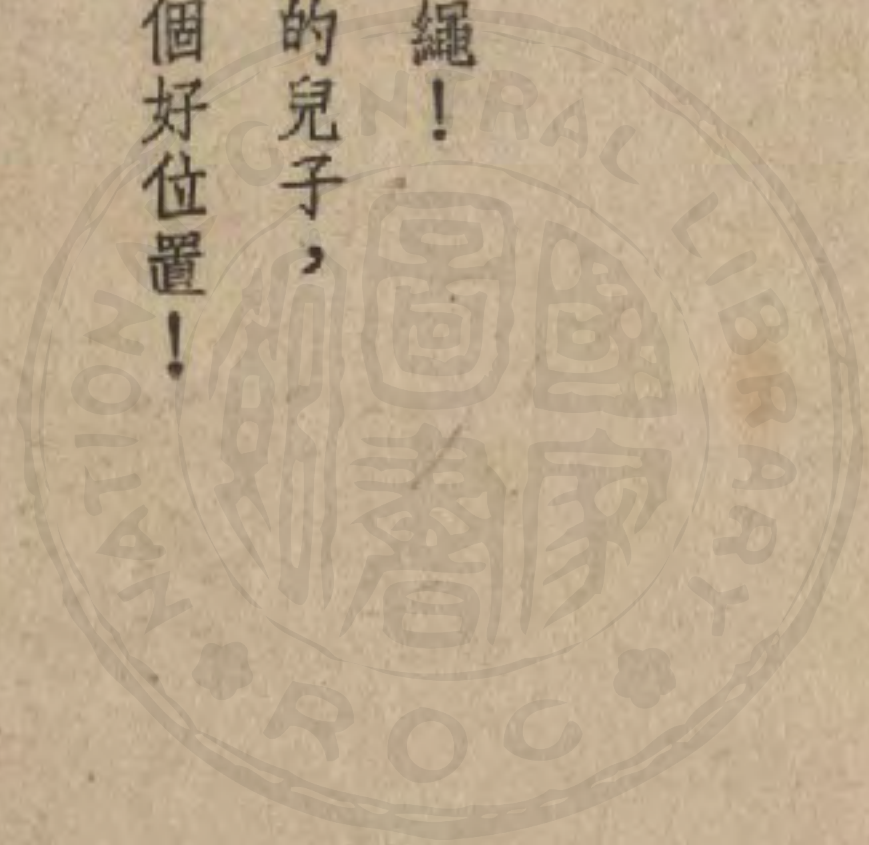
對啊！他是一個神甫的兒子，

所以上帝替他覓得一個好位置！

但幸好上帝也慈悲，

他任事不久也辭職。

老王子隨後也死了，



年青的王子當主人。

他辭退了所有的

陸軍大佐的經理

書記和助手們。

他召集了農民，

要他們推舉了他們的村正。

他們並不躊躇，

八千人的聲音，

一致呼叫着：「伊米爾·吉鈴！」

伊米爾被召來，同巴林談話。

幾分鐘以後，

巴林出來，

站在陽台上，

向着所有的人民大聲說：

「對呀！兄弟們！

你們的推選，

我也承認。

但回答這問題：

是否你們覺得他是太年青？」

「否！否啊！小父親！

他年青，但他卻賢明！」

所以伊米爾當了村正，



有七年之久，他管理着

王子的田莊，

他沒有貪贓了農人的一文。

好人沒有受苦，

壞事也沒有逃過了他的眼睛；

他本着他自己的良心做事情。

『但停一停！』一個老神父

用嘶嘎的聲音叫起來，

打斷了說故事的人：

『犁耙順利地前進，

直到它碰到了石頭，





於是得繞着灣兒耕耘。

說故事，

須不漏白，

並不要失真！

現在假使你真知道伊米爾，

你知道他的兄弟米德音加麼？你知道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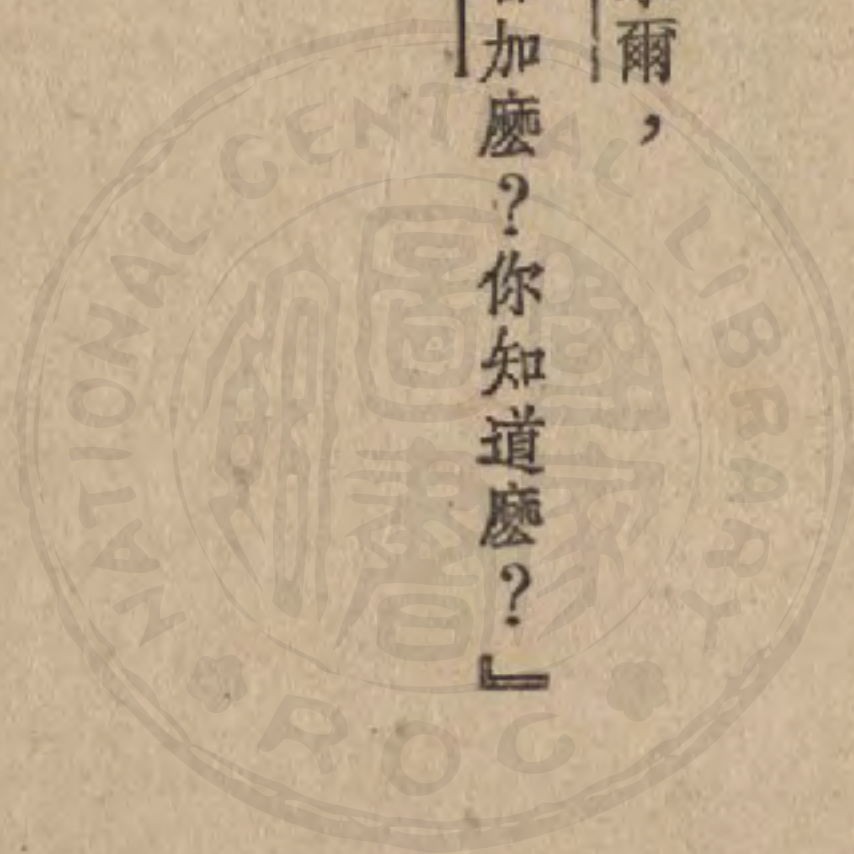
那人想了一想，

他說：『我忘記了！』

現在我祇能告訴你：

伊米爾這農民，

即使在年青時，



也做了一回錯事情：

他的一個小兄弟，

到時候卻免了差役，

這是多麼不公平！

但我們都不出聲，

即巴林也不願叫

伊米爾的兄弟

做他所不願做的差役，

我們怎能有爭論？

祇有一個婦人，

年老的屋拉斯維納，

她為她的兒子



哀泣，流淚和不平！

「這不該我們輪班呀！」

固然，她有一個時候很不平，

但後來也就不管了，也不出聲。

其後呢？

補充完了，

伊米爾也換了！

他悲哀而且憂鬱；

他不吃不喝，

直到有一天，

他父親到馬棚裏，

看見他手拿繩索，



要預備上吊呢！

最後他將他的心情

都向着他的父親申訴：

「自從屋拉斯維納的兒子送去當差，

我不想活了！

我祇有死！」

他的弟兄們也來，

他們和他的父親，

都勸他，

叫他寬心。

但他祇是回答：

「我是一個無賴啊！」



我是一個罪人！

細綁我罷！

將我細綁送法庭！

他們都恐怕出事，

結果祇好聽了他，

細着他。

公會被召集攏來了，

擾攘而且爭論：

自來沒有過這先例，

他們被召集了，

爲這事情

裁判，且作了見證。



但伊米爾的親戚，

並不懇求寬恕，

也不哀求可憐；

寧是堅決地：

「將屋拉斯維納的兒子召回來罷！」

否則伊米爾將活不成！」

其後伊米爾也自己申訴：

蒼白而赤脚，

為繩索細綁而拳曲着身體，

他向大眾鞠躬：

「從前我裁判你們，



我定你們的罪，

完全本着我的良心。

但現在，我比你們更有罪，

那末，裁判我罷！」

他鞠躬，直到我們的脚下。

這瘋魔了的人，

他悲歎，

然後站起來畫十字，

全身顫抖着，

那使我們更痛苦的，

乃是他突然跪下，

跪在屋拉斯維納的足邊。



也好，不久，一切都處置好了：

貴人的手指可以摩觸到細小的角落，

那孩子被召回來了，

小小的米德音加卻出發了。

他們說他的差使不算重，

這是安排了的。

我們如同贖罪者，

給伊米爾以罰金，

也給屋拉斯維納一部分，

給米特亞一部分，

也把酒食遍給了全村。





但伊米爾也是很久纔忘卻了悲憂；

他失蹤了整整一年，

雖全村人都懇請他仍然當村正，

他卻拒絕了。

他租下了這磨坊，

此後農民們比以前更愛他了。

他很正直對於一切的主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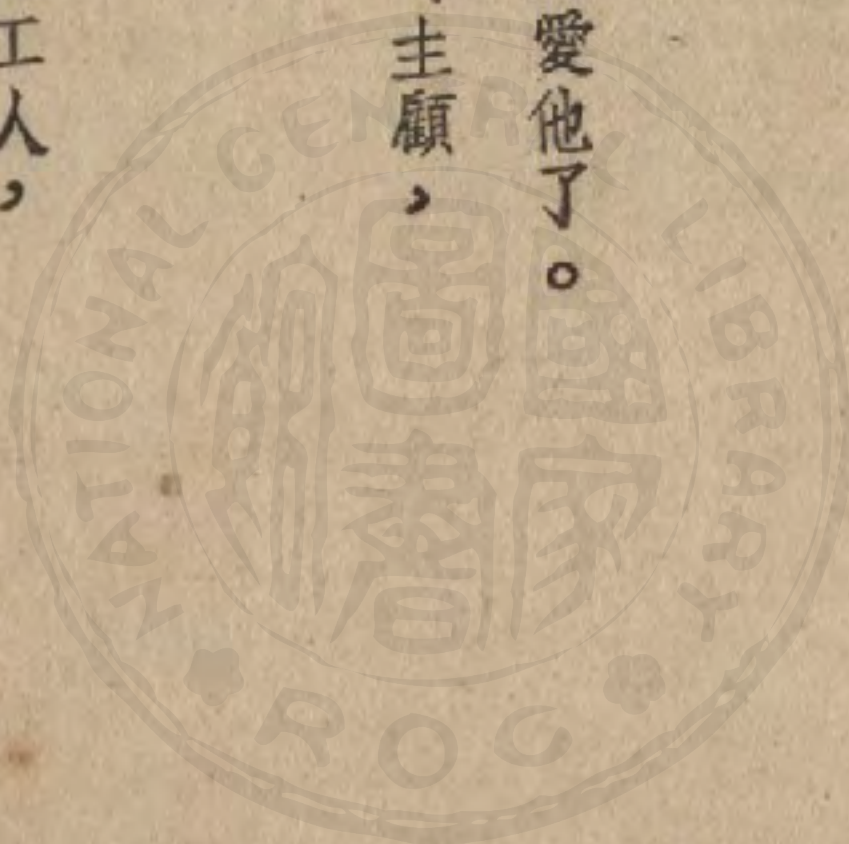
他不讓他們久待，

一切都一樣，

無論是地主，無論是工人，

是主，是僕，

或是最窮的農民，



輪流着，先後，

絕不有糾紛。

我有好久離開那縣分了，

但人們仍然常常談到他，

差不多無話讚美他。

所以在你們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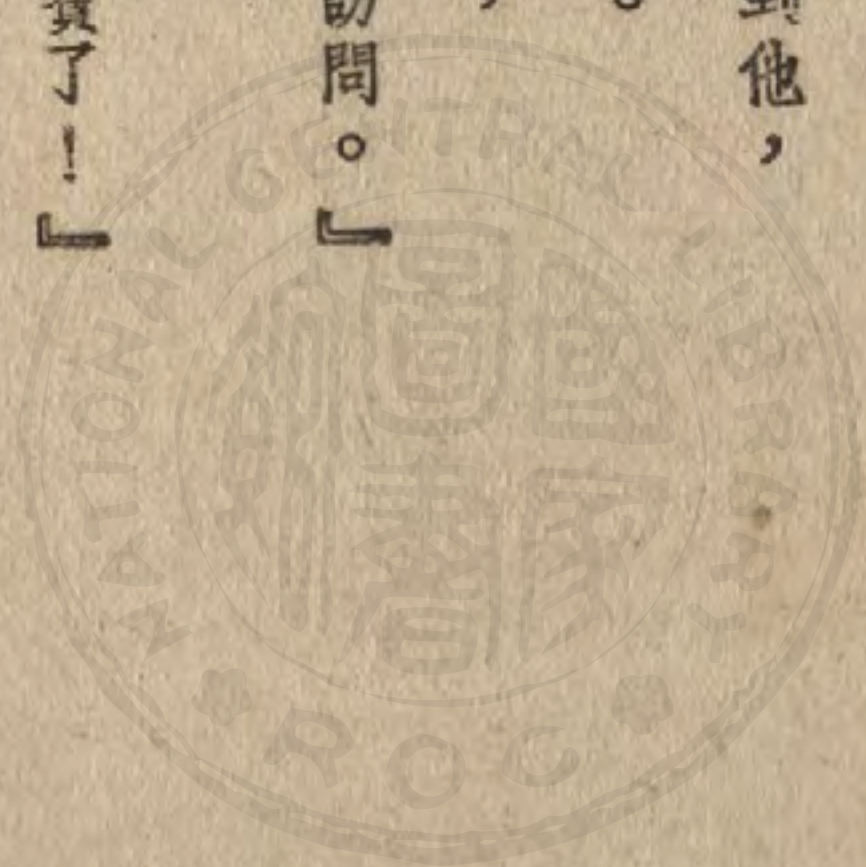
我正要去將伊米爾訪問。」

「但你的時間將白費了！」

頌白的老神父說。

他先前曾打斷了他的話，

所以人們想得起他來。



『我認識伊米爾·吉鈴，

五年前我碰巧還在那地方，

我們居處總不定。

因我們的主教總要我轉移，

所以我做了他的鄰居了。

是的，他是一個農民，

無對的農民，

我可以作證。

他所有的一切，

可以使一個人快樂——

和平財富和有名聲。

尤其是名聲最寶貴，



那不能以強力取得，  
也不能用錢購買，  
除了要有正直，智慧和慈愛。

但我還要再說一句，

你去覓他：

你的時間將白費！

因他已在監牢裏面了！」

「怎麼？爲甚麼事呀？」

「這要上帝纔知道！」

我們祇聽說：



魯鈍地方的農人，

恐怖之鄉的地主，

不能呼吸的縣分，

還有驚愕失措的鄉村，

不知爲甚麼，——如同報紙所說的，

（因我從前還看報紙呢！）

全起了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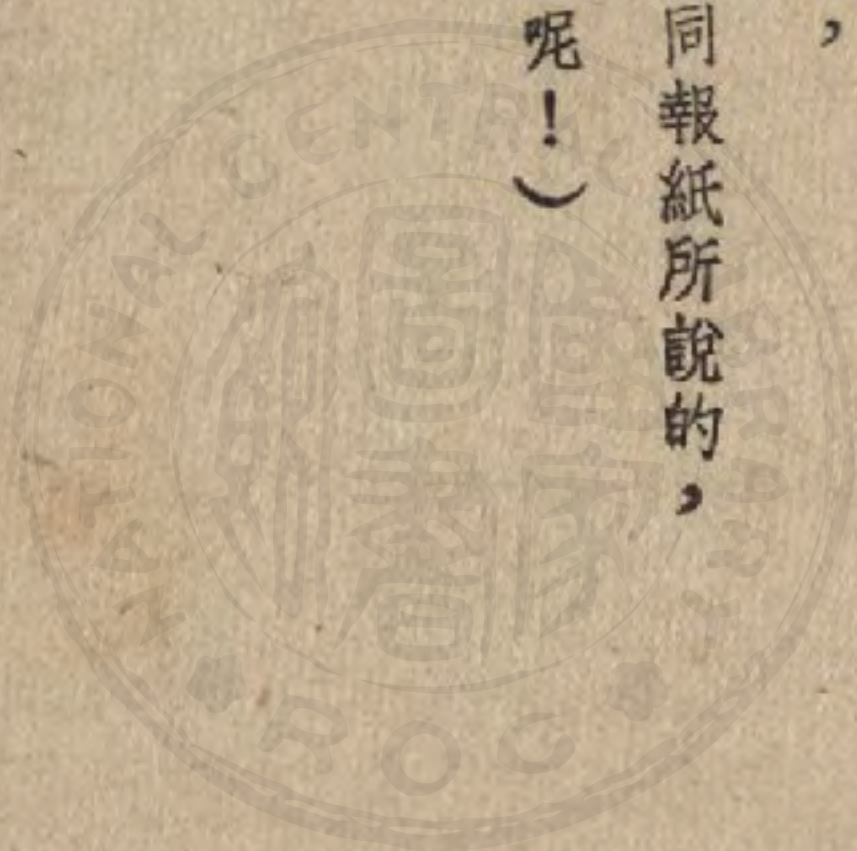
爲這事，

地方警察長，

沙皇的大官，

連着驚愕失措村裏的農民，

都不知道這次叛亂的原因。



事情越鬧越糟了，

軍隊也派來了，

也派來了一個沙皇的使臣，

來宣諭了人民，

他氣得肩章高聳到耳根。

他咒罵着人民，

也安撫了他們。

人民挨罵是常事，

但安撫卻無用

因為他們不理解。

「勇敢的正教農民呀！」



「沙皇呀——小父親呀●！」

「我們親愛的俄羅斯母親呀！」

他大叫高呼，

直到他的聲音嘶啞。

人民圍攏來站在他的面前，

聽着，驚訝而且茫然。

當他疲乏了，

不能用和平方法

鎮定了叛亂，

最後他決定

● 小父親 (Little Father)，俄國農民都叫沙皇爲小父親。



「開火！」

他向着兵隊下令；

即刻村董會的書記

想起了吉鈴——

「人民都信託吉鈴呀！

人民都聽他的話。」

「那末帶他到這裏來！」

××××××××××

一陣叫喊：

「慈悲！慈悲罷！」





打斷了這個故事。

人們都忙着去看，

原來在路旁水溝的岸上，

幾個農人在鞭打一個竊盜，

一個酒醉的老僕人。

法庭馬上召集了，

法官判定他吃鞭子，

每個被偷者

（一共有二十三人呢！）

都輪流着，

給他吃鞭子……



這僕人站起來，

跑了，踉蹌着，

蹙着兩腿，偷偷逃遁。

「他怎麼也幹這事！這個貴公子！」

農人們都高聲說話並且大笑了，

因他們不久都記起他來，

他是大言者，

誇耀着他飲了這多新奇的酒所得到的病症。

「哈！你的高貴的疾病還在麼？」

看看他的腿，現在如何地敏捷！」

「好罷！好罷！小父親！  
還是說完你的故事罷！」

「現在是回家的時候了，

孩子們——天曉得

有天我們再碰在一處

我再說完這故事」……。

所以人民都散了，

天也快亮了。

我們的七個農人也開始

想到要睡覺。



但忽然一輛馬車，

不知從何處

飛奔而來，

響震着許多的銀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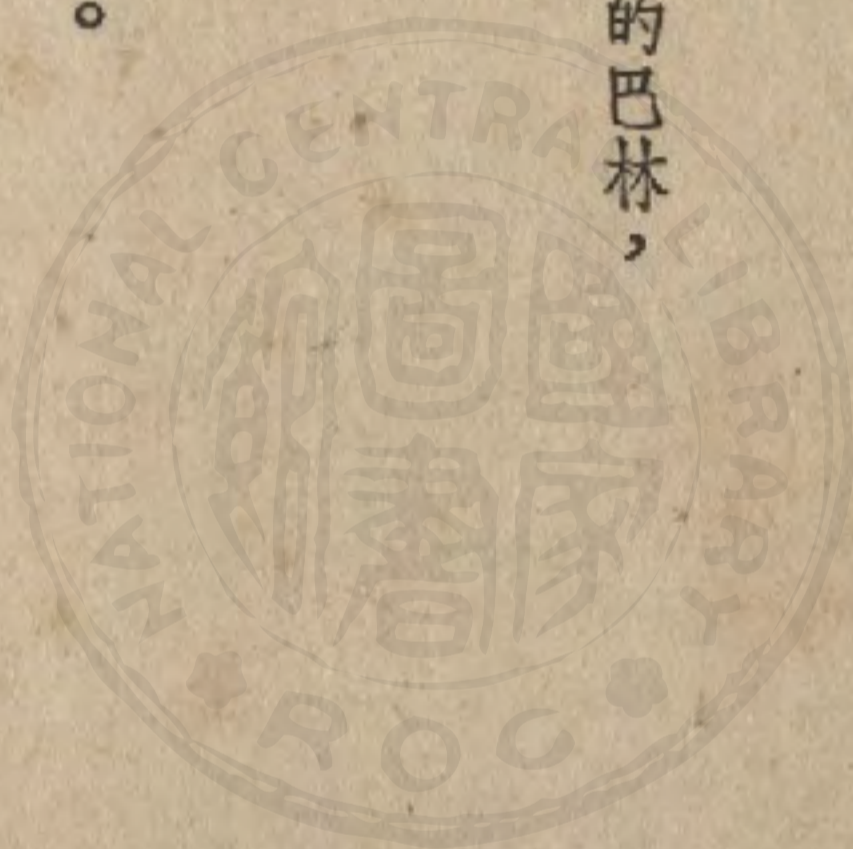
其中坐着穿着很華麗的巴林，

嘴裏含着雪茄煙。

農民們脫帽而立，

深深地向他鞠躬，

都一致攔在他的馬前。



## 五地主

馬車正拉着地主格維里爾。

亞芬納西支·阿保特·阿保道夫，

一個滿嘴灰白鬍子的

有威儀的地主。

他大約有六十歲了，

但像貌堂堂，

兩頰緋紅。

穿着短外套，

緊束着皮帶



和很寬的腿褲，

完全是匈牙利人的裝束。

亞芬納西支看着農人們

阻攔在他的馬前，

他驚詫了，

很快地舉起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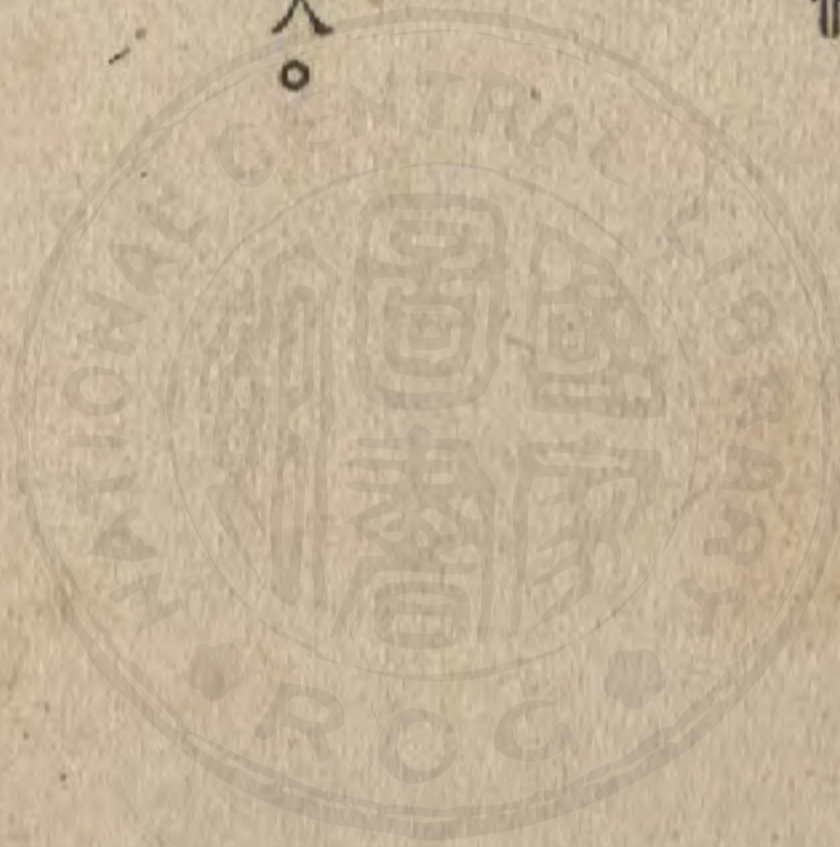
瞄準了無端侵來的農人。

『你們強盜們！

你們斷喉嚨的！

你們別動！

否則我射殺了你們！』



「我們怎麼會是強盜呢？」

農人們說着笑了：

「沒有帶刀也沒有帶叉子，

我們也沒有拿着大板斧！」

「那麼你們是什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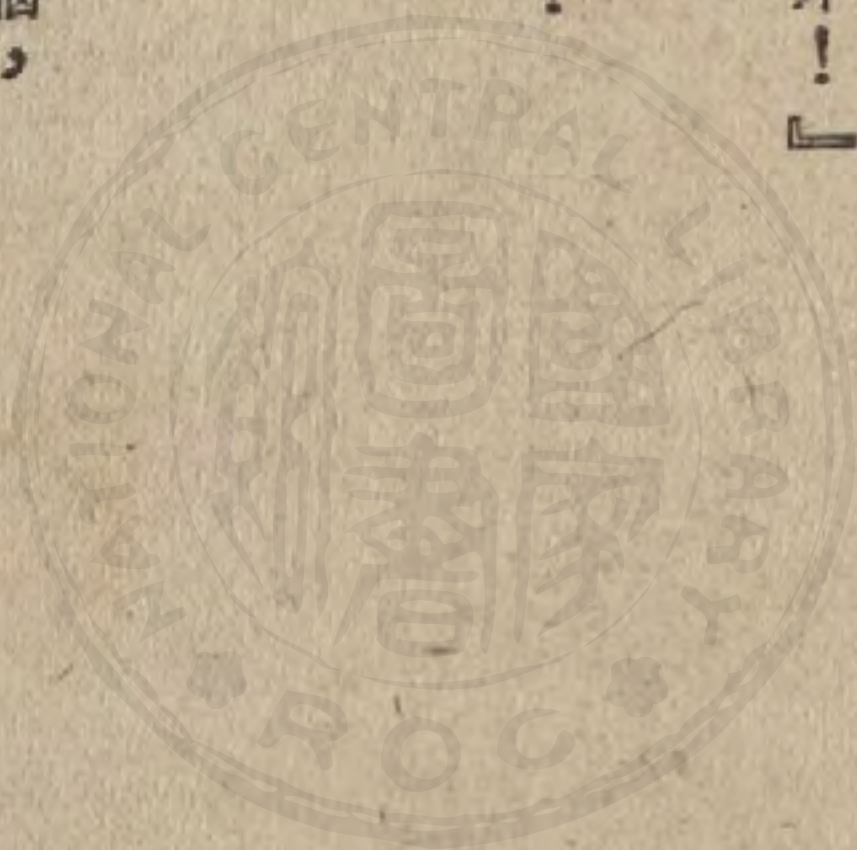
你們要什麼？」

巴林說。

「一種難題使我們苦惱，

使我們離開了妻子，

也丟下了我們的工作，



也減少了我們的飲食。

許可我們！並真實地回答我們罷！

捫着你的良心，

也憑着你的理性，

不要冷嘲，也不要偽飾，

告訴我們，

這個使我們苦惱的問題。」

『我許可你們，

我以貴人的資格對你們發誓。』

『否啊！我們不要貴人的誓言！





一個基督徒的說話，  
已經使我們很滿足。

貴人的誓言總含着

攻擊，踐踏和咒罵！

我們最好不要這種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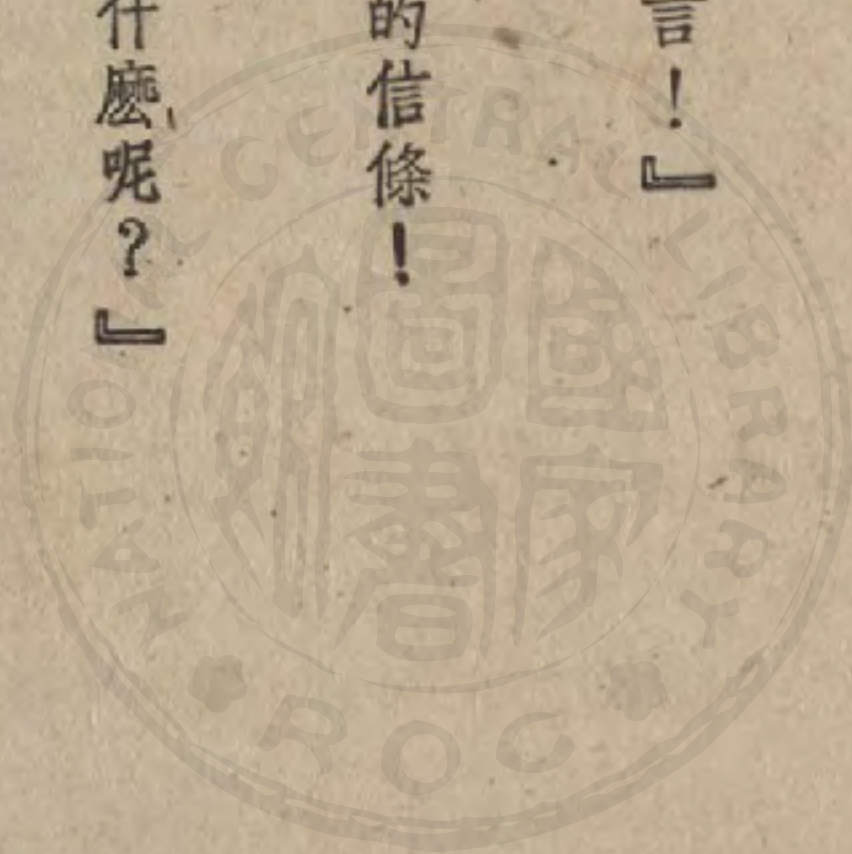
『呃！這真是一種新的信條！

好！隨你們罷！

使你們苦惱的難題是什麼呢？』

『但請你收拾起你的連珠槍！

那對了！



現在我們可以告訴你：

我們並不是刺客，

我們乃是和平的農人。

我們來自重壓的國家，

來自悲苦縣，

來自窮迫教區，

來自附近的鄉村——

補釘，赤脚，襤褸，

荒涼，焚劫和飢餓

還有沒有收成。

我們在大路上相遇，

並且互相詢問：



在俄羅斯

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路加說：「神父。」

羅曼說：「地主。」

德米昂說：「當官的。」

哥賓的弟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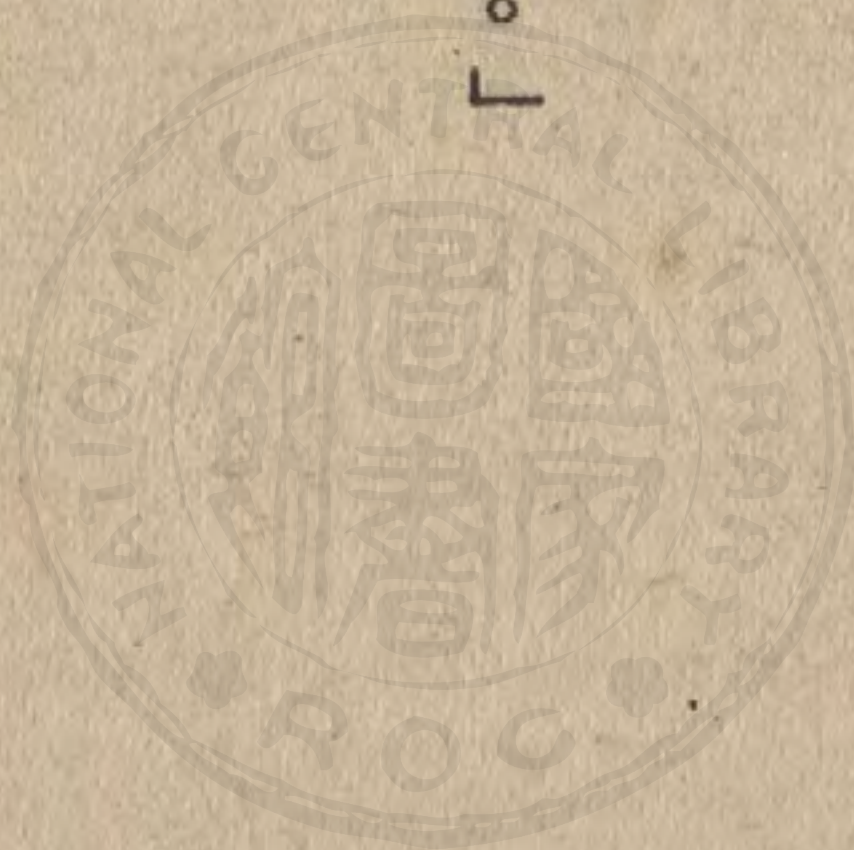
麥德和伊凡

則說：「大腹賈。」

波荷則說：「那個大人，

那個沙皇的御前大臣。」

普魯凡則說是：「沙皇。」



農人們都如笨牛一樣，  
祇要他們迷着了心竅，  
你不能使他們清醒。

即使你用堅強的木棒，  
敲擊了他們。

他們固執着他們的愚昧  
再沒有人能感悟了他們！

因此我們爭論又爭論，

當爭論時我們吵架，

當吵架時我們毆打。

直到最後我們決定，



我們不再回家，

也不看視我們的親友，

不向我們的妻子親吻，

除非我們解決了

這個爭執的論題——

在俄羅斯

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現在告我們！

地主老爺！

你們生活是甘甜的麼？

地主老爺是快樂而自由的麼？」



亞芬納西支

從馬車中跳出。

走到農人的跟前，

如同醫生一樣，

他執着每個人的手，

細心的摩着他們的脈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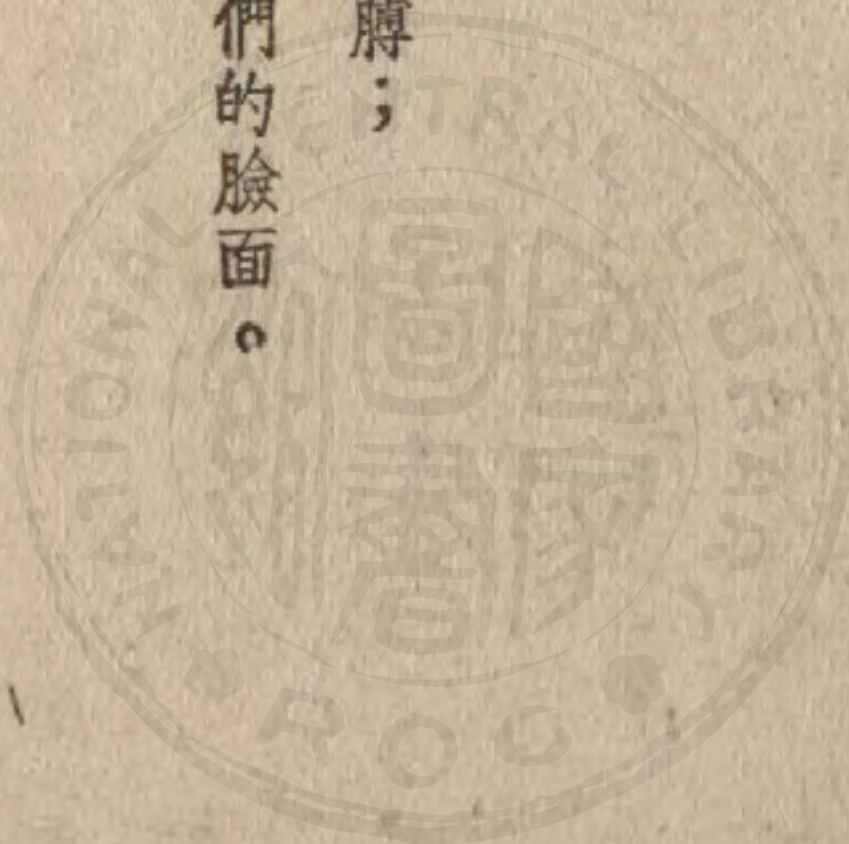
並搜尋似地觀察了他們的臉面。

然後站在一旁，

搖頭大笑。

健康的地主的轟然大笑，

衝破了



早晨的清冷的寂靜了：

『哈哈！哈哈！』

直到他笑得力竭聲嘶，

然後他叫喚着

這些正在驚愕着的農民：

『戴上帽子罷！先生們！

請坐下！』

（他的說話，帶着一種辛辣而譏刺的客氣●！）

『但我們並不是紳士呀！』

● 因為這時地主也感到苦痛，政府強迫着解放了他們的農

奴。所以口語之間他們很不平。

我們寧願站着，

在你們面前，

你老爺哟！」

「坐下！高貴的公民，

坐在這堤埂上。」

農人們仍然不敢坐下，

但無效，

也終於坐下了。

「我可以坐在你們旁邊麼？」





嗨！普路斯加！拿酒來！

拿氈子和墊子來呀！』

於是他坐在氈子上，

喝了一杯酒，

他這麼說話了：

『我許可！我回答

你們的問題。……

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雖然你們都是高等的人民

但你們所學並不多。

好罷！我先來替你們

解釋了老爺或地主的意義。



你們也偶爾聽過

「家族之樹」的故事麼？

你們懂得那意義麼？」

「樹木自然懂得，

因樹木對於我們很熟習，」

農人們說。

「你們所說的，牛頭不對馬嘴呢！」

我再說明白些：

我生於一個很古，

很顯赫的家族；



我的一個祖先

阿保道夫，

在二百五十年前

俄國史上即已很有名。

史書上記載：

「賜韃韃一匹布，

價值兩盧布，

因爲在沙皇萬壽節，

與野獸搏鬪，

與狼和狐相搏鬪，

使沙皇后很歡喜；

那隻野熊，



一掌打倒了阿保道夫。

現在尊貴的農人

懂得我的意思了罷？」

「怎麼不懂呢？」

到現在，我們還可看見

一些流氓到處賣藝，

拉着一頭熊！」

「對！許是這樣！」

但我請你們安靜，

聽完了我的歷史：



我就是生於阿保道夫的這個家族，

這是起於二百五十年以前，

我已經說過了；

但在我母家這方面，

甚至於比這還古。

因另一種古史上說：

「王子斯賓和一個

瓦斯加·哥色夫

企圖焚劫莫斯科城，

並掠奪財富，

事發，大辟。」

這是三百年前的事了，



你們尊貴的農人們喲！

從這種根基上，

遂生長了我們的家族之樹。」

「那末，你正是古語上所說的——

這樹上僅存的碩果了！」

農人們說。

「碩果，好罷！

隨你們怎麼說。

至少你們好像

懂得我的意思了。



現在你們須理解，

最高貴的人們

都從最古的門第中來。

是不是呢？

你們尊貴的農民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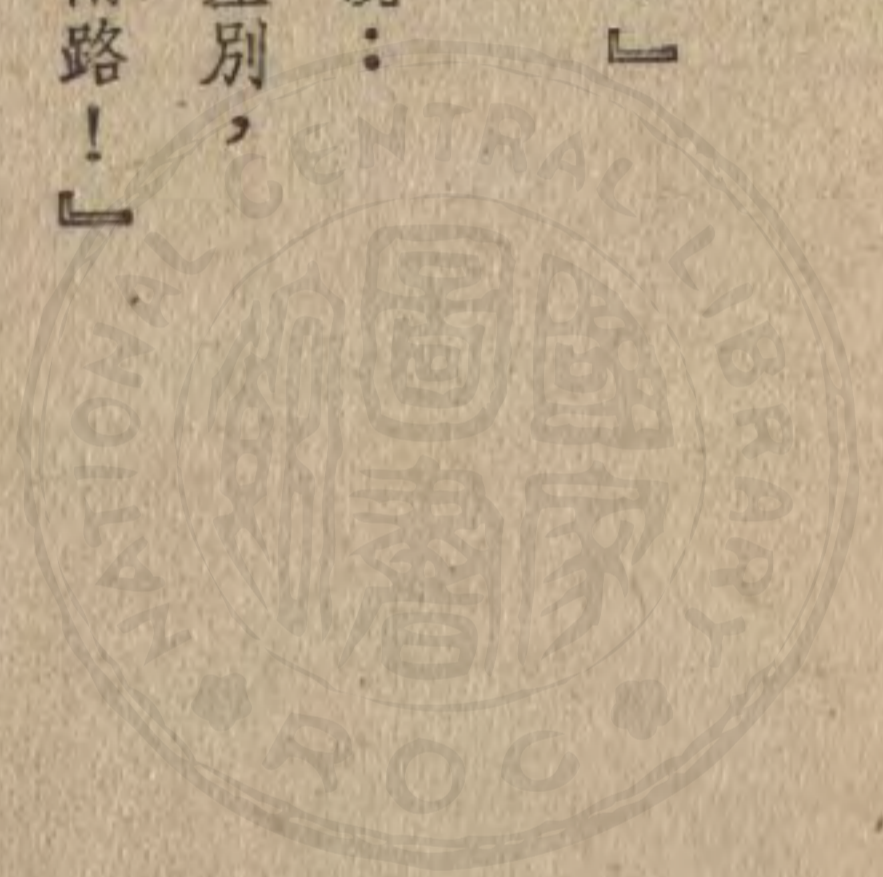
『正對！』農人們說：

『黑骨頭白骨頭有差別，

因此他們的待遇須兩路！』

『正是這意思呀！

我的朋友們！



我看你們完全理解

我所說的了。』

於是巴林又繼續說：

『在過去，人們說：

我們在基督的懷抱中過日子。

我們也知道

那意義就是得被人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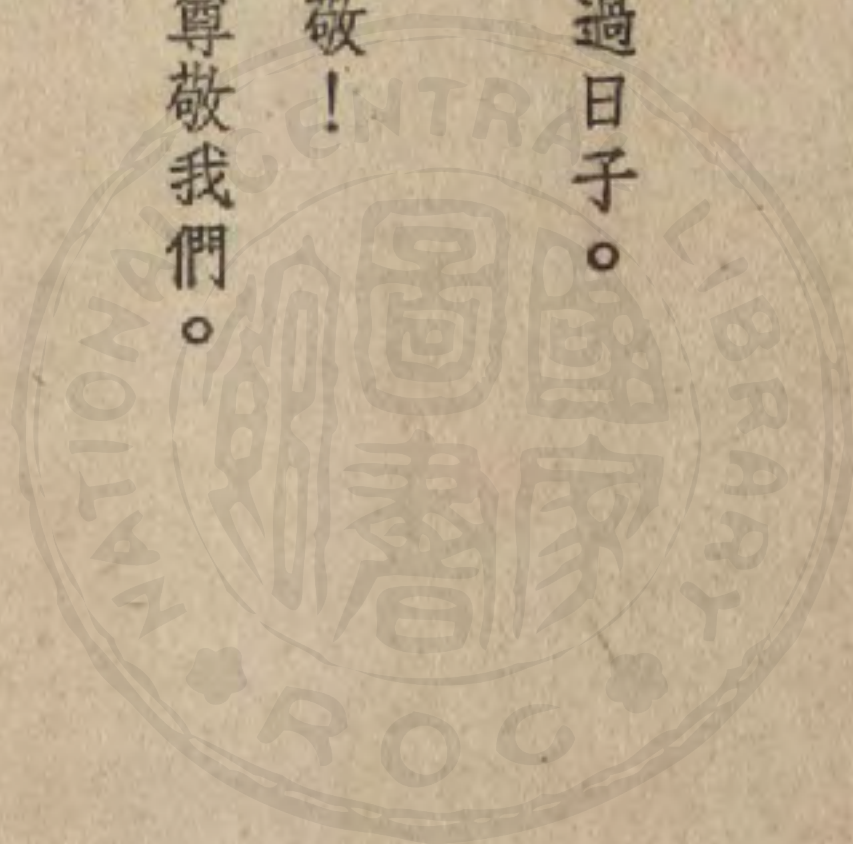
不單是人民服從而且尊敬我們。

甚至於俄羅斯的土地

俄羅斯的泉水……

你可知道那是廣土的中心，

如同太陽之在於天庭：





周圍攢聚着

你們的鄉村，你們的田地，

你們的濃密深邃的樹林！

你走過一鄉村，

農民碰到你，

跪下來五體投地。

你穿過樹林，

樹林也折腰，

向你致敬。

你散步在田邊，

黃金的麥穗，

也溫和地搖擺，



搏取了主人的歡喜。

小魚游泳在江河，

長大起來罷！魚兒們！

聽從主人的意志！

野兔滋生在草原，

快快滋生罷！兔兒們！

準備了你們的主人

到了秋季來獵取。

萬物的生存

都爲着主人的歡愉。

每一匹小小的青草，

也向他親切地低語：



「我生活着，

那也僅僅是爲你……。」

「快樂和美，

全俄羅斯的驕傲：

山坡和低谷，

處處的教堂，

燦爛着如同真珠。

它的光榮祇有

貴人的田宅足以相比擬：

巨廈的玻璃窗放光，

東方的亭台最雅麗，



花園圍繞着，

沒有邊際。

高樓頂上，

鮮豔的旗幟招展，

在溫和地示意：

歡迎佳賓，

來分享了富厚的地主的歡喜。

即使法國人

也夢想不到

像我們這樣豪華的筵席。

這不是一天兩天，

差不多整年如此！



我們養肥了火雞，

我們自己釀造了麥酒。

我們自有樂隊，

也養着私有的戲子，

也有着奴隸組織成的衛士。

就是這理由，

我有牧場，有工廠，

有五個廚夫，

有三個木匠，兩個鐵匠，

許多英國的音樂師，

又有二十二個遊獵的好手……。

啊！我的全能的上帝哟！……』



這裏這個苦惱的地主

忽然停止了。

他即刻葡萄在墊子上，……

『嗨！普路斯加！』他叫起來，

於是這僕人急忙斟了

一杯白蘭地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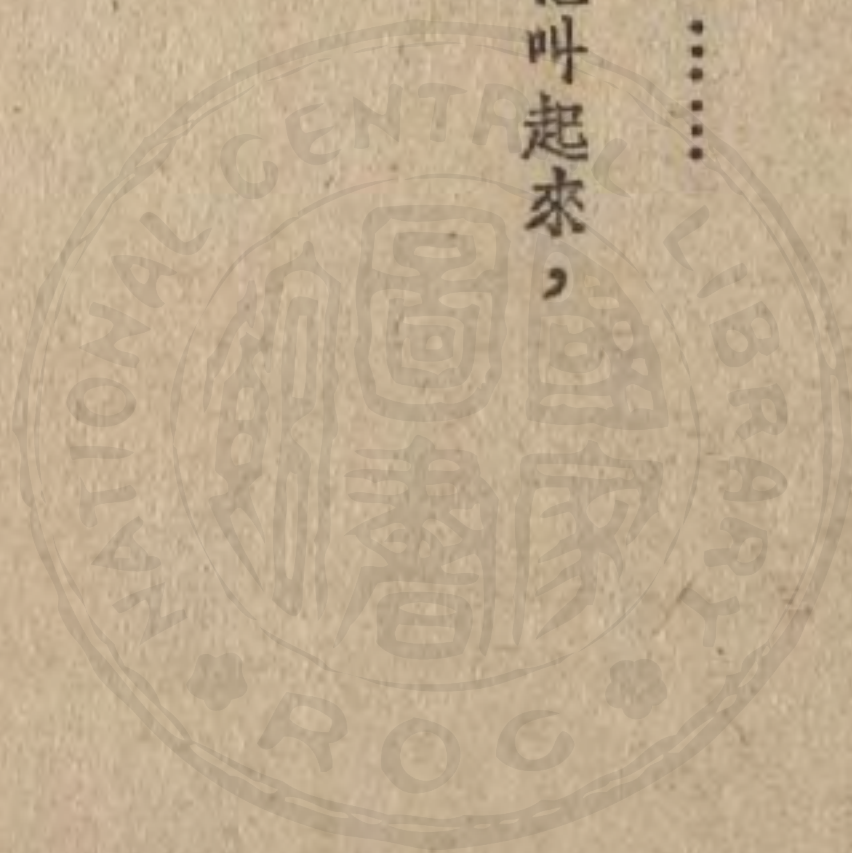
地主一飲而盡。

休歇了一會，

又繼續着：

『唷！我的俄羅斯母親哟！

那時候的秋天是何等的快樂！



當森林隨着獵人的號角醒來。

它們的濃密的樹葉

皆已凋敗，

呼呼的烈風

直吹拂到了它們的胸懷。

它們凝聽，歡喜而且呼應，

呼應着高昂的大笑的回聲。

就在林莽的邊陲，

聚攏了所有的獵犬和獵夫，

還有他們的共同的主人。

在密林的深處，

也有獵犬看守。



牠們狂吠和咆哮，

完全如滾水一樣的沸騰。

聽着罷！號角吹奏了！

你聽見麼？羣獸的長鳴？

他們都聚攏來了喲！

但這獸究在甚麼地方呢？

呼——嚕——嚕！呼——嚕——嚕！

狡獪的狐狸，已準備好了；

肥碩多毛的老雷納狐<sup>①</sup>，

正從我們的面前飛跑過去，

① 雷納狐 (Reynard—The fox) 歐洲中世紀的神話中，

一個狐狸的名字。



搖着刷刷的大尾巴！

精敏的獵犬吠叫了，

每一個伶俐的身體都顫抖着，

逼近燃燒在林中的火聚：

我們心中的貴賓哟！

走近來罷！向我們致敬！

我們正屏息等待着，

我們誘致你們的小小的人們！

近來罷——走近我們！

離開了樹林！

但他們跑開了呀！

現在我的馬



飛奔着追去罷！

我的獵犬們！

你們是忠實的！

你們不會背棄我！

呼——嚕——嚕！更快更快地前進……」

亞芬納西支跳起來了，

高聲地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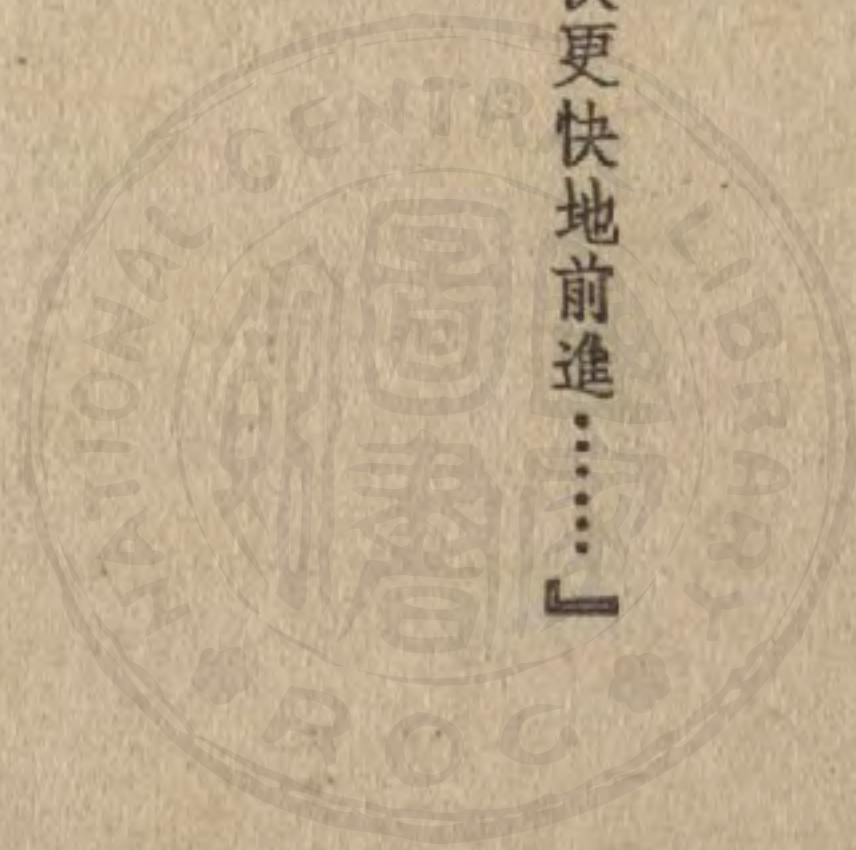
兩臂不住地揮舞，

並圍繞着他們跳躍。

無疑地，

他在追逐着林中的野狐！

農人們看着他，



滿是鬍子的嘴上，  
默默地笑了。……

「啊！……你們瘋狂的快樂的獵夫！」

即使地主忘卻了一切，

這秋天的遊獵是不會忘記的。

我們也不悲傷着我們的損失，

親愛的俄羅斯母親呀！

祇是我們可憐你，

連同着這種遊獵，

你已失去了使你偉大而光榮的

古代勇敢尚武的最後的遺跡！

……  
那時候，在秋天，

一隊五十人，

出發佃獵，

每個地主帶着一百頭猛狗，

十二個衛士，

還有許多廚子。

廚子後面

則見一串的大車，

拖着所有使用的家具。

我們一路

奏樂，歌唱着前進，



你會以為我們的大隊  
是一隊騎士的遊行！

時光飛翔在我們的上面，

如同鷹隼。』

於是這貴人昂胸

在追想着古昔俄羅斯的盛時，

他在景仰着

古代高貴的巴雅林●

……

『沒有一種狂想敢違反了我們！

我所願意的，——

我寵愛和憐憫；

我不喜歡的，——

我可以就地把他弄死。

我的意願就是法律，

我的拳頭就是獄吏！

我的鞭打冒着火花，

我的鞭打打掉了顎骨，

我的鞭打打落了牙齒！……」

但在這裏，

這貴人的聲音

如斷線一樣的忽然停止；



他下垂着眼臉，

陰沉地望着大地。

他又繼續着，

小聲地：

「你們，

你們自己當知道

我是懷着慈愛而責罰，

這種嚴厲乃是必要的。

但現在鎖鍊斷了，

環扣也崩折；

我們不再責打了農人，



我們對他也不再有任何慈愛。

是的，我有時很嚴厲，

但我常常

對他們

更和平也是更忍耐。

在過伊斯特節<sup>①</sup>的時候，

我和所有領土內的農民親吻。

在棹子上堆滿了彩蛋

和各色的食品。

我的妻，

我的孩子，甚至於我的女兒，

① Easter 耶穌復活節。



都不拒絕

擁抱了最後的一個農民。

「現在基督復生！」

「真的！他已經復生！」

於是農人們盡量喝酒。

我的最華美的大廳，

在節前，即有神父

通宵祈禱。

我的農奴們都被召請來，

「祈禱罷！我的孩子們！」

利用了這機會

即使你們撞破了腦門！」



自然，我們的鼻子很難堪，  
但事後

我們叫村中的農婦們

爲我擦地板。

這是靈魂的更新，

這是精神的團結；

不正是如此麼？」

「正是如此。」農人們說，

但每個人在同想着他自己：

「他們必須用



● 俄國農民祈禱的時候，必以前額觸地，以示虔誠。

鞭子抽着，

我相信，

然後纔會到了你老爺的華屋裏！」

「我敢說：一些不是誇張！

我的農民都愛我。

在我的蘇爾米斯基大莊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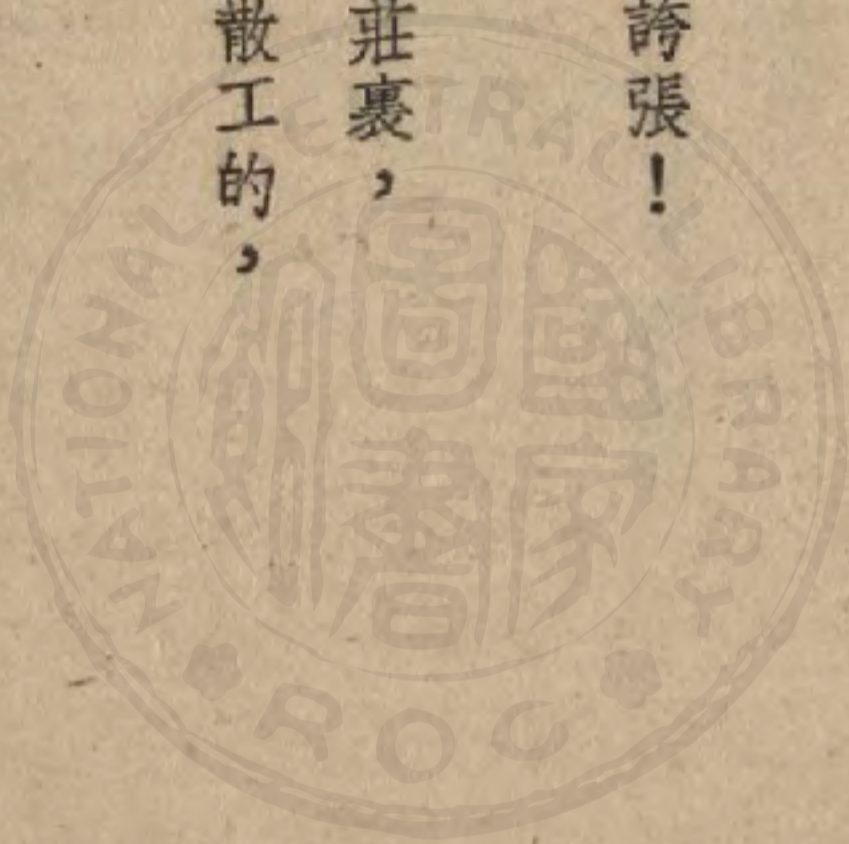
農民們差不多都是作散工的，

或者是些小商人。

所以他們不愛家居，

常常要求我的許可，

讓他們出外旅行。



旅行到遙遠的地方，

直到來年的初春。

在夏秋時，都不見他們的踪影。

我的妻子，卻懷疑着

是否他們還歸來？

帶着他們所有的禮品？

真的，除了法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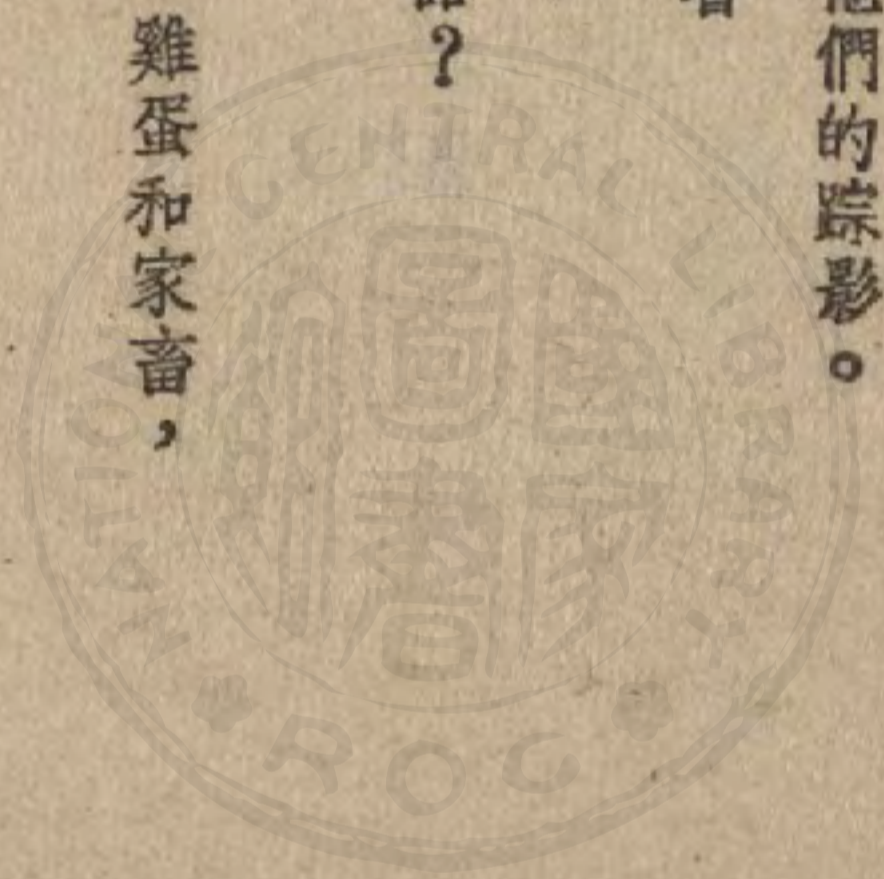
獻納給巴林的衣物，雞蛋和家畜，

農民們還帶來

基瓦的果醬，

鄂次克的魚類，

還有獻給女主人的金銀。



你看罷——他們親吻她的手，

當他獻給她一個精緻的小兜！

也獻給孩子們以糖果和玩具。

獻給我的則是彼得堡的酒，

記住！這些流氓不是從俄國人那裏得來！

他們知道最妙是尋覓法國人。

當我們說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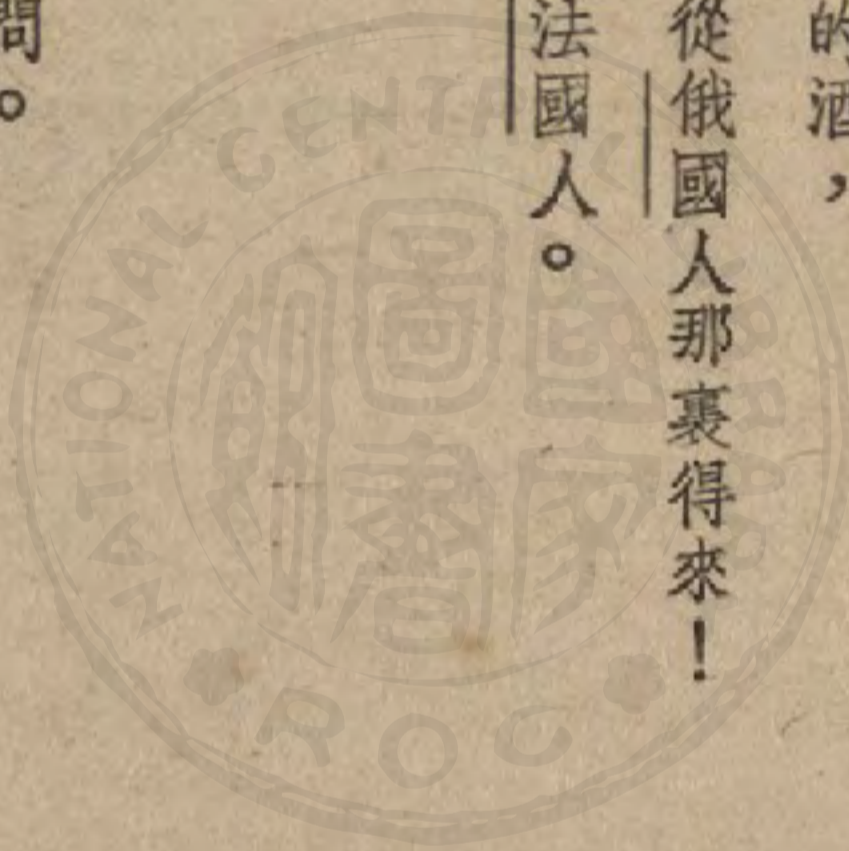
對於他們的獎讚，

我出去問他們，

他們可以和我自由談問。

我的妻子倒茶，

孩子們則聚攏來，



吮吸着糖果，

在聽大人們的談話：

怎樣遙遠的地方，

怎樣買賣艱難，

彼得堡與瓦基，

鄂次克與喀山……

就在這些名詞之中，

我和我的農民生活着，

這不是最美滿的麼？」

「是呀！」農民們回答；

「所以高貴的地主



真令人羨慕！

他的生活是這般甜密，

所以無人願意放棄！」

「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一切都已成空妄。

聽聽！

鐘聲正在叮噹！」

他們都在沉默中靜聽：

果然在清曉的空氣中，

從克敏斯基宮



傳來了悠緩而嚴肅的鐘聲。……

「天父上帝啊！

給農人們以和平！」

他們都低語，

並在胸前畫十字，

悲哀的地主，

也脫帽，

虔誠地畫着十字，

並如是回答了農民：

「那喪鐘

並不是爲農人，





宅敲擊着衰微的地主的

已經失去的生命。

別了！一切的古昔！

別了！俄羅斯母親！

你養育了快樂的地主，

但他的地位已被偷去，

讓別人來享受了他的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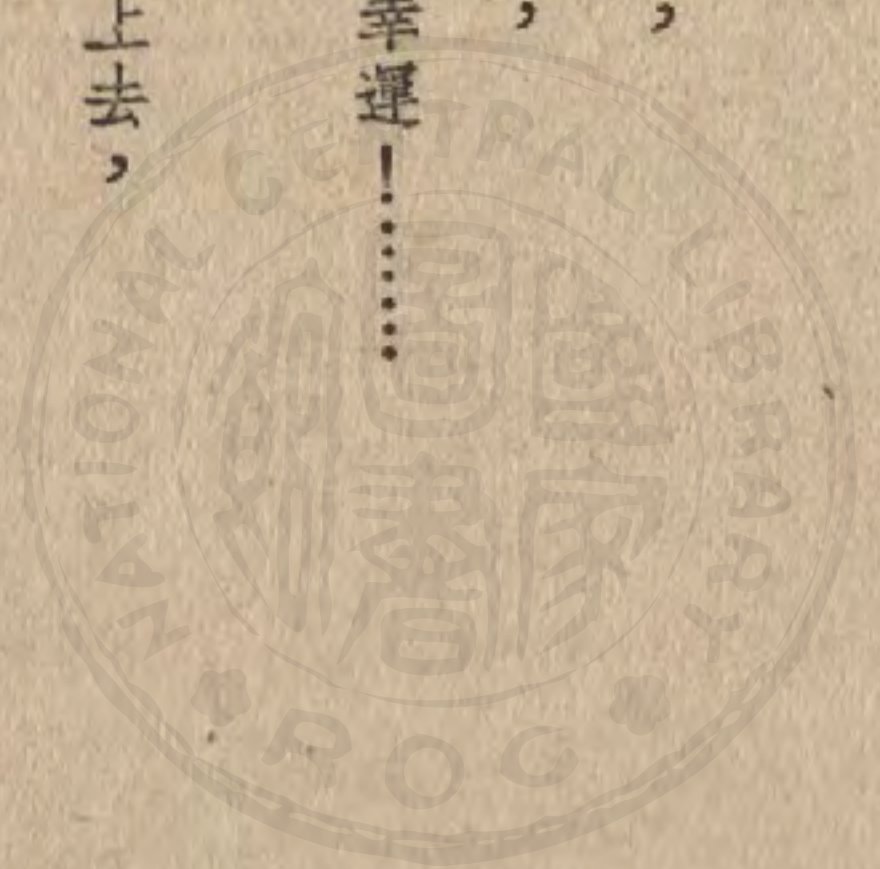
呃！普路斯加！

（即刻一杯白蘭地送上去，

他又喝乾了！）

『哦！俄羅斯母親哟！

當着你面，發生了這樣的變遷！



這是不甘心的呀！

人們都想着：

全部貴族

忽然沒落了！

現在人走到何處，

總是遇見蹣跚的農民，

波蘭的罪徒，

收稅的官吏，

或者愚鈍的波士里尼基。

人看見軍隊走過，

會想到鄉村中又起了叛亂了，

● Posrednik，地主與解放農奴之間的仲裁官吏。



因於所謂報恩和義務的精神……。

在從前，這些道路，

以這些車子的通過，

充滿了歡欣：

多米斯車，

六轡大車，

還有小巧的輕便馬車，

車中坐着成隊的地主的家族：

結實健壯的母親，

美麗活潑的孩子，

嬌小年青的女兒；

人們可以聽着



雕鞍上大小銀鈴，

發出清脆悅耳的鳴聲。

現在……

生活是這樣的顛倒！

地主們的快樂那裏去了？

處處遇到維新，

處處都是反抗。

當你嗅出墳墓的氣息，

你就知道

你經過了貴族的第宅！

天爺爺哟！……

他們搶劫了最美麗的住宅，



並將它夷爲平地，

以花磚改造成可怕的圓柱！

地主住宅外面廣闊陰森的花園，

菓樹木，百年來

都是小心的培護，

但現在卻砍倒於農人的巨斧！

農人們快樂地工作，

卻貪心地計算着工作的勞值。

他們形貌溫厚，

卻有着最黑暗的靈魂。

當你告訴他：

他砍倒了的這婆婆的橡樹，

那是我的祖父親手栽種。

在這白楊樹下，

我的孩子們，

我的維納和格納斯加

在我的身邊戲耍。

在這菩提樹下，

我的年青的妻，

向我懺悔：

當她懷着我們最心愛的長女；

她嬌癡地反對我，

並埋藏她的臉，

在我的胸脯，



面頰如同櫻桃一樣的通紅。……

這些事，他們漠不關心。

他們祇爲自己的利益

催毀了這花園，

這工作也使他們很歡喜。

所以現在

經過了一個鄉村，

令人感覺到羞恥；

農人們定定地坐着，

他們並不夢想着屈服。

我心中已不感到貴族的驕傲，

我祇感到了怨恨和暴怒。



當強盜的巨斧，

在樹林中響震，

那使我瘋狂而不能忍。

但你無可如何，

因為你能叫誰

去奪回了你的森林？

地半荒廢，

種子半耗費；

沒有法律，

也沒有秩序！……

啊！我的俄羅斯母親！

我們不為自己懷恨，





我們祇爲你而悲哀：

你現在如同寡婦一樣

無助地站着，

頭髮散亂，

憂愁滿懷，

面容憔悴。

他們摧毀了樹林；

聾鬧的低等小酒館，

現在又興盛和流行。

他們拾取了無價值的，

還有人民的唾遺

賦給與權力，



使居於惹米斯特威<sup>●</sup>的位置！

他們抓住了農人

教他認字——

好罷！那就是他給他們的好處！

你的前額，

如同罪人，

如同牲口，

烙印着這樣的文字：

「你得刼取，

否則你在屋裏飲食！」

那是值得麼？請說罷！

教農民認識

並念着這樣的文字？

我們所有土地，

不再是我們的母親的，

而是我們的後母的了。

至於一切的改良，

那也是徒勞無功。

厚臉的著作家，也同時高唱：

「那是誰的錯呢？」

耗竭而且荒廢了你們的國家的力量？」

我說，你們——市僧嗎！

誰能知道這？



但他們謔語着：

「夠了！你們地主的豪奪！」

現在正是你們該受教訓的時候了！

你怠惰的地主喲！

現在起來！而且工作！」

「工作！」對誰？天老爺喲！

你們，這叫說話麼？

我不是穿樹皮鞋的農民！不是瘋人！！

我是——上帝鑒臨罷——

我是俄國的一個貴族。

你們把我們當作德國人麼？

我們貴族有溫和而精緻的感情，

我們的驕傲是天生的。

在俄國我們的階級是不教工作。

最卑微的官吏，

也從不自己抹掉子，

自己生火爐！

我敢說！不是誇大！

我在田莊中生活四十年，

差不多沒有時候離開過，

但我至今不能辨菽麥，

而他們却對我高唱着要「工作！」



「假使我們地主們

真的放棄了我們的職責和義務，

假使我們的權利不是

如同古昔一樣，

佃獵，

盛宴，

過着強取豪奪的生活，

他們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我還能學習麼？

我看見甚麼了？

我穿着沙皇的制服，

「瀆污了天堂！」



「浪費了從人民搶奪得來的賤贓！」

我夢想着要永遠如此！

但現在！……我的天父上帝哟！……

這巴林悲泣起來了！……

慈心的農民，

不能勸止了他的哭泣，

他們想着：

『是的鎖鏈斷了！

環扣崩折！

兩端反撥——

一端擊中了地主，



一端擊中了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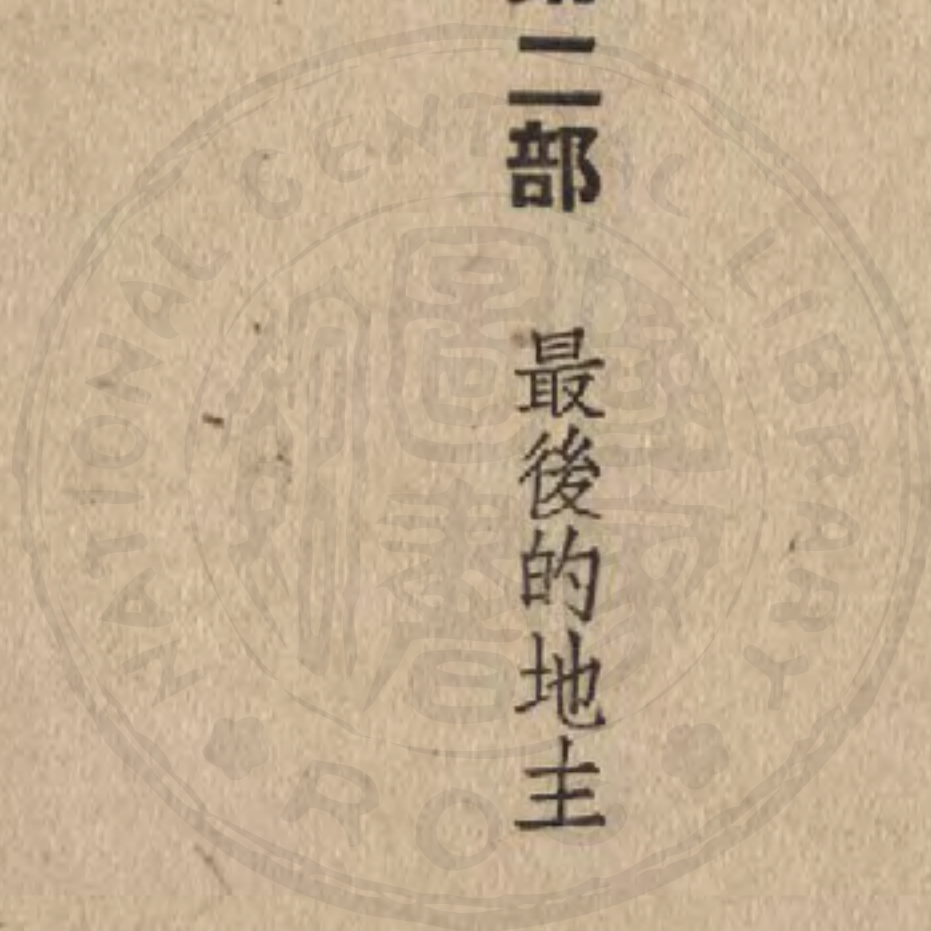






第二部

最後的地主





## 序詩

聖彼得的節日，最酷熱的天氣；  
割草夫在草地工作不休息。

我們的農夫經過了沒落的鄉村，

那村名叫作無智的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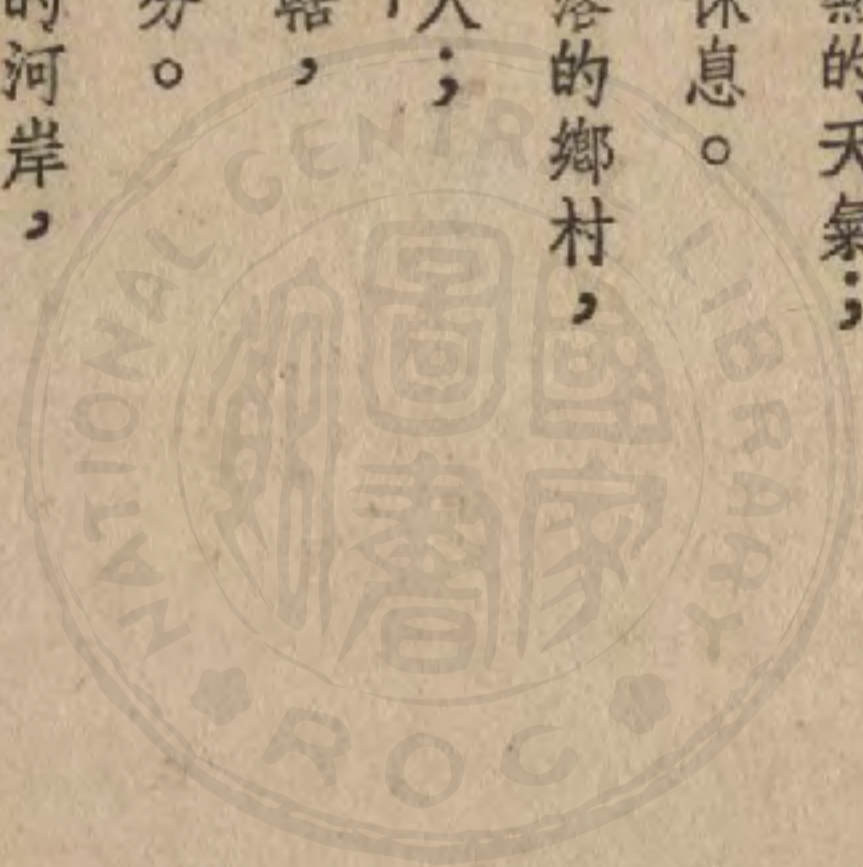
它爲無智的政府所管轄，

它屬於老垃圾夫的縣分。

他們走近了窩爾加河的河岸，

海鷗在水面上翱翔而且叫喚；

成羣的水雞涉行在沙地，



草原中的綠草皆已剪削得整齊。

大地精光一片，

正如青年人新修刮的臉。

瓦爾格斯基王子<sup>①</sup>

則傲岸兀立

周圍散布着它的幼小的子弟，

那是在更早時候的堆積。

『這裏廣大的田塍！』

老波荷驚訝地說：

『這裏的人民必須是巨人！』

① Volkonsky 指草堆。

哥賓的弟兄則微笑着，  
注意到別的事情；

因他們看見高高的農人

捧着大水瓶，

站在草堆之頂；

他正在渴飲。

一個婦人在下面

持着長叉，仰望着。

農人們更前行，

直到他們到了這草堆的附近。

那人仍然在渴飲。

他們都無聲息地走過，



但不到五十步，

大家又掉頭看着那草堆，

一切都沒有變化，

農人仍如先前那樣的站着，

祇是已仰翻着身子，倒持了水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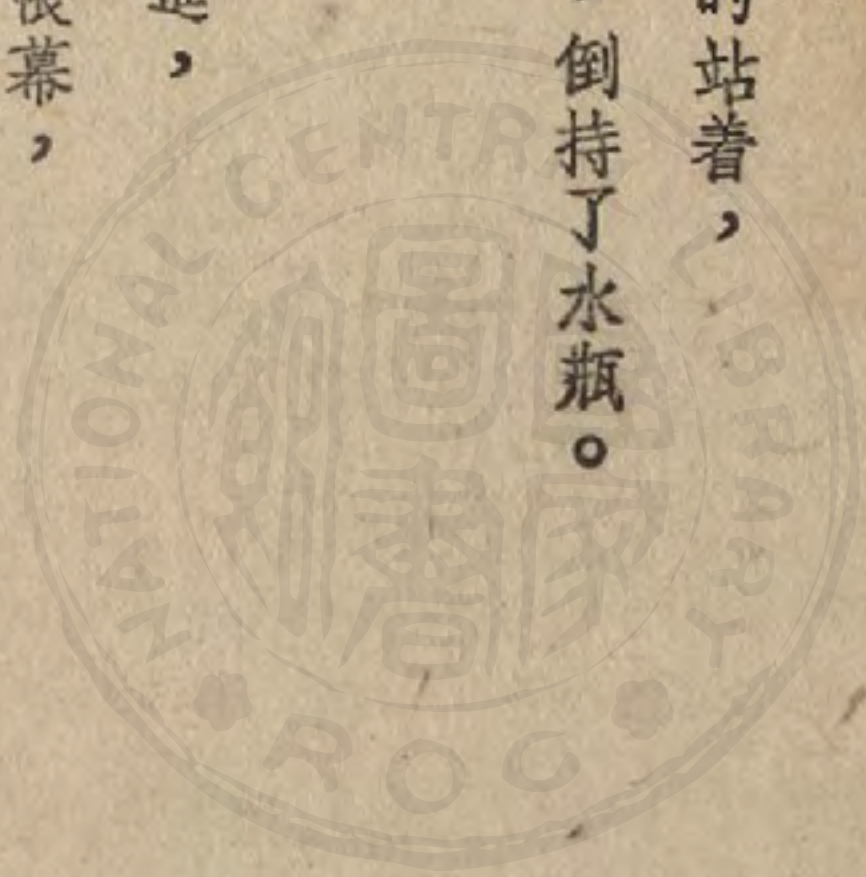
這些旅行者更向前進，

看見河岸上許多的帳幕，

還有許多馬匹和大而空的車子，

孩子們和老年人都圍聚着。

在這之後則是一片田地，



工人的大隊，  
都在勤勤操作。

婦人都穿着白布的上衣，

男子的則是鮮明的顏色，

語聲和笑聲，

都交織着——

鐮刀聲的則則。……

『好傢伙！上帝保佑你們！』

『謝謝你！兄弟們喲！』

這些旅行者佇立着，



看這一大隊的割草者。

鐮刀的迅速的動蕩，

在陽光中閃射着金光；

自然的節奏，

也好像是諧和的低唱。

怯弱的小草站着顫抖，

卽刻一聲太息，

已被割倒在地。……

窩爾加河畔草長，

割草夫的工作更歡暢。





農夫們看着欣羨

也忍不住了——

『很久我們沒有作工，

現在我們也感到手癢，

來罷讓我們也幫助你們罷！』

於是七個婦人讓出了位置，

七個農人忘形地揮舞着雙臂，

就好像飢餓的大嘴的牙齒。

他們一面工作，

一面唱着這裏的人民感到新奇的歌聲。

那是他們從故鄉的

凜冽，冰雪，風暴

所學會歌唱的歌聲；

他們的故鄉是：

補釘，赤脚，襤褸

荒涼，焚劫和飢餓，

還有沒有收成。

直到他們工作的強烈的欲望

得到滿足，

然後他們坐下——

坐在草堆的旁邊休息。

有一個農婦們都叫他維拉蘇斯加的



頰白頭髮的老農人，

問他們：

「你們都從甚麼地方來？」

也到甚麼地方去？」

「我們麼——？」農人們說，

但忽然停住了，

因為正聽到了一種傳來的音樂。

「唷！那是地主老爺

坐船回來了！」

維拉蘇斯加說着

跑去催促了割草的人們：

『振作呀！』

做出使勁的樣子呀！

也要小心！

別引起地主老爺的嗔忿！

假使他責罵你們，

你們必得默默地向他鞠躬。

假使他獎讚你，

你也要表示好像受到了

意外的恩寵！

婦人們哟！也少說話！

快快拿起你們的叉子呀！』



一個滿嘴鬍子的碩大的漢子，

也以自己作榜樣，

鼓舞了其餘的人；

最後則穿上自己的長外套，

跑去迎接了巴林。

現在——在河岸邊

靠攏來三隻船。

第一隻船乘着僕人和樂隊，

樂隊的鼓樂正喧天。

第二隻船坐着一個肥碩臃腫的濕奶媽，



在自己的膝上逗弄着小孩子；

還有一個衰老的乾奶媽<sup>①</sup>

和一批舊時的家臣。

第三隻船全坐着貴族：

兩個美麗的少婦，

（一個纖瘦而有美髮，

一個肥碩而有濃眉，）

兩個黑鬍子的和三個幼小的巴林。

最後則是老地主，

① 餵小兒乳者，叫做濕奶媽 (wet-nurse)。不餵乳，祇

看護小兒者，叫做乾奶媽 (dry-nurse)。

有着雪白的鬍子，

戴着紅頂的

白色的高帽，

偻偻着身體，

如同冬天的野兔。

有着鈎曲的鷹鼻，

和兩隻絕不相同的眼睛：

一隻銳利有光芒，

別的一隻左眼

則灰暗如同鉛丸。

也有幾隻叭兒狗，

蹣伏在船中



在他們的足邊，

老地主慢慢地上了岸，

坐上僕人所鋪着的紅色的氈毯。

休息了一會，然後起身

來看這些割草的人。

沿途觀察着田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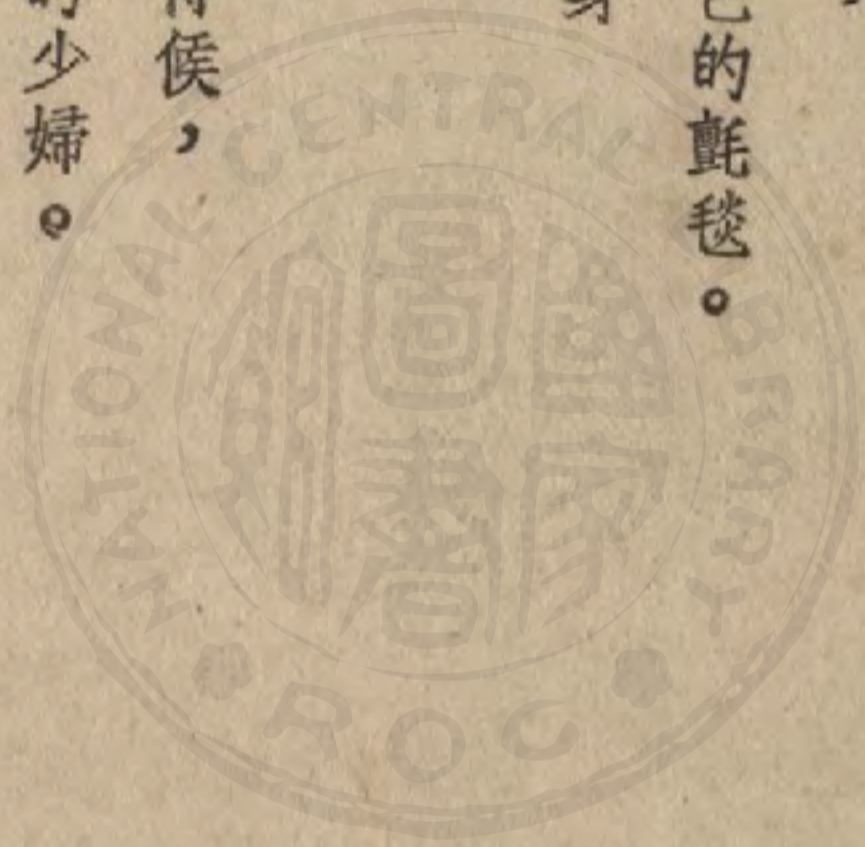
有時兩個巴林在旁邊侍候，

有時又是那兩個美麗的少婦。

扈從在後面的則是：

三個小巴林，

乾奶媽，濕奶媽，





一批舊時的家臣。

還有雪白的叭兒狗，

時時隨順着人意，

沿着草地前行。

周圍的農人們

都深深地致敬。

那個高大的漢子，

（我們的農人們早就注意到

他乃是這村子裏面的村正。）

現在，他在地主的面前，

謙卑地鞠躬，



正如崇高的祭壇前面

被屈服了的一個巨靈。

『正是如此大人！

遵了你的吩咐都完工了！』

他是這樣地謙卑，

我想他在地主的面前，

即刻就要伏下去，

就要屈身到塗泥！

這大隊的人仍緩緩前進，

直到他們站在

非常偉大的草堆前面，



那祇是今天纔開始堆成。

老地主用手指微微探觸，

他想着它是潮濕了，

他突然暴怒：

『看你們如何糟踏了

你們主人的財富！

我要你們的強制的苦工●來抵補！

快！蠢材！還不想法子麼！』

那個村正在苦惱中躊躇了一會：

『真的！我不小心！大人！

●強制的苦工 (barschin)，佃農爲地主所作的強制的工

役。

它是潮濕了！

那是我的錯！」

他即刻召集了農人們，

他們持着叉跑來，

懲罰了這怪物。

不久就將它攤開，

分成許多小堆。

老地主至此纔平息了暴怒。

（同時這幾個旅行的農人們

看出這些草——

如同火絨，



那是這麼地乾鬆！)

一個僕人如飛跑來，

帶着一塊手巾：

他是一個趂子——這可憐的人。

『老爺！午餐已預備好了。』

於是這大隊人！

三個小巴林，

乾奶媽，濕奶媽，

一批舊時的家臣，

還有叭兒狗，

又移動着



向來路前進。

農人們站着呆看；

船上音樂喧奏起來，

歡迎着他們的老巴林。

現在窩爾加河岸上，

一色雪白的餐桌，

光耀奪目。

農人們都驚奇着，

他們走近維拉蘇斯加；

『老叔！請說罷！』他們說：



「這奇怪的動作是爲怎麼的？」

這老人也是甚麼人？」

「我們的地主老爺，

大王子郁德登！」

「但爲甚麼他的態度

還是這樣的凶暴？

現在一切都改變了，

他好像還以爲一切都如以前一樣。

這草本來是乾的，

但他還要你們攤開了曬晾。」



「但更可笑的乃是——  
這草堆，這草地，  
都不是他自己的！」

「那末，那是誰的？」

「那是屬於公社的！」

「爲甚麼他要干涉了

與他沒有關係的事情？

你們還沒有自由麼？」





「唉！天爺爺！」

是的，解放令已下了，

我們與別人一樣；

但我們卻是一種特別的情況。」

「請對我們講講！」

這老人坐下來，

在草堆旁邊，

不說一句話。



農人們將神祕的手巾取出來坐下，

並小聲說：

「喂！法寶！」

給農人們以酒以麵包！」

即刻，手巾攤開來，

從不可視見的地方，

兩隻手

捧來了一堆麵包

一罐酒，

隨即消失了……

農人們仍然想着，



他們所問維拉蘇斯加的問題。

他們倒了一杯酒給他，

『來罷！老叔！

別客氣！

告訴我你們的故事。』

『沒有甚麼可說的，

倒是

你們說說。

你們是誰？

從甚麼地方來？

也到甚麼地方去？』



「我們可不像你一樣！」

我們告訴你罷——

我們從很遠的地方來，

想尋覓和發見了最重要的事情。

一個難題使我們很苦惱，

它使我們丟下了工作，

遠離了妻子

也減少了我們的飲食……」

因此他們告訴他：

怎樣他們偶然相遇，

怎樣發生了爭論，



怎樣發誓和下了決心，

怎樣他們在俄國的

重壓的地方，

悲苦的國度，

要尋覓了

自由而快樂的人……

老維拉蘇斯加聽着，

親切地觀察了他們，

『我看你們是奇特的人民。

我們在這裏就夠奇特了，

但你們比我們還奇特呢！』



「好罷！喝酒呀！」

並且說說你們的故事。」

燒酒使他的舌頭活潑了，

於是維拉蘇斯加

說了下面的故事。



## 一 老而不死

「這過去的地主，

大王子郁德登，

他是最信神的。

他的財富說不盡，

他的爵位最高崇，

他的家族，

屬於帝國裏第一等的門第。

他在快樂中度過了一生；

除了自己的快樂和任意而外，



並不知甚麼叫統治。

當我們被解放，

他搖頭不信。

他說：「這是謊話啊！

這些卑賤的惡棍！」

後來警士們來了，

還有警長，

但他不容許他們。

他命令他們滾出去，

一切事仍照舊進行。

祇是更懷疑而懷恨：

「叩頭！否則我用鞭子打死你！」





一些不憐憫！」

省長也親自來，

對他解釋；

他們衝突又爭論，

屋子裏充滿了

王子的暴怒的呼聲。

他是這樣的受刺激，

所以就在當晚，

他中瘋，

半身不遂，

據說顏色如土，

一切都不中用！



他不是金錢損失，  
乃是他的驕傲受傷。  
即使些微的貶損，  
他也會急得瘋狂。」

「喂！朋友！」麥德說：

「這意思就是：

做了地主，

這習慣就好像是天生的了。」

「也不單是地主如此，

農民的習慣也一樣的堅強，」

波荷插嘴說：



「從前我受了嫌疑坐監牢，  
我碰見一個叫做錫多的農民。

假使我的記憶還不錯，

他大約是偷馬犯了罪，

一個最奇特的人！

他從牢房裏，

總按時送錢出去，

完納了巴林的稅銀。

囚犯的收入多困難，

他求乞，

他做苦工得微利。

別人都嘲笑他：



「爲甚麼將你的苦工錢  
都一文不留送出去？」

他回答：

「都一樣，……還是這麼做，  
覺得使我很滿意。」

「好罷！老叔！

還是繼續着你的故事。」

「小事情固然是小事情，

犯錯在他的眼前可了不得！

老地主無知覺的躺着，



許多人都想着他已不能活了。

他的兒子們已被趕回來

就是你們剛纔看見

侍候着他的——

那兩個黑鬍子的巴林，

還有他們的妻，

卽那兩個漂亮的女人。

年長的兒子決定

處置他父親的一切事。

他召來了警察，

在文書上簽字。

但忽然老地主跳起來，



一直跑到他面前，

如同一隻受傷的老虎，

如同雷霆一樣的暴怒。

那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恰值我在那裏當村正。

我因事走進屋子裏，

我聽着他咒罵他兒子；

那咒罵的言語，

我將永不會忘記：

「猶太人該受責罵，

那是因爲賣了他們的救主；

現在你幹的甚麼事？



幾千百年法定的貴族特權，

你現在都投擲給家奴！

嘻！你卑怯的懦夫喲！

你不配做我的兒子！

你是小爬蟲的子孫！

神父所養的小爬蟲——

受了賊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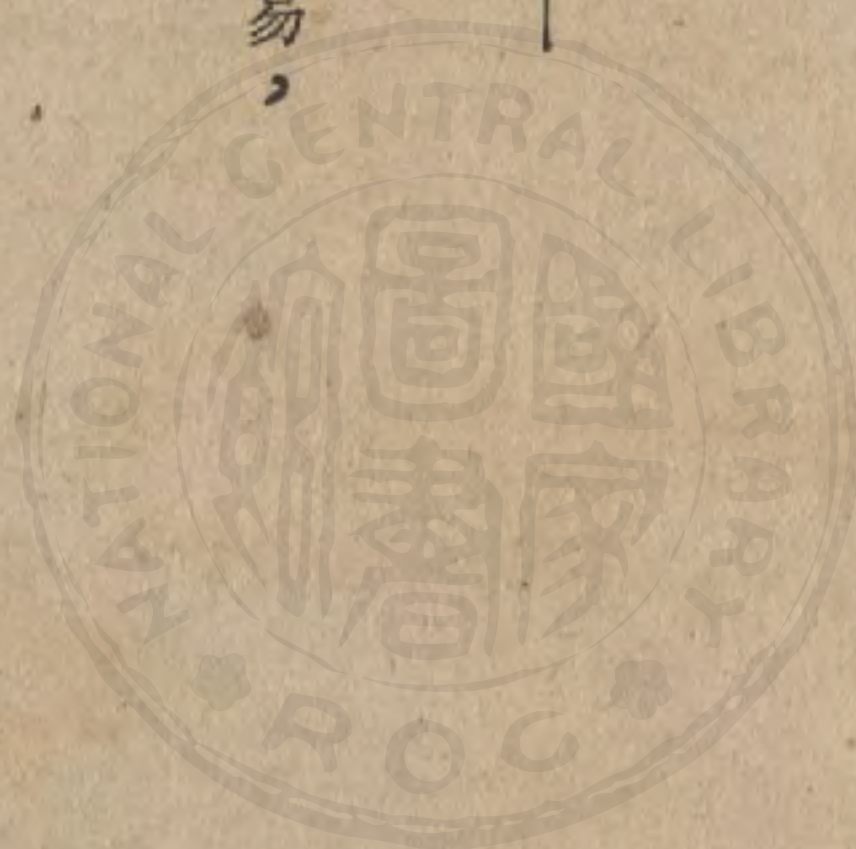
和最卑賤的農民辦交易，

那是可饒恕的。

但你呀！你是人，

你是郁德登的子孫，

是王子郁——德——登呀！



滾出去！……滾出去！

離開我！

你可憐的賤種喲！」

他的兒子恐懼了，

這將如何渡過這關難？

直到他死去？

因為那不是小項目啊！

山林和土地，

這都是屬於父親的。

他的錢袋也無人背得動。

並且我們的父親

有着三個「私生女」，





她們都住在彼得堡和將軍們結婚。

誰能料，

她們不是他的財產的繼承人？

……

老地主已經更衰憊，

他的死期已是遲早的問題。

祇有使用了欺騙的法子，

纔能使這事情彌縫過去。

所以那個少婦，

（那個最美的，我想。

她那時常常服侍老主人。）

妙啊！她告訴他

最近政府新下了命令，

說是已經解放的農民

仍舊取消了特權，

歸回舊主人。

這他很相信，

（你們看罷！這王子自從得病

他完全變成小孩子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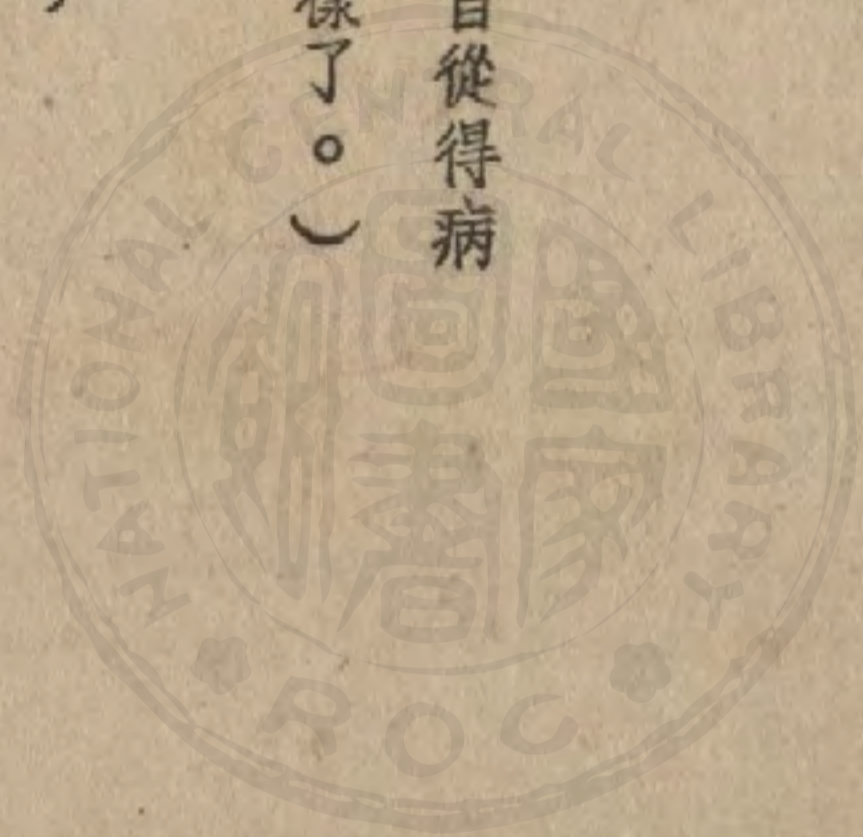
他歡樂地叫起來，

他召聚所有家裏的人，

都來向着神像祈禱。

並下令即使最小的鄉村，

也要舉行了報恩的節儀。



所以到處的鐘聲叮噠，

他也漸漸地恢復了自己的健康。

仍然如同從前一樣奏樂，遊獵，

仍然鞭打僕人，

仍然私設法堂。

固然，他的兒子們

和農民商量，

他已得到了他們的原諒。

尤其那個人，

（你們看見的

拿着手巾跑來的那個人。）

這無須說



他是這樣的愛着他自己的巴林！

他的名字叫做依俾特，

當我們被解放了

他還不相信——

「大王子郁德登，

不留下一個農民麼？

你們幹的什麼惡作劇！」

最後當「自由令」給他看了，

他說：「好罷！好罷！」

你們去享你們的快樂去！

但我仍然要做

郁德登王子的奴隸！」



他不能忘卻了

王子的好意，

因此他告訴我們

許多希奇的事——

他的少年，壯年，老年的歷史。

（如你們所知，

我常常以關於農民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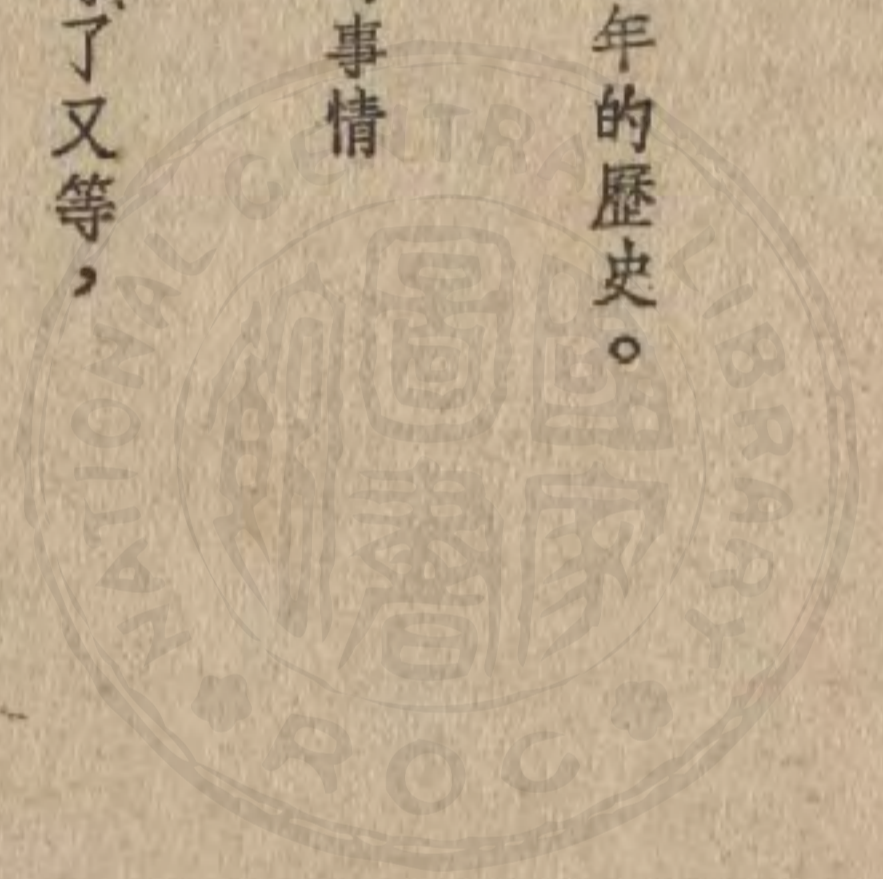
到公館裏，

每次總是在廚房裏等了又等，

所以這故事

我差不多聽了一百次。）

「當我年幼的時候，



我們光榮的少年王子，

有時，節日在家裏，

他總將我，

（記住：我這個最卑賤的奴隸！）  
浸入隆冬的冰河。

他的方法這麼巧妙啊！

他在冰河上鑿兩洞，

在一個洞裏用網將我沉下去，

又從別一洞裏將我拖上來！

當我長大的時候，

有時在冬天，

我和王子同車出去，



冰雪阻攔着道路，  
這時我們成單行。

他忽然異想天開，

(記住：這是多麼狂妄的事！)

他讓我騎上那隻領頭馬，

我這個他的最下等的奴隸！

他也極愛聽音樂，

所以也常常賞我一隻四絃琴：

「這裏！彈奏罷！伊俾特！」

然後御者打馬急馳，

風雪差不多蒙閉了我的眼了，

我仍雙手緊抱着樂器，

一面彈奏，一面隨着風雪奔馳。

有時，當然會翻車落地。

假使恰落在當前的地方，

雪撬可以輦過，折斷了肋骨，

那有什麼辦法呢？

但這還算是小事，

最壞的乃是凜冽侵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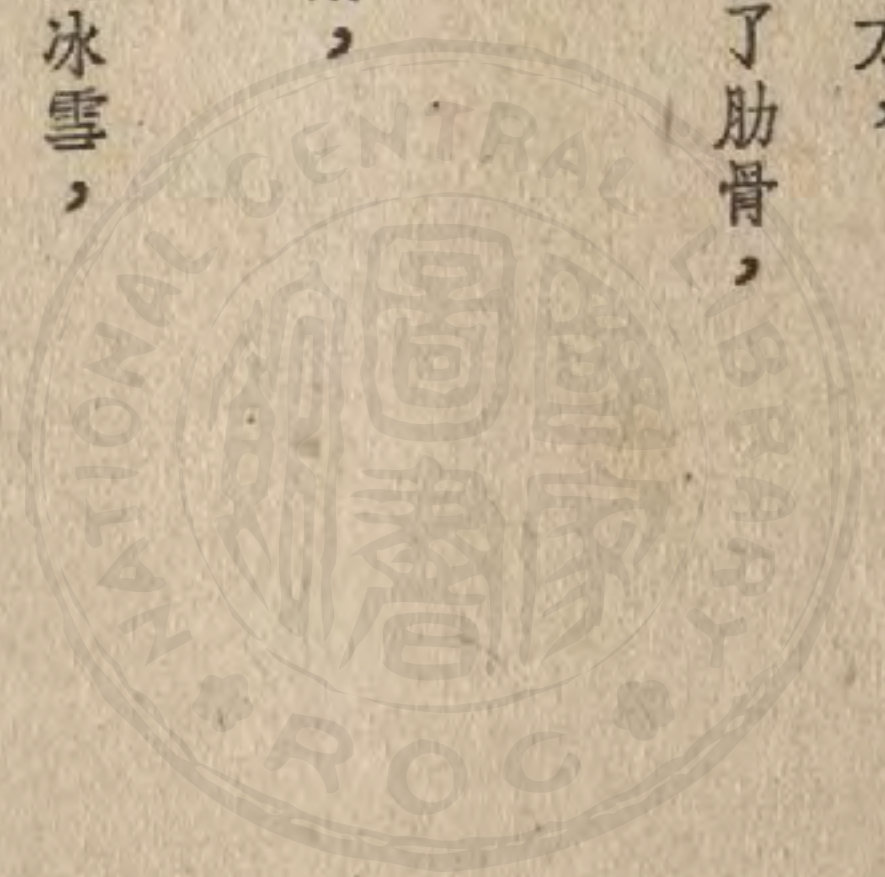
使你完全無助。

在曠野中，四周全是冰雪，

我仰臥地上，看着天星，

懺悔了我自己的罪過，

但朋友哟！





我聽雪擺的鈴聲，  
如同天國的福音，  
自遠而近：

這是王子想起來，  
又折回來覓我！」

（說到這裏，他的眼淚  
不斷地從臉上滾落下來。

無論何時他說到這，

他總是感動得哭泣呢！）

「他用地毯之類蓋着我，  
使我溫暖，



他抱起我來，

將我放在他坐位的旁邊，

我——他的最下等的奴隸——

在這樣貴人的旁邊呀！

這樣我們轉回了家園。」

他們對於這故事很有趣呢！

當老維拉蘇斯加

喝完了第四杯酒，

又繼續着說：

「他的兒子們召集了



我們所有的農民和奴隸；

他們說：「如我們的父親，

我們很痛苦。

這些變遷會逼死了他，

因為他受不住，

他是這麼虛弱了，

祇有隨順他，

保持了安靜，

就好像這些事情都不有發生，

讓他一步罷！

還是如同從前對他鞠躬聽命。

對於所有強制的服役，



所有不必要的勞工，  
還有他對於你們的責罵，  
這些我們

都給你們以重重的賠償。

他已經是日落西山，

醫生說他至多只能活兩三月了。

所以許可我們！

照着我們所要求的去做！

我們將給你們以窩爾加河岸的草地。

想想我們的報酬罷！

就將警察覓來作證人。」

「於是公社的人都聚攏來，

大家喧鬧又爭論；

想着這片草地，

（即現在我們所坐下的這草地）

還有這多的甘言，

這充足的酒，

問題總算解決了。

公社得等待着，

等待着巴林歸天。

「於是警察來了，

他笑着說：



「這真是合算！

這草地多肥美，

你們一切都無損失，

你們祇是裝傻子，

上帝會饒恕了你們。

你們要曉得——

在俄國，不對人鞠躬和忍耐

是要犯法的。」

「但我很反對，

我對農民說：

「爲你們倒沒有甚麼，



祇是我怎麼辦呢？

無論什麼事發生，

當村正的總得覓巴林。

我們如何回答他關於

許多無意識的訊問？

我怎能順從了他的亂命

做着一些沒有道理的事情？

「那有甚麼呢？

祇要脫帽鞠躬，

甚麼也不說，

然後你走出去，



就甚麼事也沒有了。

這老人是病了，

他虛弱而善忘，

許多的事必會記不清。」

「對的！或者他們說對了；

欺騙一個老瘋魔，

畢竟是容易。

祇是在我，我不願自己裝丑角。

唉！多少年了啊！

我總是站在門口

對着老爺們鞠躬！





這些事夠了！夠了！

所以我說：

「如果公社願意

被一個瘋魔地主去統治，

直到他死，

那我也不反對；

但是讓我自由罷！

我不願再來當村正！」

「就在這瞬間

全盤的事差不多決裂。

但克里木加·拉瓦說：



「好！讓我來做村正！

我將使你們雙方滿意——

地主和你們。

他不久就要歸天了，

公社就要得到了

這麼肥美的草地！

我發誓：

我能處置了這事，

並使你們都樂得要死！」

關於這提議，

公社中考慮了很久。

因為克里木加



是個壞傢伙，

他酗酒，遊蕩，

且狡猾，又不愛工作。

他和吉卜希人●很有來往，

一個無賴漢啊！

他最合做馬販子。

他嘲弄勤苦工作的人：

「作苦工不會發財呀！

好伙計們！

你們永遠不會發財——

● GIPSY 一種流浪人，以歌舞乞食爲業，亦間作盜賊，

爲人所厭棄。



你們祇是勞苦成廢人！」

所以他總是

如同他所說的；

有時候他到彼得堡，

是的，有時也到莫斯科，

有一次也到了西伯利亞，

和着許多買賣人。

可惜的是他去了又歸來。

他是十分聰明呢！

祇是不能貯蓄一法繩；

他也很機敏，

但也常常有苦惱。



他從旅行中

拾人牙慧，

會說了許多漂亮的言語：

「我們的父母之邦呀！」

還有「偉大俄羅斯的靈魂呀！」

「啊！莫斯科！偉大而繁華的城市呀！」

「但我」他自己也高唱着：

「我是一個率直的俄國農民！」

他一面喝酒，一面擊打他的頭。

一口氣可以喝下一壺酒，

那好像是吞下了一樣。

爲着一壺酒他也可以向你跪下。

假使他有錢，

他也很豪爽；

他所遇到的第一個人

都可以和他喝酒。

叫囂，欺騙和愚弄人，

這都是他的絕技。

他常常無中生有，

誇大而誣枉，

將死馬也說得活了，

假使他被捉着

他會設法逃脫，

反給你一個嘲弄，



或者他的最得意的格言：

「讓你的正直

打掉了你的牙齒！」

「好！就這樣：

經過了長久的考慮，

公社中決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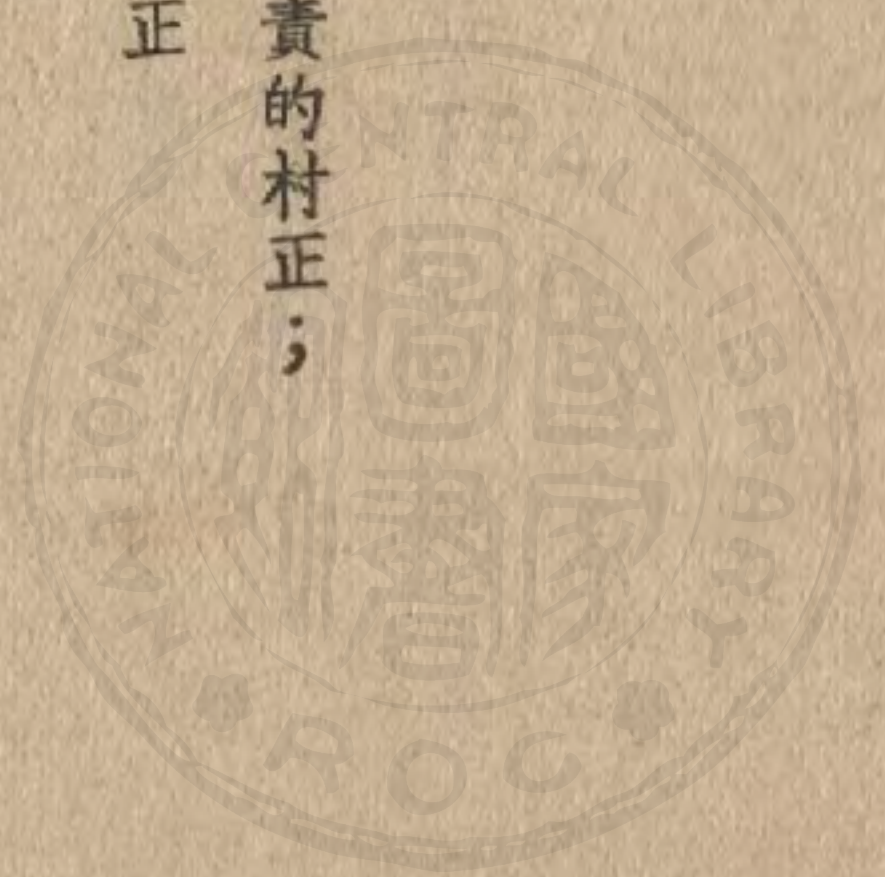
我仍然留着，作為負責的村正；

克里木加則是臨時村正

要他來應付了巴林。

就是這樣罷！

他們很相稱，



恰是一對——！

這樣的村正！

這樣的巴林！

他有着米尼●一樣的大鬍子，

有着油刷得光亮的良心；

所以你看到他，

好像他是

再也覓不出的

最沉着的，

最負責任的農民！

巴林的兒子





給他一件長外套，

他馬上穿上了。

這「無賴漢」的克里木加

即時成爲文質彬彬的

約卡伯·克里木<sup>①</sup>，

一個最尊貴的村正。

最不幸的是：

老巴林每天得坐了車子，

巡行一遍所有的鄉村。

看見他的車子來，

① 約卡伯，父名。意即約卡伯之子。在俄國稱呼人並稱

父名，乃是表示尊敬。



你得起立，脫帽，敬禮。

天知道爲甚麼

他也會用腳踢你，

責斥你和咒罵你。

但你默默忍受着。

他看農民們在田地裏工作，

他責罵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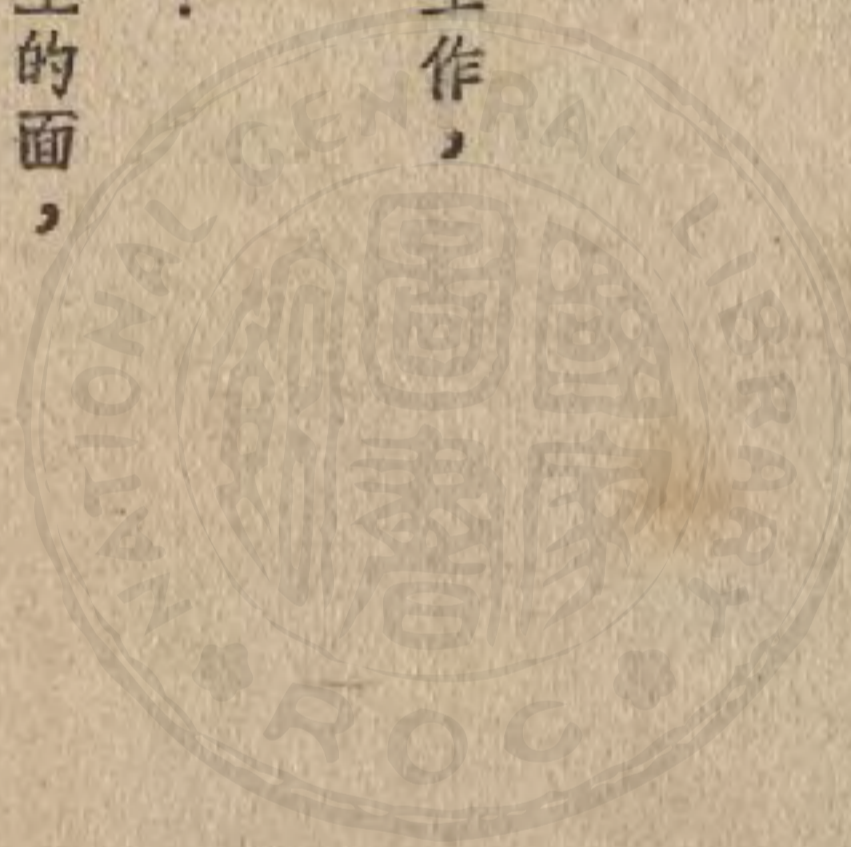
是怠惰和渴睡的懶漢！

（雖然農民們當着地主的面，

已經是加倍地勤謹。）

他從不想到：

那已經不是他自己的田地，



而是我們的了！

當我們聚攏來歡談，

我們總談論着

這個瘋癲了的巴林！

我相信

他的耳朵會發燒的，

當我們聚談到他的時候。

同時約卡伯·克里木，

奔跑着，好像帶給公社

以重要的消息，

（這蠢豬！自從他能站在

貴人的台階上，



他驕傲起來了。）

他一面跑一面叫：

「公社的人都聽令！

寡婦德林特維納

房子倒塌了，

現在他求乞呢！

因此他命令你們

讓加伯里爾·約卡夫

和這個寡婦結婚；

再建造了小房子，

讓他們住在裏面，

自由滋生。」



這新婦已經七十歲了，

有着新郎的七倍！

誰能忍住不笑呢？

又有別的命令：

「那些牛畜

在天明時驅出，

經過了巴林的場地，

牠們咩咩地鳴叫，

驚擾了巴林的清夢。

因此責成牧人，

不許那些牛畜作那樣子的叫鳴！」



這七個農人都同聲大笑了。

『但這有甚麼可笑呢？

我們這裏都有許多古怪的事情。

從前我聽說：

耶庫次克被一個將軍統治着，

在人們還沒有聽到他發瘋以前，

他在城牆的周圍，

釘了許多椿，

將牛都拴在那裏。

所以那裏全是木椿，

如人們所說的

就好像彼得堡的石像。

別的一個嚴厲的命令又下給公社了：

「更夫梭弗羅諾夫的狗，

行爲不良

他向着巴林狂吠，

因此梭弗羅諾夫着卽斥退。

另由伊維里木加代替了他的位置，

看守了巴林的田園。」

另一種哄笑又起來了，因爲

伊維里木加很愚蠢，

著名的聾啞者，

是全村裏的白癡呢！

但在這裏，克里木加卻很歡喜：

至少他覺得

許多事情於他很合適。

他各處奔走，

並且事事都干涉，

甚至於酒也少喝了。

有一個刻薄的小婦人，

她的名字叫阿里維納，

她是克里木的妍頭；

她也巧妙地幫助着他





共同愚弄老巴林。

因為是婦人，

所以生活還能夠維持。

她們帶着葛布，菌類，莓實，

到公館裏，

知道貴婦人們

會購買了這，

隨所需索給價，

並且給她一頓飯吃。

我們都嘲笑和作戲，

直到我們覺得危險，



有一次還幾幾乎失敗了，

因為我們中有一人

叫做彼特羅維，

一個無行而惡舌根的農民；

他不饒恕我們，

因於我們也同意

共同調侃了巴林。

他會說：

「沙皇悲憫了你們，

現在你們卻撇去了你們所負的責任！

這見了鬼了！

我們不要主人了麼！」



我們祇有給他燒酒，  
纔可以停止了他的嘮叨。

（真的，他的弱點就是酒。）

但是有鬼，他真的碰到了巴林，

一天，彼特羅維

到樹林中去偷木頭，

（好像夜裏不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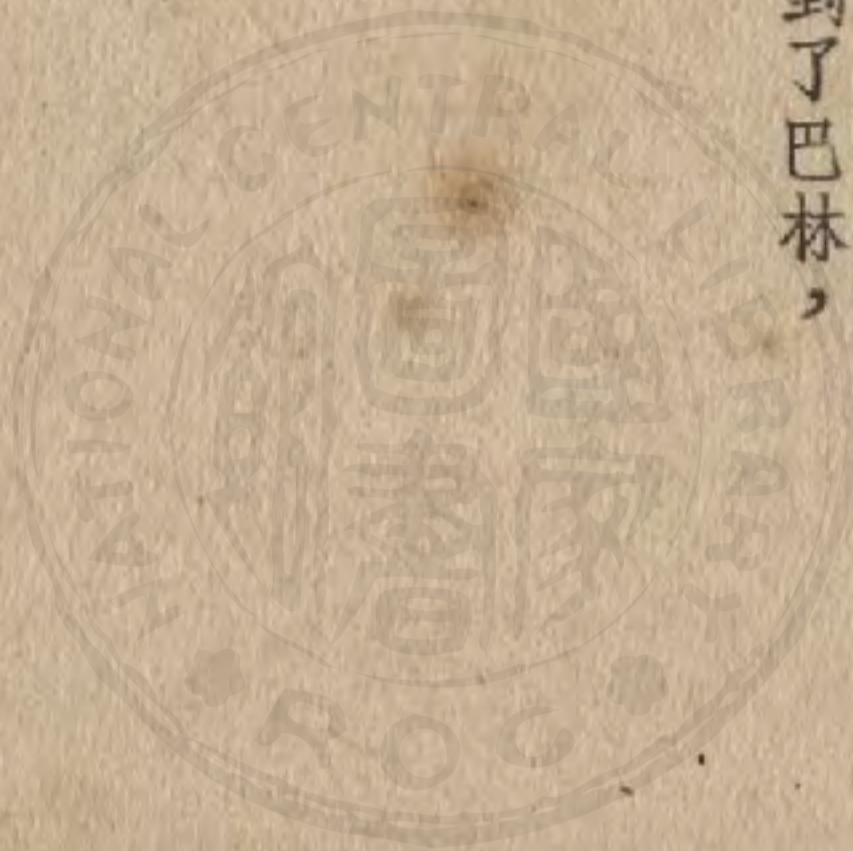
他的偷盜

祇有在白天。）

但一輛車子

突然跑來了，

中間正坐着巴林！



「小農人！這美麗的樹幹

是那里的？

是那裏來的？」

他知道呢！這老傢伙！

他知道那是那裏的。

彼特羅維站着，

甚麼話也不能說。

他怎麼回答呢？

他從巴林的林子裏

偷了這棵樹。

「巴林已經暴怒了，



他窘苦他，且咒罵他。

他不能忘記貴族的特權，

他們祖先的爵位，

他都錐在

彼得羅維的身上

如同螺旋錐。

「這農人忍耐着，

但即使他能忍耐

也按捺不住了。

他清早出來，

沒有吃飯，



已經餓得發昏。

現在巴林的責罵

如同蒼蠅一樣，

嗡嗡嗡嗡地在他的耳朵裏喧嚷。

他不能保持鎮定了，

他面上冷笑起來！

「夠了罷！你這嚇鴉的草人①！」

他向着巴林說：

「你發瘋的丑角啣！」

他的嘴巴第一次

① SCATECROW——田間嚇鴉的草人亦譯作「嚇鴉」。

覺到很自由了，

因此他說出這多的話，

也咒罵了巴林的祖宗先人。

巴林的話，

祇不過如同蚊蟲嚶嚶，

但農人的咒罵

卻如斧頭劈擊。

巴林發昏過去了，

他遇過輕微的雨點，

但他不能忍受當前的石頭。

貴婦人們都伴着他，

她們也都驚惶失措。



她們都奔向他，  
要制止他。

「他咆哮着：

「我要殺了你喲！

爲什麼

你越來越驕傲了？

你這老蠢才！

你豬圈中的廢料喲！

你還吩咐些甚麼？

你已失去了你對於農民的

管轄權了。





你是最後剩下的一個人。

由於農民的意思，

因他們很愚蠢，

所以他們到今天，

看待你仍然好像是主人。

但明天這種兒戲即將完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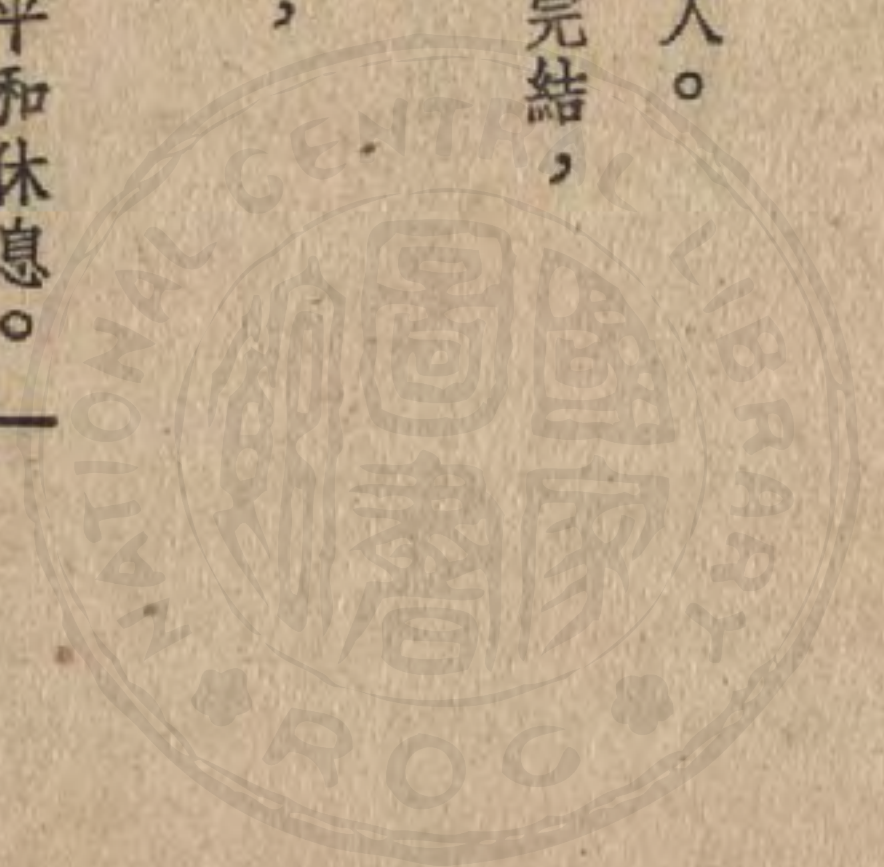
我們

給地主們一根豬尾巴，

將他們一脚踢回去，

讓我們有着永久地和平和休息。」

「巴林捏緊了拳頭，



「你反了！反了！反了！」

他全身戰慄，

他半死一樣地

倒在地上！

「完了！」別人都這麼想，

黑鬍子的侍者，

美麗的貴婦人也都如此想；

但他們錯了，

這還不完呢！

一個命令：



「召集了全村的人

當着巴林的面，

懲罰了這個叛徒」……。

年青的巴林和貴婦人，

都驚惶着跑來

覓克里木，覓彼特羅維，

覓我：「救救我們罷！」

他們的面色慘白了：

「假使這計策被知道，

我們一起都完了！」

這是克里木的責任，



來處置了這事：

他和彼特羅維

日夜喝酒，

並親媚地擁抱。

他們在村子外面，

走來走去，

到了半夜，

他們又再喝酒，到了天明。

彼特羅維喝醉了，

並同意被送到

巴林的大天井。

他感謝昨天的事



巴林對他，並不追究。

巴林在陽台上並不動心

但克里木卻十分地歡喜。

他領着彼特羅維到馬棚裏，

讓他坐下，

放一加侖的酒在他的面到：

「現在喝罷！」

並開始哭喊——

「啊啊！我的小父親呀！」

啊啊！我的小母親！

饒了我罷！饒了我罷！」



彼特羅維依着他的吩咐

他放聲號叫。

巴林在陽台上

聽着，心中歡暢。

他聽着哭喊，

如聽着最美的音樂。

但誰能忍着不笑呢！

當他也叫起來。

「別饒他！這流氓！

這沒有羞恥的無賴！

讓他也知道些好歹！」

彼特羅維越叫越大聲，



直到他喝完了酒，

自然這結果，

他並沒有人說情。

四個農人將他拖出馬棚來，

他的表情，

是這麼痛苦，

所以即使巴林也覺得可憐了。

他和悅地說：

「那是你自討的呀！

小農民！你知道麼？」

「你們看這地主，



有着多麼的好心腸。」

普魯凡說着，但

年老的維拉蘇斯加

卻冷冷地回答：

「這便是俗語所說的

「讚美草，在草堆；

讚美人，在棺材！」

但那也好像有天意，

彼特羅維終於死了。

就在這晚間他驚悸起來，

● 'Praise the grass—in the haystack, the lord in

his coffin.' 民間成語，亦即貓哭老鼠假慈悲之意。





徬徨不安；

直到半夜，神父來了，

剛天亮，他死了。

他被埋葬，

墳上樹着十字架，

他之死，祇有天知道。

那是一定地，

我們誰也沒有摩觸他，

否！沒有用手指，

更不用說用棍子。

也有時我們這麼想：

假使那意外的事不發生，



或者他不會死。

看罷！朋友！

農人比甚麼人都驕傲，

昂着頭，

不折腰，

但忽在巴林的眼前死掉了。

這平了他的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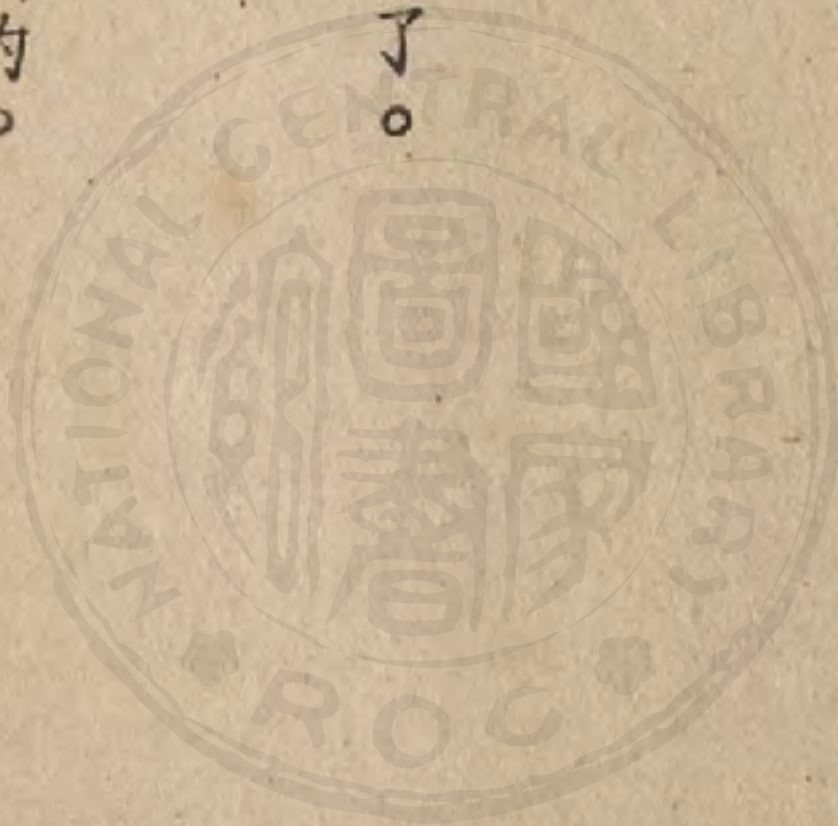
使他很喜歡。

這那裏是彼特羅維想到的。

我想彼特羅維

大約是恐懼，

怕激怒了公社，



公社不要他。

公社是愚蠢的，

它不久就毀滅了你……。

「貴婦人們都來，

預備向這老農人親吻。

這克里木加！這壞蛋！

這作了壞事的囚徒！

她們給他五十個盧布，

又有一些好食品。

一個僕人正從巴林那裏來了，



他們已吃完了午餐。

或者他們差遣他來

召喚了村正。

我去看看去，

看看那裏的滑稽戲！



## 二 村正克里木

這幾個旅行者，

隨着他走去，

後面也跟隨着許多男男女女。

因為午鐘敲過，

現在正當他們的休息。

他們聚攏來

排成一隊，

站得遠遠的，

看着這些貴族們，



互相低語而且驚奇。

在雪白的餐桌上，

杯盤狼藉

周圍滿坐了貴人。

老巴林尊嚴地

坐在餐桌的一端。

全身穿着白衣，

面皮皺縮

目光昏沉。

衣服的鈕孔裏

掛着小小銀色十字架。



（一個農人小聲說：

「那是聖佐治十字架啊！」）

在他的背後

則站着依俾特

這馴順的忠心的老僕人，

穿着白裙，扎着白帶，

替他揮趕着蒼蠅。

在兩邊

則是美麗的貴婦人：

黑髮的一個，

唇紅如甜菜

目睛如果核；



別的一個

金髮捲曲

如猛獅的鬣毛。

（啊！你金黃的頭髮啣！

你如同紡織的金絲，

在陽光中放光而且燃燒了！

三個年幼的巴林

坐在三把高椅子上，

每個的領下掛着一塊白手巾

年老的奶媽侍候在他們的旁邊。

稍遠則是一批舊時的家臣，

面對着王子，





在桌子的另一端，

黑鬍子的侍者一排的坐着。

每把椅子的後面，

站着一個年青的侍女。

婦人們都搖擺着樹枝

在揮趕了蒼蠅。

桌下幾個白色的叭兒狗，

三個小巴林

則有趣地在逗弄着牠們。

在地主的面前站着

光頭而謙卑的村正。



「現在告訴我

這些草多替割完？」

巴林問着，一面說話，

一面吃東西。

「那就快割完！

我們爲大人作工，

每禮拜提出了三天。

每區出一匹馬，

一個壯丁和一個壯婦，

還有一個半老的婦人。

這禮拜的今天，



爲巴林所做的役限都已完成。」

「吐吐！」

巴林好像發現了別人的狡謀一樣的叫起來。

「你說巴林的「役限」麼？」

那是甚麼意思？說罷！」

他圓睜着一隻獨眼，

望着這農民。

這村正失措地，

垂下頭來：

「當然，

我們惟大人的命令是聽！

假使天氣好



兩三天內，大人的草

就可全部割完。

這不是麼——對不對？」

（他掉過頭去，看着他周圍的農民，）

即刻那個刻薄的婦人

克里木的妍頭阿里維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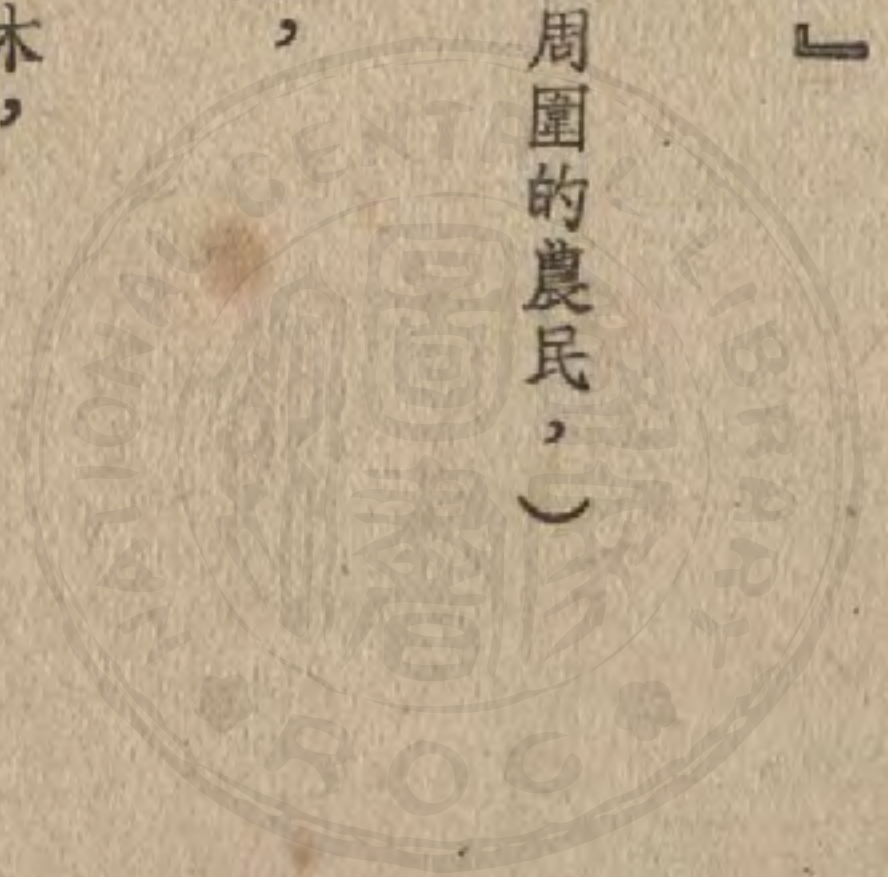
回答他：

「對的！納卡伯·克里木，

巴林的草

比我們的要寶貴。

我們趕着去做，



趁着好天氣。

我們的則留着緩一步。」

「她是一個婦人，

卻比你聰明！」

巴林說着微笑了。

忽然他又大笑而且搖頭：

「哈哈！你！木頭喲！

哈哈！你傻子！傻子！傻子！

你說巴林的役限麼？

哈哈！傻子！傻子喲！

才！



巴林的役限

將是你一生的時間！

你不知道麼？

我是上帝許可，

是沙皇的憲章上載明，

我以我的出身和我的功勳

我永遠是你們的無上的主人！」

這些生客們在這裏，

看見維拉蘇斯加

忽然輕輕地溜開

坐在草地上。



『那是爲甚麼？』他們問，他

『現在我們也可以休息休息，

離他遠些。

你不能阻止他不說話，

因爲自從聽說我們將被解放了，

這巴林用盡心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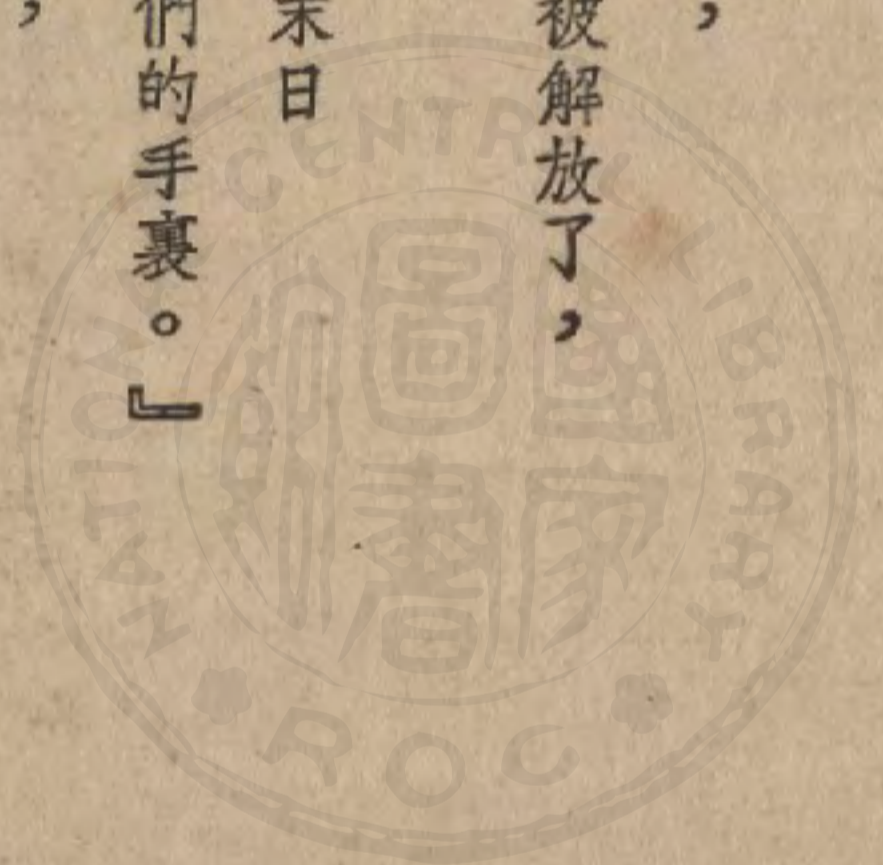
要使我們直到世界的末日

也仍然要緊握在貴人們的手裏。』

真的，一點鐘已過去，

這王子仍在不斷地說着；

但他的舌頭已不聽使喚，



他滿嘴吐沫而且氣喘。

他說話很吃力，

他的右眼也痙攣而戰慄。

左眼則圓睜着

不住地轉動，

如同貓頭鷹的眼睛！

他重復着說了又說，

他的祖先的權利，

他的職位，他的功績，

還有他的名號，他的領地。

他以神聖的咒罵，

沙皇的憤怒，





投射給

喧鬧着的農民。

並且嚴格地命令

公社中須掃清了

所有無意識的思想。

他吩咐着農民

永遠牢記着

他們是他的奴隸，

必須永久敬畏着他們的主人。

『我們的祖宗喲！』克里木叫起來，

用着一種怪聲，

好像忽然想起全能高貴的地主

心中歡喜

所以發出了這樣的怪聲。

「除了我們所敬愛的主人

我們還服侍誰呢？

我們還尊敬誰呢？

我們還希望誰呢？

我們在悲愁中飲食

我們在以淚洗面，

我們何能反叛呢？

我們的頹敗的茅舍，

我們的弱小的身體，



我們的自己，  
全是屬於你，  
你，我們的主人。  
我們播種在地下，  
我們的收穫  
我們頭上的頭髮，  
他是屬於你，  
你，我們的主人。  
我們的祖先死了  
躺在棺材裏；  
我們的在坑上垂着頭的病弱的父母，  
我們的還在



搖籃裏的小子女，

也都屬於你，

你，我們的主人。

我們在家中，

自由地思想，

但也如同一尾小魚

逃不出了你的絕大的魚網。」

這村正的言語

使地主老爺喜歡了。

他的右眼溫和地凝視着他，

左眼卻眯得細小了，



且如天上月亮一樣的和平。

他傾倒了一大杯

紅色的外國葡萄酒，

「喝罷！」他對這農民說。

這高貴的酒在陽光下

如同血液一樣的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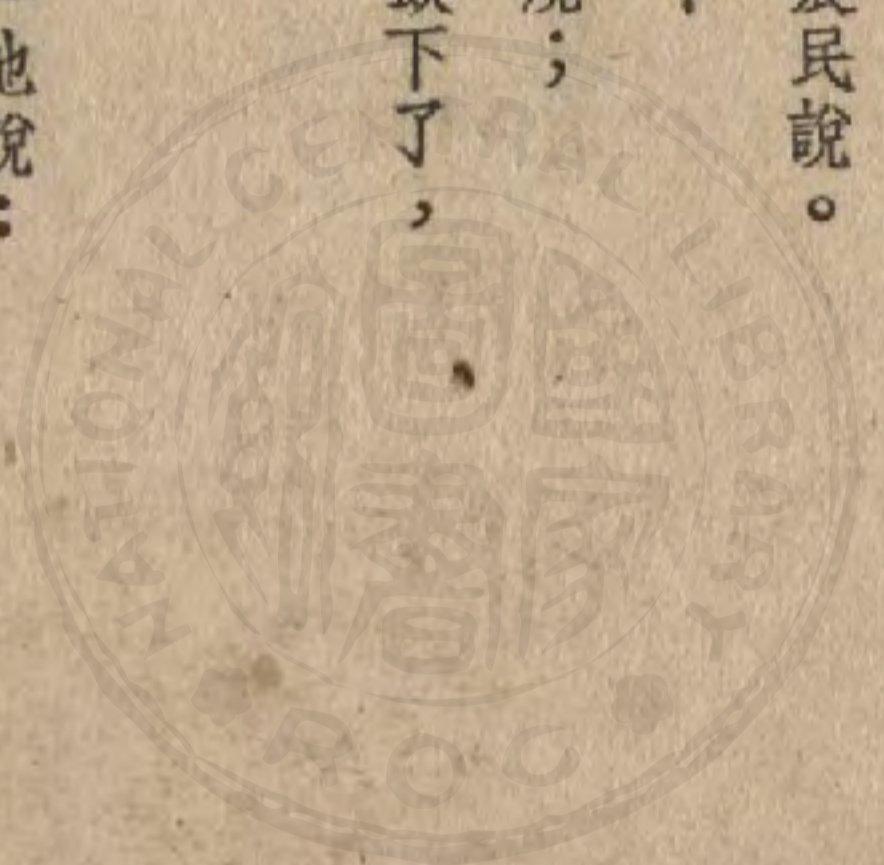
克里木毫不推辭地飲下了，

於是又繼續着說：

「我們的祖宗喲！」他說：

「由於你的慈悲，

所以我們生活着，



如同在基督的懷抱裏。

讓那些

得不到巴林的矜憫的農民

都不能生存！』

（他又啞了一口那酒杯。）

『假使沒有巴林的博學和智慧，

假使農民不能謙卑的服從

全世界也得要毀滅。

由於你們的出身，

由於上帝的神聖的裁定，

你們該得統治了

愚蠢而無知的農民。



由於上帝的意思，

農民們也必須

尊敬，愛護和服役了主人！』

說到這裏，

站在巴林背後

揮着樹枝的老僕人伊俾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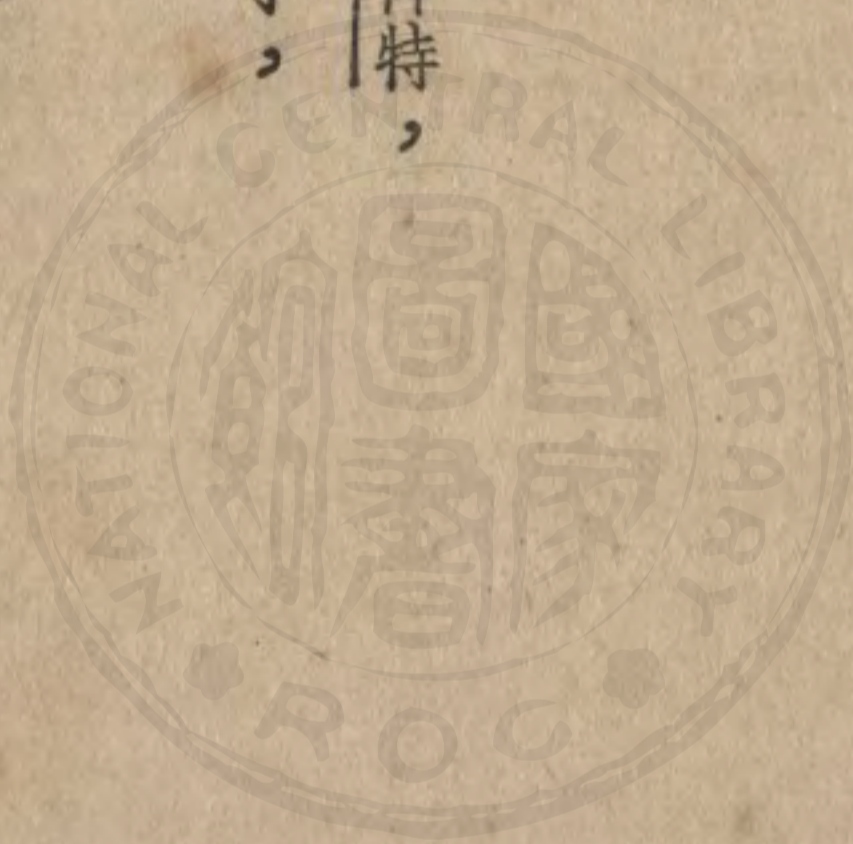
開始大聲地嗚咽起來了，

眼淚如流泉一樣的

從老皺的臉上流下來。

『讓我們祈禱我們的巴林

長命百歲罷！



這樣他可以長久施恩於

他自己的僕人！」

這笨漢，

這癡愛的僕人哭泣了。

他舉起他的瘦弱而顫抖的手，

不斷地在胸上畫十字。

黑鬍子的侍者們

嫉妬地望着他，

心中有着秘密的不快。

但他們有甚麼辦法呢？

所以也祇好

摘下了帽子，





舉起手在胸前畫十字。

這老王子，

這老態婆娑的乾奶媽，

也在胸前畫十字。

還有克里木村正也作了

與這同樣的表示。

他向那婦人，

他的刻薄的小妍頭眨眼。

即刻這些婦人們

也走近來了，到了桌子的旁邊，

熱心地

在胸前畫過了十字。



但另一個婦人也哭泣了，  
如同那個老僕人一樣，

『對啊！現在哭泣罷！年老的寡婦德林特維納嗚！  
你庸懦的愚人！』

維拉蘇斯加牢騷着說。

紅熱的太陽，

從雲影中羞澀地窺視。

河面上，可聽見

悠緩的沉醉的音樂。……

老地主感動了，



右眼中充滿了眼淚，

金色髮的貴婦人

將他的眼淚揩乾，

她熱心地

又向着他的左眼親吻。

「你們看罷！」

這老人告訴了他的兒女們

這兩個壯年的兒子

和兩個美麗年青的貴婦人。

「我想那些流氓

那些彼得堡的說謊話的人，



他們說我們是暴君呢！

讓他們來聽聽，

也看看這情景！』

但即刻發生了一事，

打斷了巴林的說話；

一個農民忍俊不住，

嗤地一聲笑起來了。

巴林非常吃驚了，

他拍着桌子，

定定地望着



笑聲發出來的那地方；

他的右眼很凶猛，

如同山貓之望見了俘虜。

他的左眼旋轉着。

『去抓來呀！』他嘶叫着：

『去呀！將他抓來！這惡棍！』

村正即刻擠到人叢中去，

一面很焦急地問着自己：

『現在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他走出人圈外，

那裏坐着旅行的農民。

他對他們說，

聲音如同蜜一樣：

「你們中一個上前來罷！」

看罷！因為你們是生人，

他不會責打了你們。」

這些農民雖然不願見地主，

卻也歡喜幫助了村正。

但年老的巴林是瘋子，

誰能擔保

他不責罰了他們？



「好罷！你去！羅曼！」

哥賓的弟兄說：

「因為你愛地主哪！」

「我想最好還是得你去！」

所以每個人都推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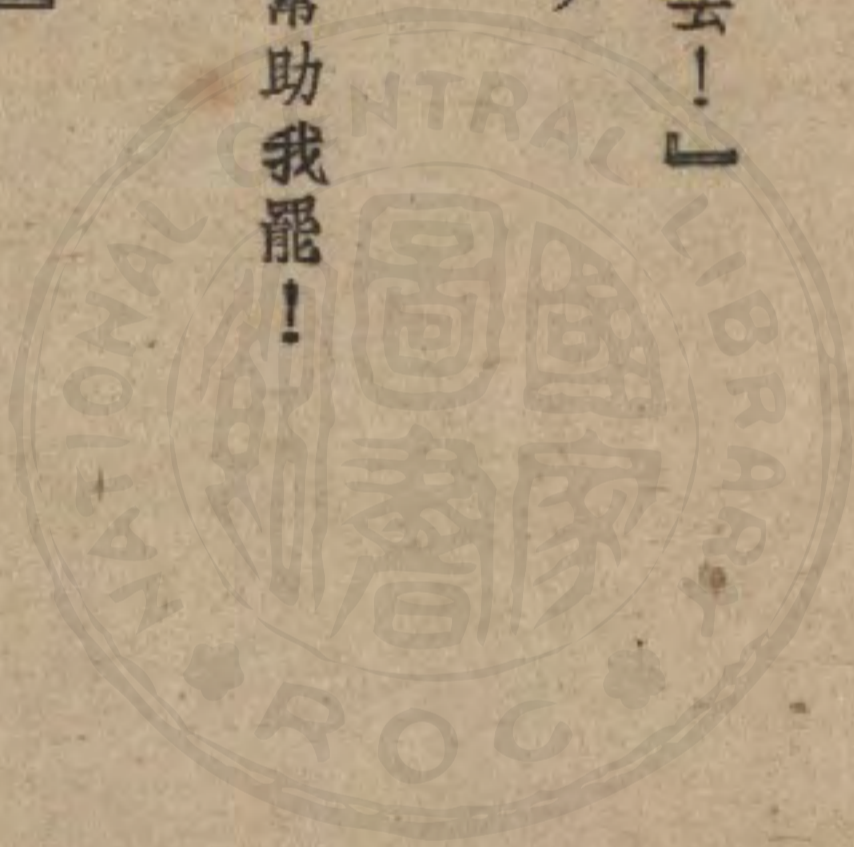
克里木不能忍耐了，

「現在，維拉蘇斯加幫助我罷！」

出個主意救救我！

「這事我已經很頭痛！」

「是呀！你是說假話騙人罷了！」



「阿呔！」克里木怪叫起來：

「我騙你作甚麼呢？」

我們都不是捏在地主拳頭裏？

直到我們最後一天

死後躺在棺材裏？

到了地獄，

又那裏知道他們不也在那裏

等待着磨折了我們？」

「克里木！

他們還要拿着我們



開甚麼玩笑呢』

『燒一把火，

讓他們在熱鍋裏沸騰罷！』

別一個人大聲笑着說。

但巴林的兩個兒子

忙着向他們走來，——

『克里木哟！

你是多麼的愚蠢！

我們的父親

打發我們來覓你。



他暴怒着，

你這久沒有轉回去，

也沒有將這沒有王法的人帶回來！』

『我們不能帶他來！巴林！

他是彼得堡來的一個陌生人，

且是最富的農民。

魔鬼使他來，

爲難了我們。

他不明白我們的情形，

他看到了這一切，

所以禁不住笑了。』



「好罷！留下他，

隨便另指一個人，

讓我們重賞了他罷！

看哪！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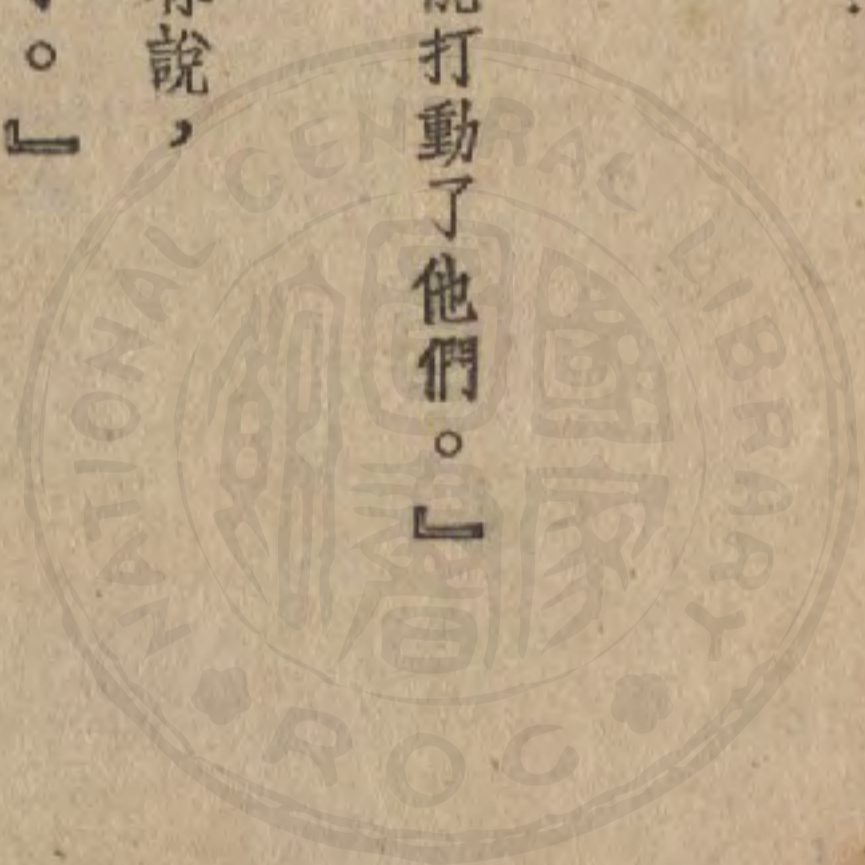
他拿出五個盧布來。

「啊！不能！這不能打動了他們。」

「好罷！跑去對巴林說，

就說那人已經躲藏了。」

但還有明天呢？



你們當沒有忘記

彼特羅維，

我們如何懲罰了

這個無辜的農人？」

「那麼，怎麼辦呢？」

「給我這五個盧布！

信託我！我可以救了你！」

那個刻薄的婦人叫起來，

那個村正的祕密的妍頭。

她跑着，離開了農民們，

一路悲哀一路號，



一直葡萄在

巴林的脚邊：

「哦！你紅熱的太陽哟！

哦！我的天父哟！

別害了我！

我僅僅有着一個獨兒子！

唷！慈悲慈悲罷！

我的可憐的孩子是白癡！

上帝將他送到世上來，

即天生的沒有智識。

他瘋瘋癲癲，



當洗澡的時候

他蹣跚曲着身體；

他將水放在木鞋裏喝，

並不在水壺裏。

他甚麼也不會做，

祇有傻笑；

這是天生的呀！

我們的可憐的家

由於他而不安；

我們的房子已變成了荒墟。

我們也常常沒有飯吃，

這也使他發笑，



這可憐的瘋人！

你給他一法繩，

他就砸破了頭蓋。

這裏那裏

他總是笑，

這是天生的，

你能怎麼說呢？

一個白癡

在悲哀的時候，也會傻笑起來！」

這個機警的婦人

伏在巴林腳邊，



顫抖着，

尖聲地哭叫着，

如同針扎了的怯弱的女孩子。

她親吻着他的脚。

『好罷！走開！……上帝保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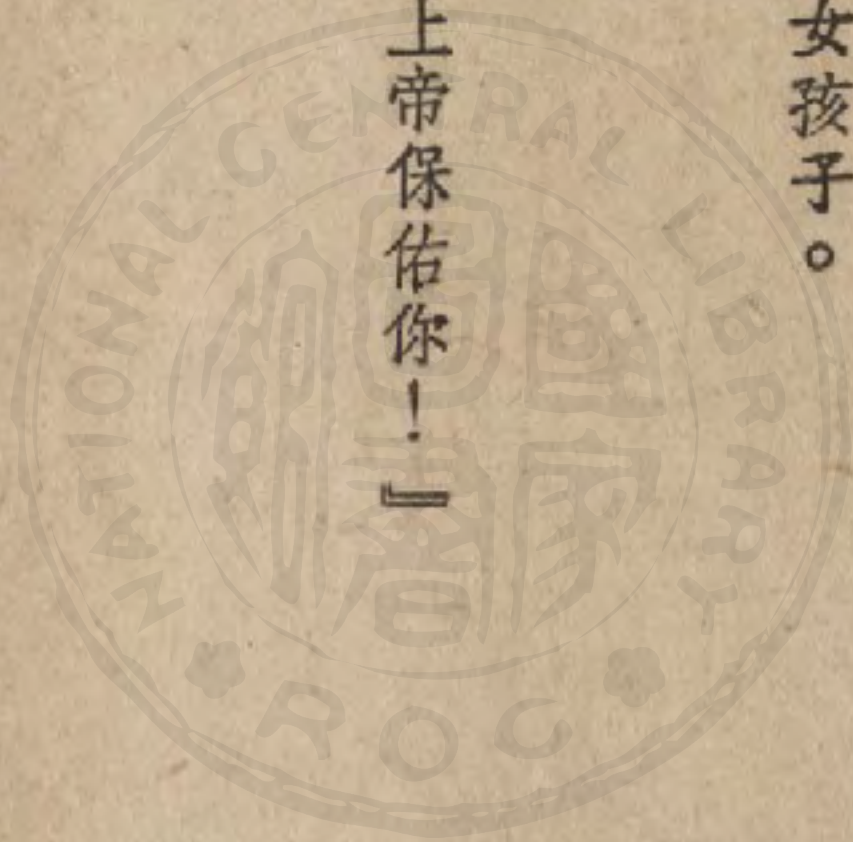
巴林溫和地說：

『一個白癡發笑，

我不發怒，

我纔是要笑他呢！』

『天爺爺！你是如何地慈悲！』





這黑眼睛的貴婦人

親媚地說，

並且梳理着巴林的白髮。

黑鬍子的侍者也插嘴了：

「一個傻子，

不會聽主人的話，

尤其是我們父親的這些話：

這麼高貴，這麼智慧。」

這時，——克里木，這無恥的流氓，

他也在他的旁邊，



用衣襟擦眼睛，歎息又嗚咽。

『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

我們的天父的子孫們，

他們知道責罰，

然而更知道慈悲和饒恕！』

這老人更快樂了，

並且又要喝淡酒。

於是軟木塞在空中投射，

射落在農婦們的身上，

她們笑着叫着跑開了。

但巴林大笑了，



貴婦人們也笑了；

她們的丈夫也望着她們笑，

其次那個老僕人伊俾特，

也開始笑了。

乾奶媽，濕奶媽，

以及全體的人都笑了。

這個宴會多快樂呀！

老王子又叫他的媳婦們

倒酒賞給了農民，

將餅乾給與孩子們。

給女孩子以香甜的蜜餞！

農婦們也喝一杯酒。



老王子喝着，

且誇讚着農民；

並偷偷地扭捏着

美麗的貴婦人。

『那對了！

那於他很有益，

那比醫藥都強！』

維拉蘇斯加看了這，

對農民們說。

他大杯喝酒；

很久，他不沉溺於饗宴

即沉溺於暴怒。』



於是音樂的聲音，  
從窩爾加河傳來，

女孩子們都已經

歌唱而且跳舞了！

老王子看着她們，

輕輕地敲着自己的手指。

他想走近她們去，

他站起來，

但站立不穩。

他的兩個兒子扶持着他，

他站在他們中間，



搖動掙扎，

和着音樂的節奏，

輕點着自己的步履。

因爲左眼很吃力，

所以它可怕地旋轉着。

『但你們爲甚麼不跳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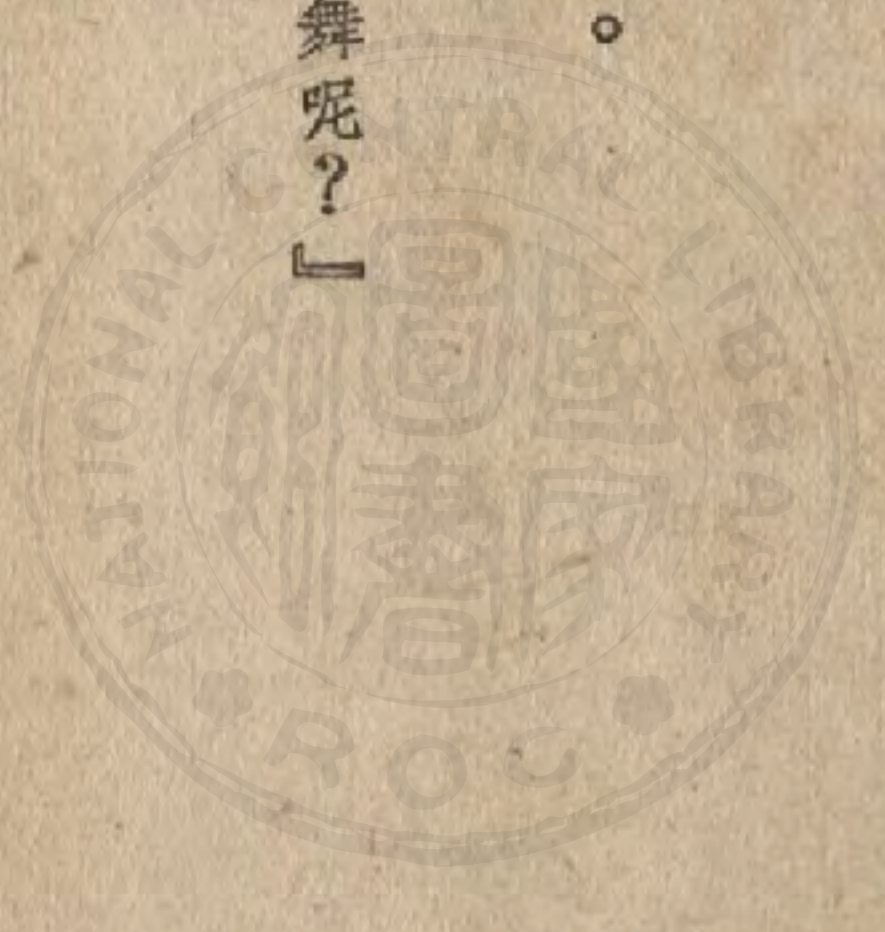
他問他的兩個兒子

和兩個美麗的貴婦。

『跳舞罷！跳舞罷！』

他們也忍不住了，

所以他們也跳舞了！



他望着他們歡笑，

他想指示給他們，

在他的生時當如何地享受。

所以他

如同在狂濤的甲板上一樣的搖蕩着。

「歌唱呀！魯加！」他命令。

金髮的貴婦人不願意唱，

但這老人強迫着

這貴婦人唱了，

低緩而溫柔，

如同一陣輕風，

吹拂在夏夜的柔軟的草上；

如同擊打着新枝的

浙瀝的雨滴。

它們這樣的輕撫着

這孱弱的老人，

所以他熟睡了。

貴婦人們輕輕地將他擡到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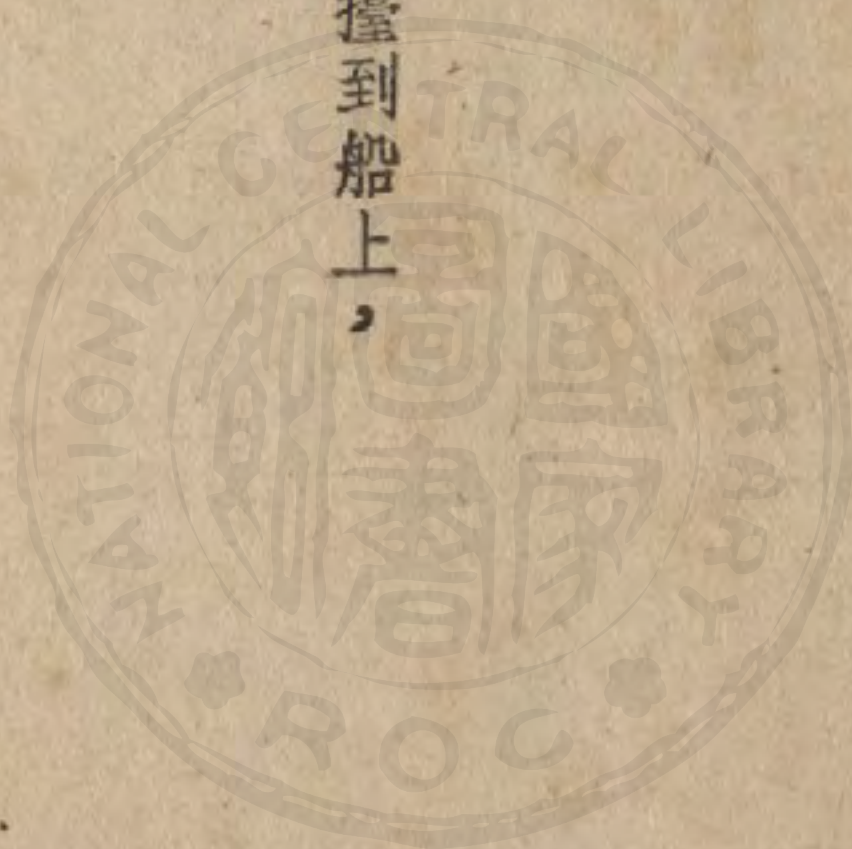
他躺在那裏，

仍然熟睡。

忠心的老僕人

在他的上面，一隻手撐着綠色的巨傘，

一隻手趕着蚊蚋和蒼蠅。





船工們都沉默了，

當船行走在水上

已聽不到了

模糊的樂音的聲響……

農人們站着呆看，——

美麗貴婦人的金髮

迎風飄舞，

如飄渺的黃金的旗幟……

『我巧妙地擺佈了他，

這高貴的地主！』



克里木對農民們說：

「但巴林哟！願上帝與你同在！

去罷！你還是驕橫和咒罵，

沒有一瞬間會想到我們是自由的，

會想到我們已不再是你自己的奴隸！

其實在你生時，

在我們的音樂聲中，

在你的奴隸的歌唱之中，

你已死了，你全能的地主！

祇是求你快快死去，

讓我們可憐的農民得到和平！

現在，兄弟們！

來讚美我而且感謝我，  
我替公社做了好事情。

我在地主的面前

驚怖而戰慄，

我恐懼着我萬一有差錯，

或者，我的舌頭洩露了我心中的秘密。

最壞乃是我一面發笑，

我的說話越是說不清。

那隻獨眼，那如何地旋轉！

你們看了那，會這樣想：

「朋友！

爲甚麼你這麼忙？

爲你自己的事？還是爲別人？

或者你是奉了文書，

帶着沙皇的消息來？」

我站着，我失笑了！

好罷！我是酒徒，

且是一個輕薄的農民。

我的屋角的小耗子也餓死，

我的小茅棚，家徒四壁。

但我以神明作證：

我不願幹這樣的差使，

即使一月有着一百盧布的薪金、

除非是我能決定，



他是最後的；

我能決定

以他的狂暴，

隨着我擺弄，

隨着我的高興。」

但維拉蘇斯加悲沉地，

深思地回答：

「這久！這久了！

我們，——不單是我們，

我們的全俄羅斯的農民

都遭到這些地主的禍害。



他們不祇是從我們

搶去了快樂，

搶去了金錢或高興，

也不祇是兩月或三月，

乃是我們的全生命！

甚麼改革！

我們驕傲甚麼呢？

我們仍然是農民！』

於是這些農民半酒醉地

祝賀了克里木加！

「哈啦！讓我們高舉起你來！」



現在他們也將

老寡婦

德林特維納

放在她的新郎，

那個小孩子約卡夫的旁邊，

也快樂地向他們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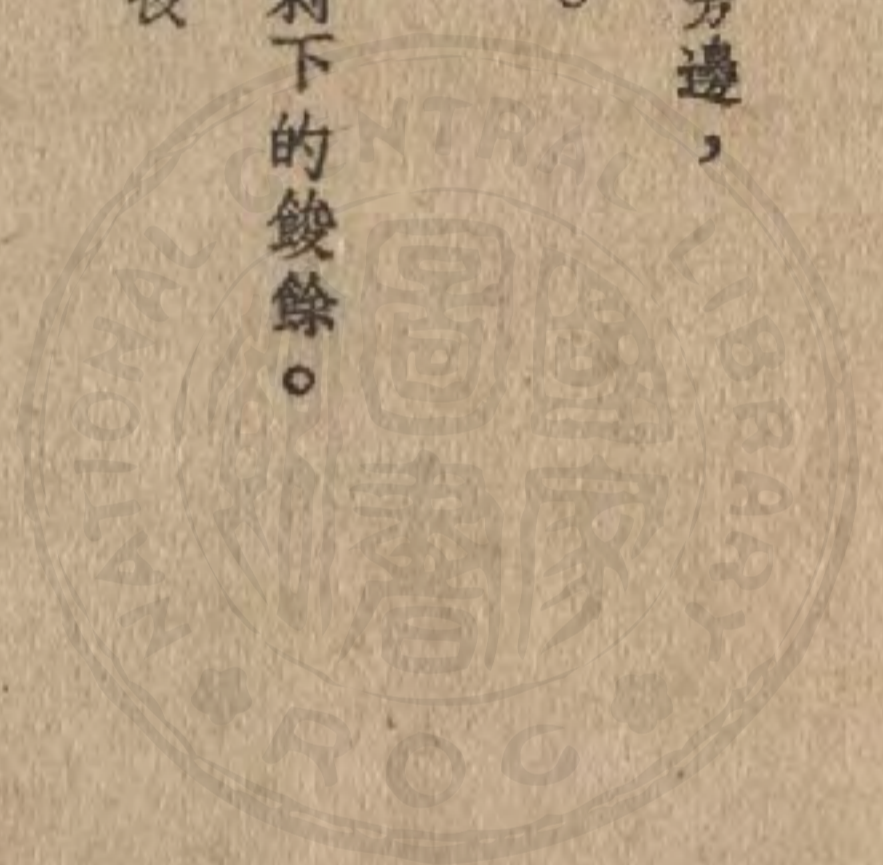
他們吃喝着桌子上所剩下的餒餘。

說笑和鬧玩直到了黑夜

纔歸回了鄉村。

在這裏，

他們又聽到可悲的事：



即老王子已經死了，

當他被人們從船上擡下，

他們仍以為他已熟睡，

但他們看出他已絕氣。

他又復發了第二次的中風

當他正在熟睡的時候！

所以農民們都悲愁，

他們互相望着，

默默地胸前畫十字，

然後他們長長的呼吸了一口氣。





沒有過這麼自由而一致的呼吸……

但他們的高興也不久，

因為老地主死，

也終止了他的兩個兒子的賄賂，

和他們一切的甜言和媚語。

甚至於也不再像昨天那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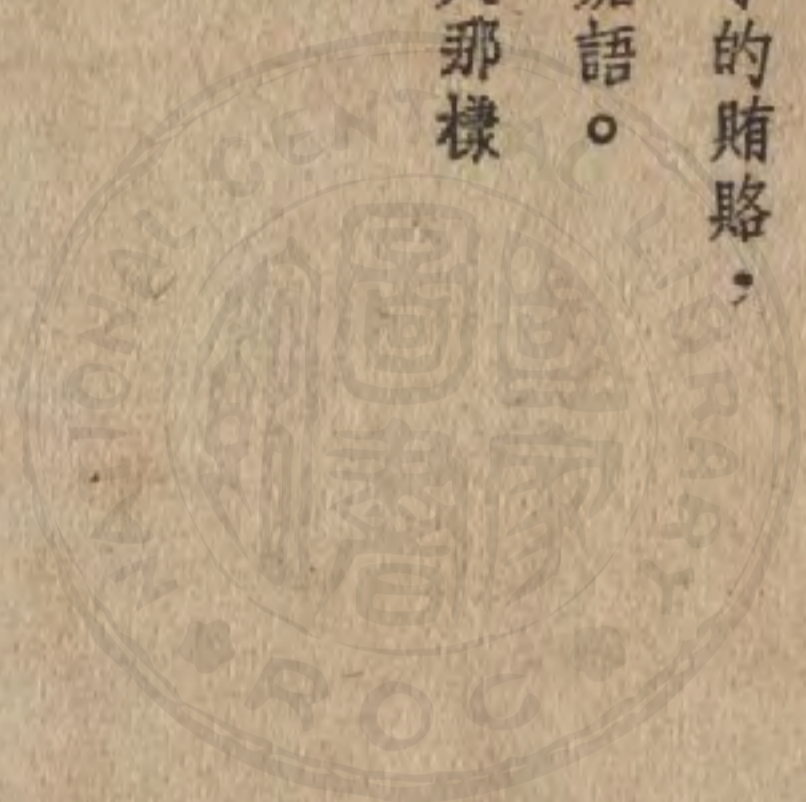
宴席給農民的

剩下的餒餘！

關於草地呢——

現在地主和農民，

他們正打着官司。



維拉蘇斯加

被人民推舉

做了他們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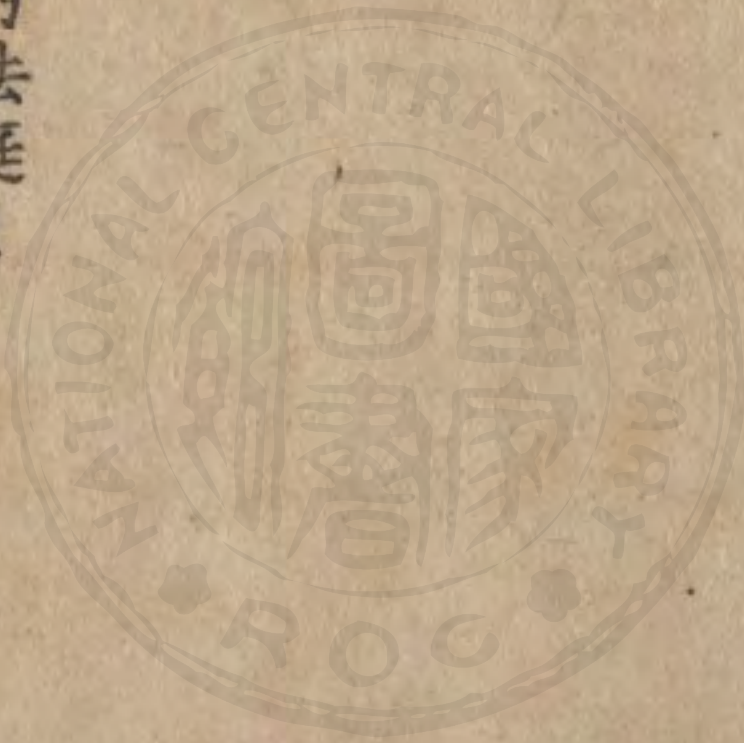
常川住在莫斯科，

也常去到彼得堡。

但我不相信，

農民會勝訴，

在地主和官廳還是一氣的法庭！





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

著者 尼克拉索夫

譯者 高寒

出版者 駝書店

上海中正北一路三四弄二九號

定價 上下二冊廿四元

◇有版權◇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初版(二〇〇〇冊)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上\*



# 駱駝書店刊行

- |             |        |              |
|-------------|--------|--------------|
| 約翰·克利斯朵夫    | 羅曼羅蘭著  | 傅雷譯          |
| 貝多芬傳        | 羅曼羅蘭著  | 傅雷譯          |
| 戰爭與和平       | 托爾斯泰著  | 郭沫若合譯<br>高 地 |
| 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 | 尼克拉索夫著 | 高寒譯          |
| 城與年         | 費定著    | 曹靖華譯         |
| 匹克威克外傳      | 迭更司著   | 蔣天佐譯         |
| 大衛·科波菲爾     | 迭更司著   | 董秋斯譯         |
| 雙城記         | 迭更司著   | 羅稷南譯         |
| 馬克思傳        | 梅林著    | 羅稷南譯         |
| 相持路         | 史坦培克著  | 董秋斯譯         |
| 烟草          | 加德維爾著  | 董秋斯譯         |
| 亞爾培·薩伐龍頭    | 巴爾扎克著  | 傅雷譯          |
| 高老頭         | 巴爾扎克著  | 傅雷譯          |



登記號碼

1608

類

號

891.71/8480

卷

號

(5)

備

註

注意事項

1. 借出圖書以一星期為限到期必須歸還
2. 閱者必須愛護圖書如有毀壞遺失，折角，污損等情照市價賠償





法務部調查局



033624

國家圖書館



004636959



上下二册  
定價24元